肩避險艱赤手一呼從者及千獸有蛇矛勢將壓山揚旗出
逐冤駭而奔是屠是劉勇氣益振疇昧先幾謀或乖違我以
死抗我志敢隳人誰無死死能為國不忝厥家身又惶卹其
氣之雄不隨物遷營魄來歸有風泠然斥髮雖微與四體同
既樹而封松楸薦葱巫陽下招勿之四荒幽宮是藏有永其
康

書畦樂翁事

畦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為與齡廬陵人沂公七世孫也生平
有逸趣當得意時物我齊寘不知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
山嶽河海之為高深也或登高騁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
飲翛翛然自比於葛天氏之民如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
章東湖上欲起徐孺子與之游駕雙鳥健衝雲而耕土脉壅
起虛攢若積塵翁荷鍤經營析為九區伍伍相比皆斲成小
窪取嘉蔬藝之新雨過綠甲浮頭如旋螺已而怒長翠光方

勻凝望皆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絪縕往過來續往者不
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往者固陳來者復新新陳相因
如環之循今吾畦之青萌孰知為黃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
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觀終之始之始之終之非始非終
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同晝夜矣蓋人生
百齡萬中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
然不免於孩提致夭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自壽
夭者自夭吾未嘗壽之夭也憂樂之間寧知夫夭者不為
壽而壽者不為夭耶今觀吾畦而日涉之一盛一衰則妙理
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矣藝蔬云乎哉藝蔬云乎
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者咸以為知道競謁翁問其故翁不
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陰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具天
地焉具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
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醯鷄以甕中為天爾何暇與大方之

外艾子休矣子休矣為說者曰吾聞江右有徐孺子者其清
風隱操夐出千古見諸史冊惜乎不載其言論風旨無以探
索其緒餘今聞翁之言察其行事其殆聞孺子之風而興起
者歟然翁少負才氣客遊諸公間以文墨議論見稱譽度其
志亦欲施諸事功者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
則幾乎道矣子故具列于篇以示知翁者

恭題　御製命桂彥良職王傳勅文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覽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
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桂彥良為晉王傳且親
御翰墨為文勅之識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
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
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
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
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
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
見其比

上嘗以儗臣濂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　勅文以善學孔
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
雖然今以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
獨蒙
聖知若此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
安
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
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翰林學士承旨吉
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無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

瀛謹識

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渥槃史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縱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辦香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巽古山源公議華城州等持教寺為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衆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與州禪師之兄滕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為第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闢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解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黎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入龕瘞之毋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徧語諸剎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實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即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為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

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欝然成大
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
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衆目光
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誨言温若春陽莫不心
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
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為是也取語錄并外集
牧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門人
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
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嗚呼佛法
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
絶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黄龍九世嫡孫握
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颺馳霆鎗逢者瞻落達摩氏之道藉
是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
與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
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枝十有二世楊
枝黄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
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屢閱一大藏教晚
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
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峯高嶙峋陰陽變幻割明曛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
青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曰本有國
在海濱達摩示現留圓墳或晦或顯道則存黄龍奮迅爪擾
雲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耀接朝暾師雖後起乘願輪佛
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諄涅槃生
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纖塔既新大字題額耶反真此道
本來無詘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偉行沃言根元無隻字

鐫蒼珉

陳方都督像贊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佚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庳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歆豔之然非行業夐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此瀛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頼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為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黄氏父與補恒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皷翅為鷄號玠亡已父母憂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在童幼

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蔵慧明師諸叔也乃詞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時奇之挾至鄞縣金鵝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為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遽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頓東南湊其門者如蝟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麽人恁麽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刻荒恊應而了無陣礙命歸侍司繼付蔵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

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
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
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
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
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寢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住松
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
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煅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
力則為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
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
遠寄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
之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缽四出造祖師堂暨
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
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
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
可為矣逮入
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
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
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毗勿令四衆衣麻
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
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
不壞舍利羅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
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剎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
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
所聚群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
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歿無數矣何者為名何者為相
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
也雖然師之行業奚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

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麁悉玄妙祇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鏘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犬法使弗墜如師說白金鵝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執知枘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鬬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禘相義文采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閻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咏遇且惑太史述辭鐫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故陳府君墓誌銘

靖江王府伴讀陳發痛其父母俱亡屬于學子平陽宋行成書謁余於詞垣且拜且泣曰先子居閩縣客授將樂伍氏不幸以疾終伍氏為殮且殯發年幼弗克奉柩歸葬與弟英奉母夫人朱氏以居家甚窶喪夫人嘗泣曰爾父之骨塗殯異鄉魂神無知則已脫有知月苦霜凄之夜寥寥將焉依吾一念及慈淚滿枕上而繼以血爾等宜自強庶有以遂吾志夫人親治絲枲坐發兄弟膝下手授書使讀讀至雞初號乃已發亦謹識之期乆蹈夫人之言時天下大亂干戈充斥發間行至將樂中道為亂兵所掠陷甫口數四夫人以為無相見期子之骨臥起與之俱既抵家與夫人合葬阮山之陽言訖嗚咽流涕既而又曰發之先光州固始人五季末來遷閩縣有諱奏者再遷長樂傳九世至德瑜復返閩縣之嘉興里德瑜事

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為端質先生教諭生大父諱
棣孫至先子皆儒學子承籍遺休而用志不分遂通上古之
書期以取功名已而齟齬輒棄去而精研堪輿曆數之學方
嶽大臣薦為邵武校官謝不受先子生平有大志不得少見
事為齋志以死發大懼德聲不遠聞然聞不聞在執事爾碩
哀矜賜之銘言訖又復嗚咽流涕余聞發言為惻然傷之爾
父為志士而發碩不得為孝子矣乎宜為銘君諱廷臣字以
忠壽四十九以至正辛丑七月二日卒其葬之日則今洪武
乙卯正月十三日也銘曰

其志之彊時則匪臧軋而或傷有子之良亦可謂之不亡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
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蹈而奏曰惇士臣儆以詩經施教咸
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
不為無功第以筋力寖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
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為翰林侍制勑銓曹給誥命越三
日戊戌儆具朝服詣毋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
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
誠耄矣歸養于家為宜儆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
詔出內廐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
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
善持手簡授濂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
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為
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
以為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
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

矣　天子召見親加　王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
以官俾為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
蓋　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
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
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
上德俾習為孝弟忠信之行出為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
區區倣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
君子之所望哉瀟亦耄矣行歷叙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
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歸思以自勗焉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
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
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漢將軍
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搴旗斬將奮不顧身近臣
以其事聞
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
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　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大
馬之力一旦上承　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燾
地之持載莫可比喻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
則服勞禁禦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于忠庶幾少竭人
臣之義然而五藏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艱勤日擢髮
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若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
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為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
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瀟為之銘瀟聞忠孝者天地
之間大經大法也為子克盡其孝為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
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為經箋之
為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

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尚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為將為相亦宜也非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皦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親不匱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彘雖賤不食其餘洗洗徐君其力如侖談咲折衝疇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 九重遂從散騎超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衛 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況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構舒舒圖史紛如粉版玄書蜼蛟結縭是顧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頑守此心堅如鉄石太史作銘勒諸坐側

查林曾氏家牒序

曾氏出自妘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天為季氏宰天生阜為叔孫氏家臣阜生點字子哲生參字子輿參生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晟晟生盈盈生漢山陰縣都鄉矣樂樂生浼浼生旃旃生嘉嘉生實實生琰琰生據避王莽亂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閩閩生植植生橫橫生興興生丞丞生三子珪舊畧珪仍居吉陽鄉舊遷雲益鄉畧居撫州南豐自畧十四傳至唐宜州刺史可徙江南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弘立是為三兄弟號曰三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弘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曷仁旺仁光仁旺生大師密國公致尧致尧再傳為文定公鞏又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復自南豐徙居查林查林去臨州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甫山甫有九兄弟列為九支自是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人將及千散處江源西源丘方陽城樓下五郊之間在宋季時燈火熒熒而讀書之聲相聞擢進

士第者三十餘人中鄉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
科多著名于當時逮至元朝流風遺韻猶存有名士最字旦
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為江西鄉試第一入我
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瀛時承 旨禁垣與旦初交甚洽
間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盛幾徧南北廬陵臨川之外又有
所謂扶風河內青冀襄陽南陽吳郡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
泉陵韶交諸州非如民族書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祖而已
也惟我查林有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閒有藏者實秘不以
示人因命族生王晉竊錄以歸訖者正之缺者補之重編為
書顧為序諸篇首以傳瀛聞而嘆曰聖賢之亂作何其演迤
而深長哉昔者顓淵出於顓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歆歆
生儉儉生威威生芃芃生億首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真卿者
皆其後人北則齊鄭梁宋南則吳越甌閩至今多子孫其盛
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亂作何其演迤而深長哉旦初

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憒憒於是而弗忘者欲惇本支序
親疏而為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實秘而為一已之私者其
隘不亦甚乎瀛因以所聞疏其槩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圖譜
焉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皇帝龍興臨濠一時英傑雲合響應人人有攀龍附鳳之願
于時則有陳方將軍亮年未弱齡即隨 大駕飛渡長江及
駐蹕金陵日侍
詔令攻習書史唯恐其懶怠也且 親程督之已而任為千
夫長遂掌禁旅陞宣武將軍羽林衛親軍指揮使援例得封
贈二代大父祿翁贈明威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妣楊氏
追封德人父成宣武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騎都尉追封
潁川郡伯配方氏追封潁川郡君先是潁川公本姓陳氏世
居濠州之定遠濠剛今改為鳳陽公少年時神爽秀發行事

允蹈規矩同里方翁無嗣唯育一女兒公賢竟以一女妻之翁遇公不翅親子然公亦深感其恩翁沒祀之於別室皇上聞之賜姓曰陳方所以明繼二家之宗緣人情以起禮也公忠厚長者其奉明威公夙夜孳孳唯恐咈其意溫清之節縗溷之供咸無愆於時且端慤儼重若未易親炙撫世酬物輒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子孫環列每開之以善道歷陳古今成敗其也賢其也不肖言辭有精麤聽者為之聳耳無不率德改行者晚遇六合載清子若孫輿有祿食者四人方將婆娑嬉游以享盛報而不幸亡矣實洪武二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四其年二月某日輿方郡君合窆江寧縣歸善鄉彈塘山之原方郡君先卒至是蓋七年矣男子四人長伯理登世次即亮今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次膺明威將軍僉蔚州衛指揮使司事次煜孫男十四人長忠明威將軍僉西安護衛指揮使司事次信忠顯校尉金吾左衛千戶所鎮撫次文次武次智次仁次勇次孝次敬次謙次恭次禮次義次誠子閻天開昌運必生俊偉之臣以光替鴻業如漢高帝起於豐沛光武肇於南陽精靈翕聚號為帝鄉當時元夫志士無不拏風躍雲吐陽噓陰致身於九霄之上優渥之澤延及先世書功盟府傳信策書如陳方將軍者其亦異世而同符也哉然將軍剛介醇厚上簡

帝秉寵錫便

蕃閫閭存歿一門之內拖紫紆朱

龍光所及照映泉壤於

是可見

皇靈溥被生榮死哀者矣夫紀載

上德勒

諸金石以示來裔者太史之職也因第其事而為銘曰

濠梁巨族氏維陳以善為寶世相因孰知久詘勢必信有子趫勇冠等倫明良胥會際風雲長矛大劍思策勳六合既淨無妖氛

帝曰汝肩武且恂掌吾禁旅護九閽桓毅果敢皆甫貢貤封二代湟澤均五色鸞誥書綠文昭功焯德推前人黃縉膳副燎告勤嘉蒿凄愴應感神塋閒樹色亦欣欣

精白一心荅　寵恩非忠與勤吾曷云太史勒銘表墓門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　命書既下度録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蟻蛩之臣待罪銓曹　恩榮溥博逮及二親鸞陵金輪下黄泉壤度深懼無以修　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頑吾子為文之瀝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黄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堺者始遷於禮園社堺作宗師號曰黄岐張氏易沒塋社之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南山配袭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塋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與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為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垂鑰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麼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禄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為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為獨念居村疃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為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

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窆于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凛然貪墨為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為善者譽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絶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為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

實合於易善積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
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為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
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
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靈昭宣贊葱而綿
延是為張氏之阡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
公歿于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褒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
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群行堙沒無傳請于大都督
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篔以其事聞 制曰
可遂勑翰林學士承 旨臣濂為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
歷天台詹鼐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 廟諱更名真因字谷
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冊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岩遂占

籍焉公長七尺壯貌魁梧而自白如瓠有偉丈夫量未嘗宿
怨識者已知其為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衆倡亂出入海島
劫敓漕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驚愕相視捕索久
不獲因從而綏輯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
效尤為亂勢鴟張甚濱海子女玉帛為其所掠殆盡民患苦
之中書叅知政事朵兒只班發郡縣兵討蔡冠公之悤家誣
搆與其通逮繫甚急公大恐屢傾貲賄吏尋捕如初公度不
能繼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
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為蘗媒葉及良民吾
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為得計耳咸欣然
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械齊民以為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
數千乂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為慶元定海尉使散衆各
罕保釐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真

分有江漢荆益張士誠據淮浙公亦有慶元台温三郡之地
同縣童子善者好從横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
數將極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
襟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浙江而上則南北
中絶擅餽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歐越可傳檄
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
然智謀之士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
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敵為主保境安民以俟
真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
遷至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
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吕真統十將軍兵七萬禦
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焉文炳真陳
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樘旗數十里
不絶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衢乃復參用步騎
兵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脩子橋
文炳真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其衆持葦席藉塗
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亂射公燎及鬚髮横刀大
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禽鳥散去公與壯士
追擊趨其中堅文炳真接戰公出入陣中所嚮輒披靡橋左
右水騎訖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真棄馬走亡七
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七戰七捷直至
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公還遂以節鉞鎮
浙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勳復數加爵賞俄至太尉
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衢國公印章昆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
當是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
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
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
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郎遣子完入侍　上喜曰自

古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
子為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
金以給軍賞上許之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群雄方爭
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上唯求庇民
而已苗軍劉震蔣英等叛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
願隸麾下衆皆賀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
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
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帥師擊之仲兄中流矢而沒
上遣使臨祭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 上詔大將軍徐
魏公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莫府賓客
無所陳說失朝賀禮 上怒大軍且壓鄞公憂懼不知
所為乃封府庫具氏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
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躰天法
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 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
自絕於天地敢一陳愚悃惟 陛下財幸臣本庸才處乎
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 陛下霆擊雷
掣之師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固已
知 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
者也而 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
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 陛下之賜戢也逮
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則暮歸田里不意今
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
陛下與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今
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 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
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
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
罪 闕庭復恐 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

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俟命 上覽表趣公入覲公至京師 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上以公誠懇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 上燕坐不能與與至第則戚末疾矣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宣武將軍食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完忠顯校尉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 上遣中使問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功而子孫椎魯絕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為犬馬報 陛下矣言畢而逝壽五十又六 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為文命官致祭 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 上肯臨發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

諸子曰我即死毋歸塋海濱 主上過我過厚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王山之原惟食禮部為奏請 上欣然可之於是以其年某月某日塋禮也公世為善人而其父尤咲曰吾諸子當有興者毋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得屢贈三代曾祖天成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勳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即禮與完其三曰本曰則曰安女五二適士族餘在室孫男六隋大業末海內紛紜汪華聚衆保民據有歙宣杭睦婺饒六州之境雖屢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籍民數以歸職方擢為歙州刺史歿于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相遠

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
天兵壓境避而去之曾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民甚
大然而 天寵所被賜官丞轄享有祿食而二子皆列
崇階赫奕光著視唐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著為銘詩以
宣朝 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群雄相吞公據海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我非敢
覬綏定一隅以俟
眞主 大明煌煌出自東方天威奮張孰敢不來王乃籍
王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委之而去 皇帝詔還喜動龍顏
卿能庇民朕數嘉嘆卿居海邦倚水為強旌旗揚揚武夫洸
洸觚數千橫行海中諸蕃畏威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順
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弗禁身
乃就殛以儆較彼卿實為能爵之崇階祿給子孫天語褒嘉
金宣王奏公拜稽首 天子萬壽惟公挺生人中之豪功
在三府其惠孔昭華之保敘事與公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
公雖歿矣德曷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宋學士文集目録

翰苑續集目録

卷之一

瑞巖和尚語録序
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宇定齋銘
節婦唐氏旌門銘
金谿孔子廟碑
題魏教授受咸淳詰命後
潘景嶽墓銘
劉學正墓誌銘
吳副使墓誌銘
上虞魏氏世譜銘
田府君墓誌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序

卷之二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送張經歷序
題朱彦脩遺墨後
西天僧授善世禪師詰
和林國師授都綱禪師詰
跋新刻圓覺經後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朱悅道文稟後題
送鄧賢道序
洪武正韻序

鄭氏聯璧集序
抱甕子傳
卷之三
毓氏杏庭記
題馬華甫手帖後
書前定三事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卷之四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蔣録事詩集後
上虞重脩柯韓二脯碑
陳毋林夫人墓誌銘
項總管墓誌銘
卷之五
温州仁濟廟碑
湯師尹墓碣銘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吳維州文集序
送黃賛禮涖祀閩省詩序
黃仁淵靜字辭
復見心三會語序
書陳思禮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周賢毋傳
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送陳生子晟序
題盛孔昭文稾後
題清徹法泯仙像圖
跋遯山翁行狀後
張肯字辭
種學齋銘
跋廣薦佛會記後
猗歟詩
大明日曆序
卷之六
育王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書虞宗齊
風樹亭詩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孝思庵記
雙鯉軒銘
題獨冷齋卷後
題張樗寮手帖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題易庵卷
傳同歷像賛
王真婦傳
玄默齋銘
通鑑綱目附釋序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序 并詩

清齋偈　日本禪銘
送張孟兼之官山西憲府序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神仙宅碑
卷之七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銘　跋七佛偈後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空同外史傳
蒲庵禪師畫像贊
璽書新註序
元故秘書著作郎蕭府君阡表
故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卷之八
故賢母熊夫人碣
重刻護法論題辭

故廬陵張光遠墓碣銘　守齋類稿序
元故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師古齋箴　呂府君墓銘
呂母夫人劉氏碣　恭跋　御製詩後
李大猷傳
故高昌衛同知指揮和賞公墳記
故成穆貴妃壙誌
卷之九
贈惠民令提領仁齋張君序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素庵禪師行業碑銘
夾註輔教編序　題滑壽傳後
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西甌黃氏家牒記

故黑水葉府君墓銘
黃四如後集序
趙氏族葬碑
三奇石後銘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重榮檜記
虞文靖公像贊
洪武聖政記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續集目錄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奚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密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煒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猙獰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

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来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欲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用無用也至此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晝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闡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狗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蕆奏請住持師因奉

詔來南京力辭其行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覩其全驚霆春而疾颸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莊達摩之教以為學源歷題之於首簡子老且病凡求文纘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以其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瀰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形者也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此無他圍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就能

為之壞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磬祖徠之松以為烬斷淇園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刼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

今山四擾高座敷揚佛法以資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其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楗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絛旋摩雲而舞飛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

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輒泛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嗥而嗌不嗄乎此謂大和埃北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攖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若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子有疑乎無疑乎人讀子文有能察子之中情否乎

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皇帝恭膺

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粤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逋

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況於人邪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耆某言其狀于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數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

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弁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籍以為

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

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嗣能徵瀟著銘鐫諸樂石瀟惟夫為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瀟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惇叙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

動管攝人心通赴遐聲有婦氏唐来歸于張克産二鶵其夫
遽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鶵匪
親孰依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颸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横
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之改圖豈無甘薺何忍茹荼含淚陳
辭鴻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
之亨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　帝曰俞哉朕豈汝惜
烏頭雙表有巍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焞焞　皇匪爾私用
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
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　鴻休以詔罔極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脩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
舊鐏漏者補苴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
夫隸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為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
崇而弱其二尺横視縱而強其十尺隸業之舍為間者左右
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
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庠盡毀而廟學頹然獨存是固有
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
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
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
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
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
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穎鳴泉
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
文祝冊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
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為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
氣夜發電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為動惟形是
踐我作我詩為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

無數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詰命後

宋詰係尚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被旨次弟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槩損益唐詰而為之然唐詰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院制勅綾亦其遺制也桐廬魏公新之勅賜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往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詰也公之曾孫潛丹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詰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亡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詰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復者蓋同一義尊尚之意故為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氏墓銘

嗚呼是惟景徽潘氏之墓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聯捧貢書于鄉有司榮之為易所宅之坊為擢秀至景徽凡十有三世云景徽諱樞景徽其字也少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見朝夕芒角撐觸心胷閒不吐出不已元季干戈俶擾吉安為劇盜李明父子所據椎埋之徒相推為雄長蠶食十餘州各置偽帥統之而自指吉安為窟宅當是時安福罹屠剽者尤酷至正甲辰冬　王師下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徽於　上者召見與語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徽獨署州事盜夜出入士馬閒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臧獲之景徽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憝渠魁逐竄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契伐罪弔民之義耳辭氣激烈聽者悚畏持槊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徽神色自如不為動衛公獨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囚吾民者斬民爭去縛趨景徽景徽寘空

舍戒勿出自坐舍外日設湆糜食之女婦稍豔者俾以塵土涴面衆卒衙憤議乘夜刼舍中景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故景嶽具以實對衛公擒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噤不敢譁景嶽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為姦利民訴于庭景嶽遣人躡跡之乃自西門入景嶽懼為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償之兵後遣泯鳥形鵠面遯入荒茅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跡交道自斃景嶽之至流亡漸集樹苫廬以居會歲儉將有溝壑憂景嶽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搆永新寨丁二萬皷譟西下新附戍將賈其首鼠觀望欲下城門鍵鑰不聽民出避景嶽說之曰　國家兵威之盛公所知也李明既順復送其臧亡可待固不必汚鋒牙煩聞宋將

徹飛能籌宜興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　上必以公為飛矣公其有意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張甚乃擁景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嶽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湍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嶽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犯大兵攻永新景嶽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嶽自于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俾者別隊卒過郊放人偷梁景嶽屬吏取之卒剌以矛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將上其事軍帥懼痛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循舊獘抑農為兵景嶽泣告湯公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咸罷之民大悅景嶽遂郎州署釋奠孔子復於敖仲堪讀書臺設學以淑俊秀月旦十五日敷繹經史孳孳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為縣署為縣主簿階將仕郎

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為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　召赴闕
下未及用而殁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
桓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又二月奉柩望鄱陽某鄉先
墓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
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歸東湖適士一旦病疫將革
胡氏拔鬢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
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汙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楫楫
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為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
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
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真無愧奇男
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予雖不
識景嶽擾江西頗文鈞黃盡所録狀具著于篇而繫之以銘
銘曰

元季繹騷兮妖民夜呼焚毀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

簸盪失豬
真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莽爲盜區亦既稽首兮
入我版圖
帝掄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飢吾哺兮
危則我扶拔於水火兮寘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
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隕魄黃壚聞者酸辛兮淚
與涕俱鄱陽之山兮降勢縈紆薦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永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詔来京闕月丙子
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繹聖經賢傳府君攄其章旨而疏其
會通　上爲首肯再三翼日丁丑復召見勑儀曹賜冠
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
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幸際　真人啓運
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顛

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敢辭　上熟視之曰爾誠
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　上大悅命
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遘疾三月甲子正
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三日丁卯葬州東某里之
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
瀋爲之銘當府君之召見也瀋實侍　上左右親見召
被　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来謁揚眉吐氣論議頗
英發瀋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別去僅一年遽作土中人
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
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
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
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
幼淵敏屹屹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群從
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爲之動色年
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
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
上復不利無幾徵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
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皷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
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
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群盜蠭起永豐亦爲盜所擾府
君傷二親之陷徒步犯荊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
就祿養泰和當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
兵爭彊府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
慮黙和禹冲若將終身焉
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
越三年洊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
試得士爲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

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塗費府
君傾已橐濟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
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
婦道聞子男子四壽厚鼎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即
来速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啓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
瀍官儀曹時與曾侍郎魯爲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
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爲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
幽國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爲人當還自燕南嘗作序贈之公
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爲人可知矣使天錫以
耆年日坐左右塾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
仕亦當有贊於邦治柰何死之柰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
爲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潔而明玉之輝只文範而則錦爲姿只鸑方摩雲復退飛
只經畬之藝曰耘耔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及物自邇
推只有声四達蔚爲人師只烽火相連望絶庭闈只蹈彼虎
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

照燿里閭只不有君子將孰依只一鑑之亡中心悲只太史
勒銘鑽在幽墟只

九天錫以冠衣只龍光炳朗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
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頴異越常流從虞學
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選去補江
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
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録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
臣苛察繳繞察見淵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
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凜凜不回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贛
俗泥堪輿家説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
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咸學浮屠法揚言

翛然坐脫無知氓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
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
火母亟来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絶無左
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
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為神朱甲興湧乙仇抵為盜自刺妻
實之官捕湧煅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紿朱妻出
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湧而罪朱劉漢銜李敬甫無以快其
忿搆其集众攘已貲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
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
為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
民怨群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為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
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
越翼日復老城外鼓譟焚廬舍為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
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火仰

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為郡治中
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
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鬬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
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
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遯匿嵩谷日以奉母為樂若將終身焉
郡既入職方守臣佚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
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
決者甚众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
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餫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
元年丁未　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
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
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鑄降諸處印沙汰荆州湖
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荆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
陵三縣水夫科繇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

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
月改兗山東提刑按察司事上皆從之己酉秋九
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
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劉人才唯恐失之兩
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為尤多癸丑春三月奉旨還京值疾
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甫大父某大
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為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
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唯林童着齡存女八
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興嗣
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游山居南游金蘭五稿藏
于家初府君既歿興嗣以其子幼乃来京師請熊參軍鼻狀
其羣行徵予為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為而
興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蹙来請辭如興嗣而
有加焉遂以卑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

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岵山并持興嗣之骨還付於其
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
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
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
興嗣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虎蔚炳煥文何彰耶刻兕燭燊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何方
耶位之欲昌而底于亡耶松摧栢焚孰知其為棟為梁耶神
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有永其藏慎毋
壞傷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荊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
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璵侍郎生武進
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録事參軍
珏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

石首縣令實生實生盧陵尉潾潾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埙埙生宋宋生政政生良瑞瑞生紹興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脩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脩明禮義蔚為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録亨之復自蘭風徒居上虞之龍山學録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此其傳緜可見之畧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毅武也汝陽為北祖至四世孫司空慕遂相宣宗武進為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臨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為甚盛一門之內惇禮樂而悅詩書由是西方才士大夫慕豔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歌投壺酣觴淋漓閒閒然和洽亹亹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来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閒或至於殄絶宗儩即不絶亦降于皂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氏自文真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蓋奏疏剴切凛乎有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怠詳譜其所自出繫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之世緜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緜表於史冊猶可髣髴見其遺意若鎮之為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藏而續書之公矦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

户部　郎中　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墓上縣繹之碑未有勒文其子洞命應學子

劉剛集諸行成書来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
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臙陋杭有李基者避地婺永康田
迪功家迪功無子唯育一女遂留基為贅壻基生子遂後田
氏基宇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存
理生瑞以富甲群族府君實為冢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繇
撫風沐雨皆不憚父既歿為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孳孳
井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盈其欲一髮無係吝人稱其賢
府君辭曰凡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
爾至正丁酉冦起縉雲鄉氏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
望府君出粟賑中振之皆賴羅拜于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
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旅
使捍敵閭井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材府
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　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閩未入版圖福建省臣聞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

義尹欲鈎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絶之府
君性剛介聞義勇為所内交皆端人凡儉卑媕婀輩咸唾去
不顧建義塾一所聘文行儒為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
子晝夜淬厲必欲其亢宗然見疾病癘疴者心惻然憐之手
注善藥使服雖其請丹三弗之厭晚年標度益夷冲家事屬
之諸子日磐桓佳山水間翛然不為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
六令終于家實洪武壬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
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
先七年卒子男子六旭河遜滇奐廣遜滇天河通經而能文
嘗貢于鄉取第十名文解已而銓曹授河南都衛斷事官遷
湖州府通判焯有聲孫男三寅賓寅恭寅道同女四吾婺為文
獻之邦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
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于一鄉且明炯幾先灼知天
命所凝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絶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

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猗君子制行方恤同氣有如傷出餘粟起羸厄結柴柵禦寇攘遏狂瀾作大防察天命知靡常縛閒使絕外望歸有道誓為氓叶著先識描清芳滋遺胤以文昂佐方州仕寖昌金山原松檜蒼紀茂行薦石章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圖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来覲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聊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粮皆無乏絕燕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嫗之又從而勞来之和氣所召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来朝也民爭攀轅卧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来也我使君来也脫若我使君不徠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傚河内之借寇恫蟻蝨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

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篤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稿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来也吾等其安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病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歎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藥甚為不輕也後世官寖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裹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熬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檮栝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

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寃天為垂象君子盖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鈞軸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　睿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為序

怒形于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鷄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盡夜行二十餘頓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雖乳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污血尔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絶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劒者人訾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来　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疴

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緊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子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

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即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　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上御東房遥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頗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　上覽畢悦曰詩甚佳比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　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絶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黎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兵燹不得以自寧詒衛實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　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来授爾褖爾憲爾餒也俾来給爾食或無以耕予

爾牛或無以猲賚爾馬若弓爾其寧弛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洞馬連滿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鼓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磈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為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唯使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

韓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大椎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東流於震旦歷代以来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禮之其来非一日矣欲使其聞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心契道迹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磧之埃氛度流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師之號爾尚靈承佛勅救濟群生冥禎而怙惡者爾推報應能仁之本願恊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詰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愛選良材用符善道爾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生隣佛土尊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軌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尚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来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為良惡者禦之為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為表稟共聞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為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脩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為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互跪合掌為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善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即穢濁雖不容纖塵未肯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泅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脩脩之果何為孜孜在三觀庶得祛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閥閱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愿欵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闔廬不失先人遺澤為難曰非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龜龔紫為

難曰非難也爵祿之来雖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定論也然則孰為難其在紹書詩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擩嚮道真吾則兀然如爵蠅丸前人之立言契道吾則瞠然如立土偶縱使入有田廬出膺膴仕惡在其為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宦臨川獲從考亭高第弟子黃文肅公傳伊洛正宗之學首喻真實刻苦之訓繼聞淡洽四書之旨積力既久道凝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干霄和氣充牧儼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一傳為王文憲公丹傳為金文安公三傳為許文懿公聯蟬散彩煜爚後先使吾婺為鄒魯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形其萬一況其子若孫者乎生嘗從事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天之玉汝于成也何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即隨牒浮沉州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道云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為空言以瞽世也文辭足以溺志也非關名教絕之而勿為也異端小道或可觀也弄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勗之哉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首為詩以華其行而詞林胄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為之序嗚呼閥閱之家賢子孫能紹書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予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畧云

朱悅道文豪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

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桎蠐為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鼓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為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賅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子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創而秋髮續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媚居其一焉釋者曰媚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緊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山乎彝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凡賓歸馬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冲和之情其樂殆驩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真主以為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勛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

酒酹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
久翻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
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
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
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姻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
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
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縈徽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
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為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
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　明時而足
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嵓穴抱道
之士且告之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姻之義故舉

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　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
八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
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
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假勉彊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
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
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
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
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
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擾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沇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如虞模麻遮之爲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　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譔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宋廉典簿臣瞿祐臣鄒孟達典籍臣荅祿與權臣孫賁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遠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稟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　勅臣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脩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蔚然上

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
千古之陋習倚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言韻也有
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
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意受　命震
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乘於古云洪武八年三月十
八日　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　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問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
天分絶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
涮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
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薦
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子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

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鑠
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
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頸發赤弗少貸睨
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
遺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
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不存稾思
先自童丱見輒録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
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
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鋟
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
則氣韻沉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鼓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
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俨然出言不煩曲盡
情意然皆有堂閣弘敞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
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姿容其行止之處恒

同輿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曜初非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遒則一從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并然為鄉御史為部使者百壬斂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洪武八年夏四月望日

温州横山仁濟廟碑記

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銷盡其能警動威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遽絶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已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椎傎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劒能左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蛟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遷自洛乃白于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于海水性既順其土作乂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邑將陸沉民咸懼為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絶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

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為永嘉郡郭璞相土遷之於西洋渡邇徼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柘為亂其黨入寇民休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制神見黃旂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為商載米貸人已而投杖于江變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奉真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髣髴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温之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漂於神忽風霆凌萬龍湫震盪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

神初封于唐為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衮冕赤烏宋累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為廟額元復加威惠進封大和冲聖帝遂易廟為宮逮入

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為數加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詔禮官定議為橫山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倣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逮元左荅納失里凡一十三人云

昔者大禹當洪水橫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觀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為惻生民之昏墊奮身而興捍患禦菑蟲蚩之氓得遂桑土既蠶而不混為魚鱉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来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温徵廉文勒諸樂石廉既為序其

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科進士仕至閣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殁既殁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弁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斗鹵噴蝕成荒堙止有時魚龍或怒嗔止蹴翻鉅浪高嶙峋止懷襄勢殷莽無垠止惟神我憫眉嫛顰止卹衆疏鑿不憚勤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拖紳止盡化魚鱉為衣巾止一旦颶毋號秋旻止江流迸上波揷雲止城廬沉溺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灣弓注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絶倫止海水壁立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龍赴海門號號似聽驚雷奔止水禍頓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僉言曷以酬大勛止有廟肇祀西洋濱止漸周吳越洎七閩止神功弥盛海寓聞止天兵建隊何空蔽止旌旗上著鳥篆文止霧氣籠盡去解屯止況茲狗鼠覬欲吞止河道遄復流沄沄止授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袞衣佩瑞璘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下上日月摩星辰止玄化洞穆合神人止颺民戴神忱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如見靈旂降繽紛止牲牷肥腯酒茨芬止驅斥厲鬼黍稌蕃止太史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期無諼止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為疏圃約二十畝凡可蔬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树時春氣方殷疏苗怒長蒨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綉段心頗訝之再至其處氣象幽夐絶不聞雞犬聲遥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棱葉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

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為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鍾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顰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甕于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彊情而狥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山之顛宋州靡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謫官而来亦游憩其上時坐鷺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搆皆漚為氛埃一凝竚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絶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疏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疏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寢歷吾日夜調之燬之俾適夫歌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狥世曷若任真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棲觀不能以行一術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疏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閒戶高卧扣之不見答若無聞者予撫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為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曹剪剔浩穰声望益隆贊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鄉子

也名彬其字為宗文子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悵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

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為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荅之語為抱甕子傳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 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曾大父太師婺國公載之長子太中大夫稽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生未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置田二百畝以贍同族黃文獻公溍為記其事實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聰利群書過目輒成誦逮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

業下筆光燄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乃發皇帝内經而精研之久且有所契察脉辯證多著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善藥於中疾癘者疕瘍者來謁悉與之胗療不責其報復憲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儥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濱各捐常稔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泯隘別建數百楹中為堂曰睦順東西為二齋曰立本曰養原合群族俊彦聘碩師誘迪之旁列廩庾以貯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為未足其遇鄉黨耄疾不能存者月予粟終其身殁而無歸者給槥櫝使之葬歲或儉閭右發粟多增直邀利府君獨持價弗二恒如粟初熟時香爐峯下道苦惡不利行者府君率群隸平其坑坎取溪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抵掌于几嘆曰澤物固吾之素志僅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皆口賦食鹽者父之有司苟免督過上官

不知病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當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日為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辨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為利如此則為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韙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將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減官煮鹽十萬引罷口賦法從商賈轉鬻民間民力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旗迎于道者肩摩而袂屬府君自是為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令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自言或間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鞠賙得嘉種踰百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日抱杖嘯咏其間情神恬康有不知老之將至四時燕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為之霑醉乃已賢士大夫慕豔其高致盛為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翬女子四王默鮑良知項房鄭靖其壻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歿後四年其兄濱病革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生交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慎勿遠吾言凡既卒楷與仁翬奉二柩定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吾思嶺之原時其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寬慈不為浮靡慘刻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人物之志夔寐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意之感孚恩義之維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并之俗興往往富埒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握筋盬髓以飫其貪凝之欲設有阽危況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敦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疏弭患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益溥矣徵之一族而信徵之一邑而信徵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是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歸然獨存雹燄屢及之不待撲而自滅為善者天亦鑒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宜著之為聳善黜惡之戒者已仁甥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徵銘銘曰

維括望宗積慶攸鍾篤生岐公勳業顯融族大以盛分支析衍甫者田被乎東阡高廩屹然拯夫顛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秉仁遷義適昌厥裔合胡行之自家而推人餒我糜人疚我治物苟可利敢嗇吾施載天履地庶幾無愧鹹鹵病民氣不伸神書佻走白相臣辭氣激烈上衝毛髮有智則竭如病斯脫我於我廬迎者塞塗綵旂夾扶式歌且呼脫尤寡欲知已維翰爛然盈目壺觴相逐誰非同袍忍鑠其膏不有人豪惠利孰操銘以著德千古弗忒

金石消泐此宜罔極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嘗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為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勃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為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颸作涼冷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

靜一云為之問見杏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拈龍摘豔以為耳目娛者其[redacted]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故[redacted]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梧楩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嗇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涖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諭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為孟持頌且有規焉苟以此意為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孟持名盈清脩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稱之為君子儒云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為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交善質夫以崔徽真為寄者頗寓相謔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寓真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為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謔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為烏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為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醻嘆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尚為何如所以善謔者持出於相愛之

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押韻襲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
濂言為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
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全室翁出示徵題因走筆
識之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慶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
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慶州又四
轉自右曹郎官丹出知慶州成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
公類行及貴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
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稱恃君以為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
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
疏持庚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
銅錢且用塩收赭幣已而又秤提會子以五折二十七界會
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塩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
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為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
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
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
諸孫從善為工部主事與濂同朝裝潢此卷求題其後因不
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吳維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
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謂二家書遷之文如
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滋澤各致餘妍
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伏六引分馳而循規
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
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
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
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優德

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風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美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自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令將出守維州與濂晉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虯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善學遷固者世又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書前定三事

永嘉林君伯恭為濂言溫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三歲父命名榮祖又十二歲更今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試江浙鄉闈溫名第一董彝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暘王孔文高禄鄉潘如珪四人皆再

薦溫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彝亦為學正慶元交談之頃彝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應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秣溫作魁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溫之生甫一月兩奉新王君文博復與濂言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光炫燿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遥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譁而出似相迫逐載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之數載郤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濂聞此二事頗異之且言於金溪吳

君伯宗伯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三日臨川通判王畿夢城中作樂迎狀元歟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来須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澈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為與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擢寘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濂觀傳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圓氣化中誠有一定之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脩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送黃贊禮涖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於浙鄂齊汴暨于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遴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恒道也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奉常乎已盡其職猶難況欲涖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聞 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 勑儀曹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温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士良咸以為湏靜遭際 昌期獲將使指以臨蒞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為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 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下齋祓一心凝神於惚怳之中如將見之群臣之助祭者下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劒一設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於是建寶塔取設利藏焉改千福為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甕棬檀檀香香氣欝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最為吉徵鳩錢二十五萬脩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来佩郡符復倡衆洊葺之一旦塔影倒現於治工洊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宇鞠為榛翳雖茲塔巋然獨存旣殘毀亦且摧剥殆盡乙巳夏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盂之資糾庫

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顯若以致鴻休荐臻甘露霄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烏翔飛和氣充羽化為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盛秩無文不是過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慤靈承上訓壇廟有缺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汗者易之牲牷有不肥腯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芬芳庭燎有煇神靈洋洋昭格于上則夫藩籬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關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廣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

堂於東偏日夕以興復為已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清泉蘭若僧道淳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淳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
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甕自
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郊五色光起塔間熙熙
熒熒圜繞良久而殁冬十一月甚甲子塔完凡七成成各
六稜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已酉春正月道淳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搏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素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則甲寅冬十一月甚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
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妙萬善皆自此生非徒
聳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隲生民廢而
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淳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
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
来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群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
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
足攝憍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来洪
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設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
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
作彼慈愍相身被袈裟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
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治工家下銃而上弘化
導於衆生示以順逆故忽遭戎馬興鞠為榛翳塲鼙然撼風

雨中有不壞者淚等發弘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為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户各軒敞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衆擁護於後先生寧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欝攸孽人見有為迹不知皆無為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穫閣内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黄仁淵靜字辭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黄生名汶仁負超群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君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譔于庭君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譔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内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若齡耳明年會試南宫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勗之生因執經從余學閒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謚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静之言字以淵静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何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荅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椎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静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

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絃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
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縱不及聖肯下賢流
先不駐若電燭生其夙夜加勉旃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强而後成聲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玄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為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来用人文化成天下　曆訓諄複惟恐一夫不獲其所　天縱聖能形諸藻翰翰翰奎壁照耀晷宵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脩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杅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方策温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　凡覩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

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
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
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
眹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
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幾之暇時 御翰墨多不留稟見
於侍臣之所録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于天下飾
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
獲咏嘆 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為忠孝之
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録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
類為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
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鍠合掌頂
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車輾雷轟蟄蟲
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鍾人正昏酣一聞音聲颯
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觚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
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来大華嚴海居士微
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
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
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湘竹兎毫
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為菩薩
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
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
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麗固無異者若比真佛
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
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纔脫口吻即弟二義書之
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

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酸可怖可愕迫而視之若飛動
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
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獰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此於真奮迅
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寓
形繡素與木石等況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
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善權難齊一軌如求兎者必假於
蹄欲致魚者定資於筌魚兎既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
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
非闡揚我佛如来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
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着色求勿着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
衆眇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為露丐胡可
喻云若執文句反為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
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内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繩自纏
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脩一念不
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朗融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
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
無能所後古諸師燈燈續酸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
一機一言皆轉法轉法不流通是為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
智既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為法法法之法不可
思議我言真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
禮而退

蔣録事詩集後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為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禄大夫諱
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
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干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
之職有立入侍 法駕
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 命即物賦詠有立即
奉 制揮翰如飛 上大悦時 寵賜和章有立

以為遭逢　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録平日所賦并他著餞贈之什共若干卷俾子題其首簡予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托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　殿陛濡毫　蟫蚴回視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範明鍾簴奏而音律諧體製正而局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子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贍得作者之體不唯能詩而已迺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予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華宋某序

書陳思禮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為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以學遇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冊以往思禮或少懈輒對之泣曰爾父為名儒唯生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欲爾取法也今柰何背之思禮惶懼却立若無從匿身俟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自是不至夜分弗休母年五十五病卒思禮彼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為思禮也思禮加冠而母不待養尚何以生為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苟有知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乃操刃欲自剄家人奪之環守至旦共譬解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絶矣母雖死欲使母不死者移孝為忠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闋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踰四三年思禮二十四矣初母未死時為擇配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掩耳不荅其婿其友執其袂而群譟之思禮泣曰吾娶則詩

書之業蕪矣即不蕪何以自給不與市儈賈豎相逐弗可得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緩之其師鍾士懋持之益急曰爾奈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巹之夕思禮憂誦蓼莪詩泣曰娶婦為養姑也吾母今不在寧不肝腸寸裂乎連泣七日夜不輟見者哀矜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策不敢廢洪武六年春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而奉 旨入成均為弟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禮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庸其堂襲封衍聖公孔君希學為作隸古書之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參知政事陶公凱暨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淚滂然流予為惻然久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待之甚嚴或勸之荅曰正以一子不可不尒也後沆卒為名臣石氏以一女婦乃能忍哀茹苦而以嚴教子以節自誓以終其身可謂貞婦者矣思禮曰夕兢惕惟恐有孤先志思欲以沆自勉不亦孝子之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于篇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陴碑

上虞有湖名夏盖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釃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陴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奄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于海鹵水或乘湖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群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篆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

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牌無難者會侯
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牌廣二十有四尺深
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槩擧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
數以石兩翼四隅感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鍥坎
階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
以便行者槩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
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匹以日考者一千三百
其韓家牌廣減前牌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
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匹損四百石損五百
灰損六十八槩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
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
介太史氏朱君右徵瀛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
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
澮瀉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

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
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
苗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
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瓯為水門遇流
潦衆集則取前蒂為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
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
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牌也其事與之頗相類
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
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
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
有記茲可畧云絲之以詩曰

維夏盖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其一釃為通渠行水委蛇溉
稻與秔其二制水有牌因時闔闢其法孔臧其三農政斯缺
惡壞為竭水失歛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其

五曰是弗俛民焉有秋敢視為常其六乃登乃屬乃謀乃告
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来以族篋日奏功其八琢石于
山樹槩于湾以楗以梁其九決塞有閼既堅且完若首有朊
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暴我彊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
漪漪黄茂芃芃其十二食為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
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
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
漢吏曰循惠孚柔民唯此之曩其十七矧乎鉅津北枕海濱
澤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棘行龐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
石可泝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自東漢司馬府長
史河南尹紘始遷歙隋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
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華又遷游洋之大房宋其

年求華之後皇祐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壽峰
之下其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
少卿鉞又遷郡東卿月坊即今方壺巷也鉞生嘉泰進士朝
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畧安撫使淙淙生脩職郎龍溪縣
主簿栻栻生主管機宜文字寓孫府君之祖也父塾翁母朱
氏迪功郎端溪縣主簿洸之孫女府君未逾弱齡考妣先後
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欹風雨中朝薾暮塩或不
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黜衣
殺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時為泉州推官
器府君之材命為刑曹史盡心獄事唯恐情弗嚴法有乖中
典每蹙頞弗寧豫章二賈豎貪銜人與之仇欲以偽造鈔誣之
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具備人柰何受爾誣禍將不測矣一
聽一不聽聽者免不聽者果抵罪死尋為南安縣蘆谿巡徼
吏徼民毒溪以漁人飲溪流多誤死巡檢劉萬松雅敬府君

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觚立就言毒溪不仁者三讀者蹙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髀嘆曰吾為吏已失身髮將種種尚奔走不止邪乃使其冢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獻可游畫夜程督不少懈見為奕戲怒而投諸江曰此牧猪奴事爾柰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于學其名輒先登府君喜曰此殆發軔耳他時幸爾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又四人獨吾遭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茲毛髮皆上立爾宜勗之府君性純慤孝友天至言及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應珠應隆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若琳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為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弁奉其四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蚤作有一夫號而前訊之則曰我暗窮夫也行凍死道塗矣府君解衣衣之立春鞭土牛聚觀者如堵墻隸人執扑疾驅衆皆辟易一兒仆于地人爭踐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父時冢子尚幼是夕出遇奔馬急趨蹶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為救兒之報府君不嗜酒唯好啜苦茗愛蘭蕙花當其含葩弄馨終日玩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沉事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卯正月[redacted]卒于家其年六月[redacted]窆于城西篠塘山之原配黃氏先[redacted]年卒合祔焉子曰桐生明經善屬文今為郡府學者師介子曰桷生即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文炳文炯文炬女三瀟聞友方氏皆出於方仙君儲之後儲蓋紘之侄也其廟今猶在歙故歙睦婺越之間多方氏方氏多有顯人而居閩者為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朝議大夫泳叔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蹲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曾宣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来塾中相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積笏

蒲床而光禄卿偕其劬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
侈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禄爵以紹其先烈然其
秉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為政豈
必紆青拖紫而後為榮哉法當銘銘曰
睠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為田薅治既堅歲乃有
年大衣襜如有印纍纍堯行舜趨功烈之凝彤管是登有鴞
厥声君起繼之将躡其為柔數之奇孰恤我艱倪首汗顏刀
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亦遂我私獄有重輕稽法緣情
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汗喟然興嗟白髮被肩所冀後
賢是琢是鐫我爵之榮非紫非青榮在六經或窮或通繄命
之鍾孰強其逢衄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生
事死哀執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專飭庸繼繼繩繩
衍之益弘将自此升篠唐之原淑氣盤盤松栢丸丸太史著
文碣於墓門以揩清芬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有序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著善行使為法於
後嗣也斯墓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既歿其子熙
因比部主事林士衡持狀来徵文瀠雖不敏寧不一操觚以
慰孝子之情也歟夫人諱道外林氏其姓也唐郎州刺史蘊
之後其先居莆田之朱倉至五世祖彦高始別遷郡城之南
曾大父少儒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
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違繩尺年十四而孤而三
弟傑然也夫人蚤作為襍總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為之悦
十九歸同郡忠門靖逸處士陳君高奉尊章以禮處先後以
和族姻媪御莫不贊喜凡主饋非精鑿弗敢進烝嘗賓燕悉
中條序必潔必豐九不能自賙逸箕帚烹飪之事咸親涖之
時挾媵人蒔園葵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獲輒盖上諸耆長
已則食淡雖不至飫弗卹也暑勇姑殁執喪如禮卜塋壺山中

崖路陟絶嵴一展省春秋已高不憚往林氏六世大墓在縣之文賦里宰木相望每值暮春躬持豕錢寓馬焚祭之祭畢涕泗交流曰予弟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勵存者唯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久在人世即百歲後子孫有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寢曰我父粗有不腆之田賦其入猶可供粢盛爾幸為主之毋使林氏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焴漳州路儒學録前卒次即煇煒熙皆能文煇煒出後諸父熙連江縣學教諭女二一為比丘尼一適蘇隆祖孫男四奎習科舉學沒于兵璧以詩經試銓曹擢為景州吳橋縣主簿階將仕郎歸居尚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人晚遭世難忠門居弟既于兵燹而食貧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愠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壺山寓舍欽實承重熙扶櫬為位哭弔者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塟夫兆其地在南力里赤崙之原禮也自襲斂逮于窀穸其經費實婦終其事云瀟聞閥閱之家其風氣之所漸漬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書詩之澤浹髓淪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奉上也孝其遇下也惠其律己也儉其涖事也勤且惕然於春雨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為女中之師乎銘以貽之

庶以惇彝倫也銘曰

有嬀夫人葆醇熙只芙蓉為冠佩蘭縞只閫內之政飭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聘望冢纍纍只宰木成林動涼颸只霜露之感我其悽只孰知衰暮窮以羈只樂夫天命恒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崙之原南力墟只駿發幽潛勒貞辭只後千百載以為期只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

為巨浸鴈鶚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某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為睦庵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奉郎國鈞其族寖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廼建義齋於東并命艾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唯恐或後東并之學遂聞于天下林氏子弟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浣錦社者蓋以睦庵為之宗睦庵三子長曰諦某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諦遷府君名白沙房至今垂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房之後也於是列為神版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版中起於大理祖父逮睦庵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群族相帥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別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昏若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諦遷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患祠之規制庳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敞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

皇洪武庚戌冬十一月某甲子群族皆出泉布来助而曰曾恕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鄉之力也初睦庵在宋初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於二千畝有奇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為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大懼族散宗堙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降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湯馬而弗之講曾未四三傳尽

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者未能盡合寧不為
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
莆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
此見文軒之教浹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
泯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旁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為名進
士云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有序

夔之巖水有文學政事之儒曰項君諱棣孫字子華幼歸業
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踰戶限時沉然若有思縱出亦暗
誦中塗口作唫喁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為本州青
田縣學教諭天曆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階承
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清
州事丁內艱不赴尋提舉泉州市舶司事秩滿而歸攝鄉郡
貳守累階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遣重臣
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陞君為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即
致其政隱青田之萬箴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
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群
聚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
無別有傷治體揭其事廉衢禁制之在福州時有海賈林氏
嘗駕大舶行諸番間舶上列旗幟設金鼓以備不虞仇家誣
其為亂事上廉訪使者竟簿錄其家君為白之活者數百人
周生用左道惑衆日以烹煉金石為事愚氓無識指為周神
仙生籍是出入官署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
譙樓火役鉅事殷連年不克就君至召豪右謂曰甞門旅樹
古之制也爾等有闔廬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遑恤豈人
情也哉皆来赴功不日而告成在莆田時俗悍而少恩或有
忿爭輒揑兒童吭而斃之持牒訴縣多陷人於辟君登耆艾

于庭諭以父子天性縣延數百言於是更相戒曰是為推官而用法不阿者慎毋輕犯其風頓革在泉州時適丁歲儉道殣相望防禦卒出掠鄉落或至殺人君知事且急往白郡守傑王立共捐俸倡大商入金易粟振之一郡獲寧至正癸巳福安羅源古田諸縣姦民林君祥等嘯衆為變招江西妖人數萬圍福州閩海廉訪使郭興祖檄君集溫陵興化二郡義兵為援君部署有法分數不紊帥之渡江與延平建寧兵會城中聞之士氣百倍盜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擒二守時青田寇吳德祥鼓三甿五社民蟠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與六帥謀高城深濠極力備禦仍命其壻祝彥方直抵窠穴歷諭之以福既德祥感悅歸所執縣尹葉伯顏縣尉薛徹徹免詣大府以降君為政簡易一以愛民為本未嘗求赫赫之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益力唯恐或失之君子稱焉君之曾祖某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郎廳水縣尹毋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秉禮遵道率性逢原存誠秉禮率性皆先後君卒子女子四人長壻郎彥方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漢潛牧敏孜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實元年丁未十又一月某日塋君青田鳴鶴鄉文龍原從先兆也塋後八年其甥祝金生懼君行事日就泯泯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乃奉叔舅遵道命来徵墓上之銘子聞福乃百順之名宰化權者其施之於人甚吝也有如項君以進士起家歷仕縣若州雖其末年數經兵亂卒能動與吉會優裕康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君蓋厚矣況有仁政以澤民詞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予雖不及接君逐按繁昌令趙叔懷之狀而件繫之且為銘曰智之營營才之轔轔孰能與福爭矧鞿其形過者必式知為項君之塋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為州縣吏生十齡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戚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繹書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揖上官去人賢之瀕嫁父欲厚其裝環珥鞶帨之屬無所不飭王氏視之澹如出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處娣姒之間恒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勝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魯峰顛惡少年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遣人摘其姦盜驚而潰其母項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挾日絕粒不食已而復夢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為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尊章出其餘智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有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来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黄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潜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涖其職天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群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異常不與群童嬉戲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立某年十六爲大僧

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呆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忽析髀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唉隱訢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内仰之如景星鳳皇師往造焉何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遑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師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命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戲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奮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爲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導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　上封一劒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欝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

寺統諸山釋教事須降　詰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
氏爲世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
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
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汗染習俗實悖教
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
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瘖
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
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剌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
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
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
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怙
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

大敬嘆斲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送至
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靈骨
祔塋其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
持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師廣顙豐
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
之不威而懾及即之也益然而春温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
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遭際　昌辰寵賚便蕃
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
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真贋
卒爲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眡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
細旃之間從容　召對擾經持論每罄竭其蘊高松園之
復釋道私祖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
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證　净戒
皆有聞叢林間願證應緣入仕爲應奉翰林文字大懼師行

泯沒件繫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尚風義宛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令證已亡矣戒果能謁瀟求爲塔上之銘瀟嘗與師游而共願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瀟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睿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尚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氣宇恢弘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瀟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糾昔爲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爲大天界以春正法故唯師登
俯證廣智法會中

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護法王法如寶雙眼目秖恐昏翳蝕光明不徧照況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飭直抵中印土道慰一王城懇請爲說法羣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聚衆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餘一千圍遶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睹此行道所何以示四衆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篋見衣如見師塵之兩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暖性性圓即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歸爲真實實際是真空永斷於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爲紙銘銘此無絕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孝思庵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既貢南宮廷

議喜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
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柬俊英爲諸王伴讀生獲
選入吳府予時以學士兼 詔左御
一旦傳 旨命群儒造緩參鶴文生操觚立就予爲進呈
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曰將南
至大祀于圜丘 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
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 上復命群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
前上聽畢允加奬厲云生與烏傷黃昶先成親跽讀御榻
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称之無異言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
脉也因叩其家世之詳驥曰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爲周
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
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遷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
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
有居睦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爲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淘淘

生晞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倅烏
程之弟宋錢唐令昳遂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代祖也驥
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尚義見稱鄉人多德
之祖父名暹字子愚錫號爲明誼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
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
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嘗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駝
巘巘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巍然可觀大父既預爲壽
藏且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乎南山梯子嶺先世數大墓
存焉年遠不敢遷倣古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爲主書吾父名
諱瘞其中他日吾則祔其旁搆庵廬三楹間顏之曰孝思示
後世不忘其先也驥聞而識之又欲以庵記爲請先生脩史
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曾大父墓
下慨然曰爾能顏知讀書以亢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
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毋忘孝思也驥亢不能置于懷願先

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爲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閈亦若無聞知如此而爲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被薦乎鄉入侍藩王以文辭上簡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賜典則生之孝又爲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已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爲記其庵故不以頌而以規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尔請于上宜各旋歸即遣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閩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

送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序

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　教令還閩詣予言曰子晟久待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瀾翻迸射固蹴蔡駕韓燁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覈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曰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梏

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奚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泠者也顧不歸歟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謹欲燔筆硯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爲以爲贈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閣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爲右聲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噫父母生我念父不見雙淚潛墮幸有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悒悒焉跼蹐戚戚者魚亦既多肯母兮所嗜唯河之鯉鼎之可膾湘之可羹朝綸夕曾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爲鯉以奉吾母我憂始寫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我鯉不烹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恒見之用著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勗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題盛孔昭文稾後

余弱齡時郎從黃文獻公學爲文既得戶庭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棄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槩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弘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耿然之後乎海鹽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遂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翥蜀而鸞舒翎予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

毋以所造為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黼黻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老且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為喻謂登樞要者為熱官守閑曹者為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予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木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穜方序積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閒心融神暢儼然如入春風中和氣煙煙動人若云張君為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真坐廣文館中然後方稱斯名尔張君以為何如侍儀使白張君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濡毫一書之

題清徹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為重非特道家之為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懼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畧著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徹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圖厥象霞冠星帔擬擬繫繫可觀謂之法派仙像圖噫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張樗寮手帖

張温夫年八十時嘗為周法師竹泉書龍虎福地四大字此其所荅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復購而歸之温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秘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實之不翅金璧大抵温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温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為何如也温夫為鵝湖寺書大義道場

偏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爲人

跋遯山翁行狀後

何氏爲吾婺甲族簪綏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遯山翁鳳字天儀公之羣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瀛在禁林翁之諸孫穆持行狀求題跡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祕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托矣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禔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芸已交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爲爾陳爾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茵于前爾揖爾營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閟其成載厲載興茲爲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

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頴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困載盈上慎旃哉學惟孫孫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爲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冶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危學士嘗爲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尚容它日爲王君言之

種學齋銘 有序

姑蘇張君其名爲田其字爲芸已遂以種學號其齋居瀟閒之而嘆曰何芸己之善取義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爲著銘勒諸齋中一以貽種之之功一以爲芸已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爲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爲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洗洗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歲荒俟彼西成於穡其箱可以續烝民之命脈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崔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已以後人不以禮而爲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玄髓咬文而燁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孳孳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頒是蘆而是蓑終大迄於豐穰

傳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兮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兮則游神乎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玄高峯兮谷綿白鶴

舞芍踊躍豈非長跻於洞庭之野吹瓊管而招飛僊者耶

跋唐鷹佛會記後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汗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籠暮盬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參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撼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醴齧肥犬臊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為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為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自異如勁松梃梃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為難哉

猗歟詩有序入四言詩類

猗歟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猗歟君子在括之陽粲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聲之伊何如巖之峩峩不頗不頗屹立而弗阿犬羊羶如其勢綿如酣如連如貪噬我中區君子

揚揚為天子使誕敷皇靈以警其類彼何人斯是繫是維不
震其無知彼何人斯是繫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赤
其衷我節之崇以迄于終曒尔之行孰能尤之貞爾之剛孰
能柔之游麟之冲冲兮鳴鳳之噦噦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
兮　猗歟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

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
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
於言矣方與劉先生伯温同倡千古之絶學適吳後善
以其遠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後善有文而又能
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玄默齋銘

編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以文
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
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為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也仲
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眉若渺渺綿綿鼻
之自然一氣孔神迫乎象先誰為之後孰為之前至矣哉此
所謂鴻濛之根毓卅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韓
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勉旃必守夫規中焉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　大明日曆成

粤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
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
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
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
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
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

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劒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頒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矞皇褒咨之

連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況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它日脩實録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国史兼　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諡兼脩　国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国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　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国史兼　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昶国

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柏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辨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求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畧之乎司馬迁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佑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益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邪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邪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待講禁林孔君来為脩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鄙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

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翰苑續集卷之五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昭公石墳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鎔鎔蓋覺性圓朗本来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刼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真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毋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髡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辨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

以石林肇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
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絶
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
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
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聞
楞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
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師高
行招復師至虜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擾師
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
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
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
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搆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難太
迫一處之以寬慈絶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
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
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
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
為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孳孳
誘掖不遺餘力掌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
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
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寂
初父母此第三關寂為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
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
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
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
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
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荼毗法梵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
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
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録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

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
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塋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
度冲深機神坦邁書則凝坐夜則兼修爭業真積力久至於
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
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為
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
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
圓明廣濟之號師畧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
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發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
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李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
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
樹眞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
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
之道於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
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其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
因文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
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
浮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
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超頓門片簡雖微中具
全体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
獅子兒出世為人尊大丼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
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
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書裒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
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
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漸遐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
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嗚咽流涕慨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思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為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ㄦ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皐魚立泣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為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若孝子者念ㄦ不忘乎茲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為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撓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嘻我懷孔悲山高海深孰堪喻之內而九藏外而四体皆親之枝同一根柢根既撥矣而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瀟ㄦ泉裔夜閟我親我思得無蕉萃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隅是曰風樹仰之瞻之心焉孔瘁

書虞宗齊

常孰虞宗齊字思訓世居芝溪在勝國時祖安澤任德清尹故號宦家暨入

國朝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録其父德良與兄某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科縣事誰當正坐之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之理兄為家嗣宗祀攸繫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含哭入九泉矣即詣吏自曰宗齊精力彊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訊之一一引伏獄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体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痒痾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辟諸木焉本實既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為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從容就義絶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

者矣嗚呼四海之内孰非人子哉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宜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堂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蹶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家子字於幄自檢討奉常遷佐薊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閭於幄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幄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禄而以惜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送趙彦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吳興趙彦君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

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壑

國朝文治大興濠梁侯公彦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力舉教授郡庠彦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為彦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為楚府紀善又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彦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彦亨已數月矣因纂脩　国史之冗凡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彦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彦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為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彦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苑春華既質以熙復豔而能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治有傳詩禮與聞匪資竹素盍策文勛如提健槩去衡中軍勇盖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首淡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璧奎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

岩穴幽棲

大明覆天萬国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邸接跡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勝瞻茲和陽瀕于大江帝鉞初涖天威孔揚旣混寰區視此沛豐叶建侯擇佐維俊及艮竭子素蘊憲子遂獻照嫗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與子謀十翼多奧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裾徒牽離觴重傾決決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俊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旣豔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竺有虛室八牖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寞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則不發火緣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遺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香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有所入又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

後先了不別數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
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
龜毛兎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
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特為作證明表此
清淨法

日本硯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為解
為為屈軼在人受之則為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
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千百焉
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
國家始建国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
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璘官益精有

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鯁亮不善為
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錐惭泪羞縮不暇顧然亦無它腸當
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曾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
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
中朝選教胄子乂之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
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謹曰孟兼行哉
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軺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睒舞
法吏吾見望風畏讋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
結吾見渙然而氷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
鳳之噦噦狄狸之疆疆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
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檢壬之不革行
哉檢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盍於此而留意哉
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莽莽見稱于時者凡六七人
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謹應
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勳烈於不刊熙今譽於無窮此冊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冊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其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為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膺典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

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倀倀無所之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去和與滁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摠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府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助戰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

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
陞豹韜衛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
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
將軍徐達奉　詔征中原侯從在行中齊魯既定河南之
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暨入燕元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
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參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
善大夫燕王府左相燕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
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
國爵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燕燕山衛都
指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
以侯為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為　国
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擾元丞
相脫脫大第居之九元宮龍楊鳳裡及金王寶器非人臣可
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蓄害屢生復役戰疲之
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
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為婚媾幼主尚穉沙漠諜者
因倚之偵我事情　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勑中書移文
北平九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為民患害侯皆廢格
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故宦
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偽作文榜欲為變托姦人以
為巡邏之職將焉禦寇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
不忍寘于法逐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　上怒詔
內官往歷指其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　詔侯自是益
怠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羸疾疾寖劇　上召還
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繆氏
累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闌住女一人以七月十
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
致奠焉帷侯奮起戎行出遇

真人乘六龍御天徂征四方相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重矣柰何靡恩補報狥欲敗度絶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佑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之以公於是　勑塋以侯禮耶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瀛奉　勑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穹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慎終如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時繹騷兮擇歸　真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蹇旗兮所向披靡　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殷顥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自宣鞠躬盡瘁兮宜報　國恩胡醒爾心動違國憲僭侈是崇兮群生胥怨峻宇雕墻兮朝夕沉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

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錄其勛庸兮崇之君恩固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為善兮死其忸怩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人干檢墓門有石兮可比琰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恭跋

御製勑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學學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為幸逢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　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

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
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勑內官扶掖而還乙
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
欣躍既奉表詣　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悠
久臣瀛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
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拳拳恋　闕之心皦如出
日忠欵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
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
間可謂兩盡其道荷歎盛哉昔宋孫宣公奭自翰林侍講學
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
美談矧我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
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
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
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

之有不皷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　国史謹已備載日曆
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　講學士
知　制誥同脩　国史兼
宋瀛恭跋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崇虛觀
之南一峰巉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挹周衛而二水蜿
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
者以為真蓬壺員嶠之絶景也宋南度後仙翁章思廉自遂
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遂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
然澄坐久之絶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
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蛻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岩下後
有見於濤江之濱手携一舄飄飄然遡風而行衆異其事啓
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葬作亭墓前壞於風雨

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基之所宅之前二石岩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搆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禺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正月某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賛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録事吳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脩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虚雖曰内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虚言之徧游海内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盧仲璠者乎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虚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

徵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玄學孰肯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哉化荒曠而為居處功亦大矣脩真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坌塵蔦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流灑於寥陽之上耶惟適麗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燁燁垂芒降魄名山充爵沛霧結為靈和其中含黃胎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来涵清寧度世不死皦出東方其大如筵我啄其精以洗吾髓鍊虚凝真惚恍若神冠劍既藏神游江濱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仆芳草離離誰復來顧有歸者士父子同慕皓鶴不来馳情雲輅乃陟崇薇乃建瓊宮羽蓋颺輪庶或一逢靈風泠然白月正中滄溟無際遐思何窮況

手遥瞩境與心會聲峰攢藍二水縈帶萬象聚然如列珠貝
一歎歌間夐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玄搆昌棲其
靈水火有鼎龍虎有經疇非采真浮游黄庭神君捧劍鬼伯
持戟呵衛弗祥固此仙宅法古為碑麟廻鳳翼太史勒辭式
昭罔極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
革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流求
瓊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来奉表而至
上嘉其遠誠 詔以天寧禪僧祖闡免官教僧克勤為使
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
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簉日啓行
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
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
奔新設守土臣疑祖来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
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
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楊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
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

揷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
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　帝
命不敢從王如欲聞敷宣大法宜同往請于　朝否則
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慙服議遣揔州太守圓宣及淨業
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国及高句
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歸無逸
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書夜即達昌国州已而赴南京仍見
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徼勤臣
不能再瞻　龍顏矣　上悦召對者非一或賜食
禁中自時厥後各賚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　上忽顧侍
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
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
国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
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聞大雄氏設教門雖廣其

惟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籌策
閫或輔弼廟堂事業稱於當時勲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冊
者蓋班班可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
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藻慨已足落倭奴
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紊然有序他日將與皐夔稷
高比肩是亦法如来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親生斯時
亦未必不躋無逸之所為也無逸之東還也　雲漢昭回
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為天光下燭為
禎為祥而無逸尊公祇奉　璽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
懿予尚何言哉姑撫其出使之績序以為贈春向和無逸將
戴笠而来予則具壺觴餞于龍江之上矣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銘

濂待罪國史燕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
游衍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演實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

間來言曰外舅季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垂姓名無由自通敢持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者頠畀矜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齋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毀中侍御史嘗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享祖文明父德異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為徵通租新禮殷建教諭厭事部使者暢公其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皷舞激勵唯恐有懈怠竟有二十獲江浙文解人多之秩滿遷處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為斟酌古今筆為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罷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州郡多繹騷藩方大臣多有辟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捐田為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道孳孳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林煙壑間翛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為郡錄事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是四方從之者衆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事剽竊而自成一家幽國忠宣公余關過括索而觀之其稱道不置公為學至勤群書經史無不歷覽覽輒手節鈔之為春谷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有衍義共若干卷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鉤玄若干卷弓冶

録三十巻文集若干巻行
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窆于龍泉
縣安仁里麻丘湾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
宗憲一名觀将仕佐郎漢中府褒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
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速銘者次適湯訢繼室潘氏廣東道
肅政廉訪司照磨弼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柱孫男
三同紹褒予惟人處胥壌間有異蚩蚩之徒以其自立也所
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
則托辭章以寓其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
所容力矣以公之徳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浮沉庠序中治沾
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従
而取去之其果何為邪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国有道政
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横経講道
露丐後學為多其視懐銀黄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

果何如也尚奚悲銘曰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値之兮
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徳孔嘉禄位之卑兮茂以振其華
摛文自耀兮出史入経異兮鬼神靈異兮雷霆震驚忽斥豪英兮
囿于醇熙敷繹六藝兮蔚為人師日坐皐比兮唯先民是程
誨言淪浹兮學維烝烝師道既立兮善人斯多刻刮染汙兮
丕冒至和視彼淄淄兮三組銀黄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
隠世澆兮懐古而悼今哲人不可作兮盡然而傷心麻丘之
湾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播遺芳

題蔣山庸薦佛會記後

右蔣山庸薦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
帝徳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
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増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
善如不及近来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
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属恒在国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

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群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為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疆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格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掌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豫章豐城人名来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茶毘

翁誓畢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乂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鷂落兎走不間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脩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閒遼夐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飛錫翩翩来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毋作室寺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鄭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戍軍營子女獘雜其褻穢尤甚師闔移其屯斥群奴汎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洎建大會鍾山師奉　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

敏朗淵毅非惟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辭為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拍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翁見諸艫輸間者奬予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鍠掌畫師像求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擾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鬬祇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慶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鐘魚互荅笠鞦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為淨載揚清芬有峯飛来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　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饌禁中恩遇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鶚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春殿揚鬼如師幾人闇室非燈曷照芳筵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亡詞毋住于相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惝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同曰臨汝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而其實則異外史為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山於目者邪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山一凝之間平巖邃林森森而列吾前顯顯而俟予後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山則為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千空

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内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此盖近道已盡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真其體實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杭而崇勿按而痺若水之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黄寧乃契道符我尚無我矧空同者歟予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漏我或者再有問外史瞑目不答人遂宿外史為幽人逸士外史弗是也時戴椶葉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時抵掌鼓咏間出古蒲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壒若不餐煙火食者家無儲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從華相山人危雲林學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絶不問氏名益莫測其為何如人余侍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祕術注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旨外史輒謝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邪抑托此自秘而不欲人洩其機邪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溥其字為宗溥元居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為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徃徃為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卧八極之意不獨見諸空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葬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盖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宫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堊書書遂號為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宜為相地之宗也後世葬巫競起而無織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删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吳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奥擇至精至純者

為內篇精粗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為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書晝夜研精單思正其句投觀其會通探其旨趣粲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鍥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堪書尚矣別有堪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辯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祕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憲州巡檢使來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却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謐北山先生忠臣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元故秘書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為江右著姓絲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來廬

陵娶吉水文昌鄉虎溪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貲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祐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逋應逋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丱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偵之見危坐曲肱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磊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東書遊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頎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爲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儕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即遣使者名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孟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勑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已者沮之不報先生翩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貞敏公弈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即倒屣出迎留連不少置且曰如君氣岸文采自當爲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爲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既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尚友千載豪傑之意宗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爲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爲衛喂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秘書監著作郎矣未幾馬忽躐于門意以爲不祥即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迺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識父之親交有勸其游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僕從豪宗戚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柰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絶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貲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貲區區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問識不識苟請焉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粲巡戶周之遠邇賓客聞其豪邁善施填咽弗之絶皆足取欲而去先

生事親能盡孝調御其旨必躬為之候親舉而後去朝夕問
衣燠寒而進退之諸弟有涼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為
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
孫為師友後為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
文勤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
其廢棄不傳構竹林精舍發舊藏共度之所居溪山秀蔚高
閱崇榭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
謂為有道仙翁晚年構堂西偏扁為芳洲魏国李文忠公孟
堂為之記因自號為芳洲云先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
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
于家娶宋氏子男子二長来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正
次来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録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
武孟福洵洵鄉先生劉公嶽申高弟子博通羣經以善古
文辭名世入我
皇朝應詔而起擢為虞部主事階後

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薑村之原塋後四十
年洵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群行泯泯無以
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淚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
夫兵部職方郎中劉嶽狀乞予為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
統尊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奠安元士抱
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魯不遇則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為郡縣萃天
下群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邁往之資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
獲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槁項黃馘歿于蒿藜之
下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為
先生憾予竊觀貴胄名閥其勢燄薰灼炙手可熱身死肉未
寒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
焯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尚矣
苟不有繫於窮達則聞先生之風者翛然興起確然期蹈夫

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
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挾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細緼發為文辭萬馬四
馳揚塵繽紛道絶走飛東書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翻翻忽生
舌間流聲遠聞達于帝聰召至法宮瀝血攄忠臣雖布衣頗
知政幾再拜稽首嘆于帝聰召至法宮瀝血攄忠臣雖布衣頗
亟行弗徐蠢彼狂愆惡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即翩
然迺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峩白眼
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嘅其增歎誰
其起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
折節事之其賢曰穰有積必施叶孰顛孰齊我或講之視金
如泥有芳者洲中孕杜衡寄情適物欲搴其榮歛藏豪華敷
為天節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既融以就窆封以紀始終
以鎮幽宮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曆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為汝寧人當元之季汝潁兵起
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關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
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無知樞密院
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為多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
可為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国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
洮遂卽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
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
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 幸其弟視之尋賜新第
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
鄭玉武畧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莊苒沈痾竟
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
臨汝陳氏年始三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

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謚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窆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它日歸塋先塋之次禮也公曾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即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令終眷賚尤厚可謂生榮死衰者矣謹為疏其秩里世行友權曆歲月用納諸壙云

故賢母熊夫人碣

嗚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慧清姓黎氏其先潁之寧都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禄大夫出知撫州因家焉祖天桂以能文五領鄉薦父樵母崇仁李氏夫人生七年母卒哭然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婦孫氏濬軒先生轍從女能推濬軒詩禮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絶出流俗萬萬時同郡熊本萬初以英才自柾拔濬軒謂宜配其父乃許妻之待年於家内外事皆補治豐約中度能者亦以為難李母沒屬遺稺以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産夫人若不聞知益孝謹弗懈年十九歸萬初奉舅某姑王氏執婦道甚先是舅姑氏性褊且嗇謂夫出於前姑與王如不相能百事怠弗治夫人一反其政以所聞詩禮易之躬行實踐恒若惴惴然日執饋食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關決於姑氏禮度雍容辭氣愿欵有足

以感人之聽姒氏悅且慚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煦然如春由
是遠姑樂之族里翕然交頌之曰黎婦誠賢哉化及一家而
使吾儕小人皆薰其淑德惟義之歸黎婦誠賢哉中外聞之
皆無間言王得風攣疾夫人日夜保抱扶持每籲天乞以身
代王竟瘳萬初嗜學夫人不欲煩以事得用志不分卓為經
師夫人舊有私藏悉歸萬初女弟之在室者絕無顧靳意姒
氏尤歎慕不能置生三子鼎渙晉俱五歲夫人皆自教督及
就外傅儼然若成人鼎渙掌治進士業讀書每至鷄號夫人
紉治絲枲坐其側聽之澟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索其文
閱之曰渙才敏而文浮鼎宜究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
授過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談辨則曰某也純某也辟
某也壽某也凶短折後驗之無毫髮失萬初女弟既適人家
且毀夫若子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極力治田宅
與夫燕饗賓客之屬皆整裕有餘逮昏嫁事畢咸棄去遇今
節日夫人出坐高堂群子姓鴈行立次第舉觴上壽邦人榮
之會僞漢起兵汚陽延蔓至郡夫人時遘末疾陋西鄰空室
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
入急出竄冢舍暴兵奄至鼎待夫人誓與同死生俄而兵又
退遷主安寧鄉萬氏家鄉民大亂將掠萬鼎嘆曰今殆不可
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熊母賢且病吾寧他適弗忍恐之也
卒免於難僞漢僭號遣使者徵鼎凡再夫人曰是虜狂悖不
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閩省守臣章完者帥師
出衫關以書招鼎夫人曰此固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
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
皇上定都建業遣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軍中夫人
喜曰聞江表有 真主興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
其明炳幾先類如此不幸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
六十七省臣咸將致賻奠遂以某月日權厝先塋之次後

十年擇地其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鼎某官渙某官晉未仕女二適趙徵麗舉孫男五綿糾繩昂振既葬鼎遂以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朱夢炎狀来徵銘嗚呼自闕睢之道衰内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闕有若孫先生以名德卓行能使化浹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涵濡閫範且推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其能受和白能受采自非夫人之德之美曷是致是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上盡道以迪諸子誠無愧占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為世勸式銘曰無非無儀女子之常兮生子能令厥問乃揚兮有賢母能素傑柔良兮孺嚭道真嘉謨洋洋兮觸物幾先若鑑之明兮相夫有道孝事尊章兮庭訓日嚴群趍義方兮燈火明滅夜猶未央兮繙剔汗簡其聲琅琅兮卒收儒效於恭其光兮出持使節入傳藩王兮推明其故是惟教功兮遭世倉囊不逢祥兮考終于家懸棺而藏兮淑行之揭千載不忘兮

重刻護法論題辭

灑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来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掌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頗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始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柰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横競来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

友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
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梜利劒以自傷初何損於
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
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
成周以降昏嚚邪僻翕然並作紲縲不足以為囚斧鑕不足
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回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頟汗
背遂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
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猶也其上焉者炯然內
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
可誣也柰何詆之柰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
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
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
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
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
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禋
師之請乃懇切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禋
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遏川
病涉者梁之塗齟齬者麗之枯骸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
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故廬陵張府君先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妙
選英材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
定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
首薦會試南宮未試除国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亭見唯有
偉才特請于
上録為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歔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
不幸歿於盜手今体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
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予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

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狥於小物當元
之季大盜起汚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盜所
過并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
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
酒炙于庭脫冠酬飲夜將半屏左右跽而告曰吾州素號文
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
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
以俟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凡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
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
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
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
未發寇諜知之師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
愈鞭之仍授筆紙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
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詈三日
而後氣絶將絶詈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
少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縶之至營賊競來指曰
是聲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嬰緌之家夫
不畏死喪節殺即殺毋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
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
不血食邪為具棺斂使歸塋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賈涕君博
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
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暨歿號慟幾絶者數四然嫉惡
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
閭師恚欲夜繫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
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三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
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
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

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正月其
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塋於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其
日也君配劉氏軽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
後家單每嚮鉏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
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
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
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
来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字宏淵復迁永豐之杏園代
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叔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父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
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唯恐不疾誠
女婦留鬚髯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
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
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死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
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
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蠹其良心棄鋤捉
槿叶睒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
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酬歌慨慷舞劒欲狂
維籌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為不
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賊益奇以死狗之雙壁煜煌如星
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岩岩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宮造辭鑽
于幽壙後世是師

守齋類稿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
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
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
者其志蓋如是而已柰何近代多藉為譁世取寵之具褒揚

於贈餞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駕誕以為能舉世安之魯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閉門却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籍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它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藥堪把翫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為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志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徵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体封八解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為前後外三集通名為之守

齋類摹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鄞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它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歿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禄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鬳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狥其外弟之以俟後世之知楊子雲者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

府君諱邦福字彦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為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廷濟南晋太傅禮永康間又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禄又廷閩之温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莆有孝子攢為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烏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于唐及沒夫人執氏扶櫬還閩道經温之瑞安值閩亂遂窆于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窆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窆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毋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黄氏贈宜人府君高度孤騫不為屑屑詭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為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顧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為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曰国法何可以徇人積勞

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覔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釐革弊政出内皆有程額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浸民嘯衆攸饑糧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簿曷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為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為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闉稅課每屈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巾賊起汚陽江浙諸郡皆繹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涤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鈔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温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為不法人言沸騰温以親故未忍摘其

姦日恒欝悒不樂府君謂温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
行其志也明日温率同列謁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
既退温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
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
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
下洶洶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郤之乃
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而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
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敢弄兵反籍使州縣賦斂
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
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菹醢吾憐汝輩愚特来示以生道乃欲
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為之任爾為之賊衆愕眙相顧再
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籙矣皆俯首退去為良
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畧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
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府君明白坦夷
不尚鉤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
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
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温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
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
及温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
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鄉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
九年夏五月癸丑塋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
建牙鄉先塋之側玉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温
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
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
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昱孫男七人本秉東秉策
其其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其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
元之氣既運無往而弗周譬諸木焉或可為棟梁或可為榱
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

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奄同下列無以吐其胷中所蘊及逢
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諭降幸使華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
為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著愷悌之政柰何斲棟與梁而以
樣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
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為時名臣賜贈所及至于二千石之
榮可無憾於九泉矣瀟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温游温
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
脩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
受之料量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
蠭斧螗以敓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
其氣若虎賊黠而疑羣而趍之執刀圍之人為危之公聲如
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為昭昭棄其
戈矛爾棄爾笛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孰持使節不發一章公

雖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幵之鄉焉鬲其封
史臣勒辭無愧於表

師古齋箴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
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柰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
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瘝裂之弊生
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
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
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
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予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
水湧而山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
苦欲禔其身必入其戶中庸坦然由戶及庭有宧有奥以次
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

為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
服之無斁

呂府君墓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国安贛州興国人曾大父某大父宏畧
父志熊妣易氏公生八歲戊將萬夫長過其家怜公黠慧抱
寘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七言試之即應聲成對
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尚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
賓朋游每逢令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饗之酣觴淋漓雅歌
投壺必盡歡而後止歲甲申大厲為人災朝疾而暮即殪有
一室盡喪者積屍縱横無人具棺斂公患之與閭右大姓謀
俾道家者流焚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
其上者厲氣為消邑宰失刺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
嘗干以一髮私鄉民謝氏為強寇所誣構獄案具將上公從
容一言白其寃謝獲免終身不令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
五日造船為龍形飾以五采鳴鉦鼓譟奪赤旗以為樂觀
者如堵墻公訶子姓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輒有罰
公蚤喪父言及每垂涕事毋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愛
弟民瞻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夭遺孤以仁年甫十四
公鞠之育之逾於己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尚幼公為保抱携
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
於至正乙酉十月某日瀕歿精神不亂呼水起盥手端坐而
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
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縣清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
劉氏諱福真亦同縣人家於宝城鄉四子震復鼎益三女適
劉平可李永堅張良貴良貴妻少房歐陽氏出孫十人女四人子
躋法從時復實為丞奉常相與交游極驩復間請銘公之墓
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馭下皆可以無憾宜勒銘
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

世遠道散俗乃分孰能障之狂瀾奔夫君屹立志有存制行如古獨絶群有不信者徵斯文

呂毋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又請曰毋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壬子十月某日窆賴州興国大足鄉賴嵐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敢附書于前銘敢泣血衔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真賴人也父東可為邑之望宗姒某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民順顏面嚴冷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繇爾懋廷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妾媵于一治絲枲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姓聞謦欬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遇鑠石流金之候流汗成漿不敢服短製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紿之曰姒毋來姒毋來啼亦即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少房歐陽氏正一生一女未幾後先歿而三女纍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産子暨長擇名族歸之裝具充衍無憾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搆事擾之或攘其疆畔或徵其貨賄蓬蟲起泉湧夫人處之泰然鄰嫗有窶者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貧故也豈其所樂為哉元季兵亂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赤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家業卒仍其舊兵定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不可失也會娣姒議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浮屠教尤謹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澹如也子男四孫男十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易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又曰有孚威如吉釋者曰必有孚信則能常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法當銘銘曰

婦子嘻嘻其家乃漓家人嗃嗃其終乃吉有美夫人其志也

俞先塋記

遐以嚴御衆肅而不譁簡而不疵終以肥其家銘以昭之言則非誇

恭跋　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几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為宗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　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属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掌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覧遂俯賜和荅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来祖意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其国境又踰月始入王都舘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徬惶以為中華之禪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国師道場實名刹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者来之意王悦命摠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来貢祖闡既入　覲天顔怡悦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縑祖闡以謂遭逢　盛際躬承　光寵不可無以示後裔乃粉黄金為泥書

上賜和詩成卷勒其所名山屬瀟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缽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垣荼於龍山之上晶晶榮榮直燭霄漢飛潜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瀟聞普覺果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皦如出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

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来庭豈樂宋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　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應不倭忝之有良材云

李大猷傳

李顧證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為教自號靜軒毋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為憂復夢前比丘尼持衆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為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即能闇記稍長益駿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illegible]二經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毋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

令名頤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頤證期取法焉父之杖錫来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為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為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迁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即必悟示證最志古今不昧宗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已至樂言命為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用刑尚德儒吏經權三尚圓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秘聲名突起搢紳間癸丑之冬頤證還天

畀瀋時侍　皇上升武樓遥望禪林顧瀋曰其中有良僧乎瀋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来皆能文辭　上曰其名謂何瀋對曰一則頤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之瀋因進證傳文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頤證所著瀋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携書至　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涖職後三月頤證有疾　上意其沉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頤證来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撼巾不正也壽三十七云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鏞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偈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脩皆尊禮之今頤證亦李氏子其毋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為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瀋歟固不敢謂頤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頤證則屢被龍光親授為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無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瀋與頤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沙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公諱和嘗喪元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憐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荅失里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嘗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

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国公馮公勝奉　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凉轉輸饋餉無乏　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塋江寧縣聚寶門外五里吕氏花園　上遣使者祭奠　恩禮優渥人皆以為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于王家暨入　国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為疏其世系及卒塋大畧納於墓以志其衰

故成穆貴妃壙誌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楧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為義女年十八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　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掌請於　上訪求楧得相見　上即位冊為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　上甚至有徽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宮壺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　上為之感悼　詔議命　東宮親王持服一朞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擬勅有司營塋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楧供歲時

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已酉始權
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塗殯有期謹奉
勅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養之
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感於七情外感於六
氣而疾疢即生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
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粗工或昧
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
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
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
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
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
則無疾弗瘳矣粗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于
江魯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
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曰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

熱曰温凉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傾倒錯繆粗工則倀倀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之凉寒者宜濟之以温此恒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處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粗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味見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焉陰中之陽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粗工則不覈重軽而妄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多内經之所明言自裴宗元局為大觀二百餘方經旨晦蝕無有探而究之者至金劉守真張從正李明之等出始一以内經為宗向之晦者昭如也昔之蝕者完如也嗚呼醫其難言矣乎吳士張君仁齋世為名醫從陳鼎庵受内經之學而於劉張李三家之書無不通貫故用藥多奇驗將軍那木哥病危甚張君脉之曰寒凉太過所致宜温之果瘳中書平章政事李忠齋遘疾 上遣使者召張君療之張君脉已曰色天不澤尺脉已絶然能食飲主踰月而死後亦然先是全室禪師沁公無病偶乞張君視脉色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滯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咸不以為然至是疾果作手足痿痺不仁張君用辛凉劑汗之下而愈師欲以金繒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宋翰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素頗嘗讀之故為疏五難之説使觀者知其道為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之難也已

重刊寗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寗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黄文獻公為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楩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

所録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
傳子梗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
序雖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
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録以示入道之士亦足
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頼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梗等
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
坐則梃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譁譁
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来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
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
為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脱衣而寢其徒南屏歸化城受経夏
夕啓窓而卧忽一梵僧飛錫而来與談般若樞要亹亹不絶
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謁
帝者其還甚達因叩之荅云為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
闕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
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将示滅
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設利纍纍然生矣公
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畧也蓋公道契
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與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
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献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
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警諸名藩鎮以宿將隠然持重風
霆不驚捏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成有所仰放不
敢踰越其言誠不誣矣憲何敢復贅一辭頗念文靖之墜粗
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勉其緒
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燕文以傳之哉子
梗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黒白咸飯
仰云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祠部主事蔡秉奚語癯請曰奚之曾大父諱某姓蔡氏初君

趙州因官于滁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育一女懼蔡氏之不
血食也乃命季氏子冬負氣自豪殺人亡命竟不知所
終遂以女歸来安之許氏許氏諱清字士廉讀書有賢行平
居寡言以儉德自將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為子
不聽父之乃相從實愛之大父也不幸為高氏子誣搆以死
罪留圄乘者二年貲產咸廢而大父無慍容大父復無子亦
生一女先是句容龍潭人孔氏有諱善者字国宝幼失怙恃
唯二兄存頗雪之依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
所鍾也苟戀區區貲業使兄彼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避
之仲父為之決瀾出涕且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決去無留
意行至滁大父見之嘉其知愛倫之理與其語又軽財仗義
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靜妻之到羊多大饗媚朋焚香祝
天曰吾再世無嗣蔡氏之傳將遂徹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
乎乃後之實愛之父也不數年盡復大父所喪土田人有曲

行面直之鄉黨稱其賢生四子長即愛次玄童次壽童次慶
真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滁陷于兵先母與女素
英抱節赴水死玄童慶真皆不知所往獨先人與愛間關渡
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八日也愛娶
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念三世皆以異姓為後雖於先王之
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愛家素積善天必福
之異子孫或衆多各俾一人承蔡許之祀而愛復姓孔氏則
於禮為得矣然大父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復少四歲而終父
視大母之年又少十歲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黄道
山以昭穆序塋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
墓石皆無文頴子為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厥初生
民何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悪其無貴賤親疎少長之
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謚以官以邑
而族系漸繁矣蔡本姬姓許本姜姓皆以国氏者也孔本子

姓以王父字為氏者也而三者何可同乎雖然凡有姓氏莫非神明之胄而出於炎黃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尤多流雖殊而源則一邊謂之不同亦未見其為可也然夔之為孔氏固為不刊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訖而為若敖氏之鬼哉誠令子若孫繼之一如夔所言亦出於禮之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渚亂無別亦難明矣使夔不自言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冕雖有帶裳幅舄不足以被飾其身其任不為不重矣其任為甚重人反視以為輕有如夔者豈非有識之君子乎其與夔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為表著先塋之碑使後世有考焉夔字秉夔為人慷慨疏通其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為長才幼鞠同里王時中家遂婿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請于朝仍氏於蔡云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白哲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照映閭里及長嬉戲玩之欲索為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頴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宝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為綱維之職執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躋覽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子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

踊躍直繩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
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露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
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
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
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塊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
瞻礼贊嘆帝師太室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
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
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
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
下名山抚之淨慈主席尚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
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
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絶異或謂夢者曰此花
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為誕已而有 旨起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
以天厨法饌萬機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
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
與之游至於勘辯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
尤使者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
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沕公自
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
開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
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
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等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皃如生

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其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岩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為已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謄鈔鋟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書夜弗自寧件繫群行為書已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真訣悟之正而無它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葉

普通兮出於汗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宝華樓閣兮彈指即成示現世兮何經何營三茲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来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塵靈骨銘以揭之兮永永無斁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

不攝能充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覽之則為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十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替附焉復恐人不悉其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矣予本童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譜逮至壯齡又極潛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柵宗元所謂與場論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戕手來

禁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為記表書傳秉彤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為体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為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頂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鑒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秦城滑壽伯仁以鑒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倣史迁法為之傳事核詞古而光燄燁然與伯仁游者鍛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采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尚得專美於前哉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翰苑續集卷之九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

翰苑續集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真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真冊身毒相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況憂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隱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真諗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瀹讀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馱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蒼黃逃竄單録諸祖之名匿岩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啓曇曜進為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為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

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
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關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
矣唐興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
為甚乃擾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絶嗣不傳猶以為未足
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
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
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為表三十三祖為傳持法
一千三百四人為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
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
及西域諸師為證以闡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
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瀛竊聞之太平真君之七年
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
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
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
未必得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録不全之文而相為垢病猶將
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
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汲
汲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
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為則又有功於大師者
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西疇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為楚
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国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楊之六
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
孥踰濤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唆都帥師攻處定復隨州
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唆都命祝其衣反接于樹彎弓
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季
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

見父入鬼籙乎乃脫簪珥逢首垢面走馬謁唆都曰將軍平
江南一才一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畧柰何寘之死地
即死愈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含恥未言將軍苟
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唆都義之即命釋其縛俾
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
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嘆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顙有泚矣
柰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
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俟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
終堊城南蓮華池上定娶其郡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
世虎世衡郢復贅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捽
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
夫老柱細良歿堊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
四子同壽衆嘉如蒲普保歿堊聖佛壇之岡同壽衆嘉蚤夭
如蒲字子謙娶建安張翼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

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温純能詞章選為太常贊禮郎
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夫貴字用和王氏出
也普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私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
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酆都丞娶某郡張淑壽生二
子炳炯炳蚤夭老柱好武藝娶某氏生一子閭其所習如其
父歿于軍細良娶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既歿如蒲八歲普
保四歲家事絶艱幸陳氏以黄乃宦族氷雪自守越五年其
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黄清字寒潭實桂甫之
子宋孔目官某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傅授以詩書不翅親
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
淨既生子珉珉復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蒲乃遷
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間脩其家牒使後人
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
異辯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

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菩人之城鄧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子謙之自禰其父斯近禮已況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勇武以文充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括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備者從卯山廷麗水之東里又至崇信軍節度使贈檢校少保夢得始以政學著夢得字少蘊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顒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氣宇凝懿沉酣於六籍而旁溢諸史百家折衷羣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岐端居若思喜怒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捻押無違度雖經鑠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冠衣而處下帷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為敷繹奧旨攡其粗疎入於

窈微無不盎然充足若蒙大霧而行不知身之沾潤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氣進退有容恒恐弗勝其依戀慕愛之情津津然洋溢於外暨歿哀毀骨立幾至於滅性終身孝慕不衰四時祭享必極其豐腆獲一珍品不薦不敢食遇諱日之餘設席奠酒漿籩豆葅醢哭盡哀追想容聲竟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孫鄉友也每稱之曰吾交人多矣生事葬祭求無愧古昔者惟吾子西耳人聞之無異辭家雖資殺衣縮食葬宗黨十餘喪有告急者輒視其有無給之過庭之間尤善於訓迪嘗曰吾家自石林益衍書詩之澤接武繩繩至今十餘世矣吾祖吾父挺然於其中尤以種學績文自任其遺編所存者可見已故鄉旦之評必曰儒紳之聯執者東里葉氏也吾朝夕以思唯寐始忘之爾等毋怠事累吾無以見先人地下諸子聞之更相勸勵皆為文行士里閭取府君以為則焉年既高幅巾大衣褊穡於烟霞泉石間嘯詠自

娛其樂道循理一出乎惟分之正士大夫多慕艷之故相率號之為樂隱翁一旦遘疾彼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生不離父母死安可俾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墓之側魂魄或有知當謹執饗具之禮死且不恨言訖而氣絶至正甲辰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墓在喜康鄉上黄之原曾祖懿生祖泰亨宋太學生父浚毋某氏娶趙氏先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宜壽守禮以明經貢銓曹拜監察御史宗道雖不識府君幸與御史中丞青田劉先生游先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懿未嘗不以為襲簪紱者不難而能傳經業者為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自非畜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君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厲俗學足以覽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銘曰

括之顓族葉最有聞奕世書詩以逮于

君式遵遐軌載揚清芬隱趣恬漠文氣鬱烟内外脩飭寤寐克勤彼鼓蓋者從之如雲揚確古訓辯詰道原爾祀爾梓我銘我斨小大異施期集于勳天道謂何少徵夜昏八天之塋上生蘭蓀承以釀酒用酹君墳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孫傒為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為氏考之春秋傳高傒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傒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為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傒而賜氏也氏族之學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為最多而棣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温者善騎射膂力絶人元兵攻棣州温集民為軍搗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

而帥師勤王遂入宿衛從完顏霆與元兵接戰累授山東經
畧副使金亡温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為將自剄左右奪
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曷若
存餘息以奉救水乎君收淚謝之問閑歸鄉里取戎器銷毀
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悦親為務時
方内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唱亂者以都統召温温力却之然
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娶姚氏生男子六冢子玉沈毅
有父風初温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
家子為軍玉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連
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
罕入宋都定閩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
真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王受命慨然曰吾
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矣安能終日齷
齪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其領之未幾十字翼改
成平江王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温之為或強起之
取世襲為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娶岳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
縉計不知所出珪傾賞代償或貧無衣及饑餓不能出戶者
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
稼勿為吏胥其有惡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凜
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翥字伯舉讀書頗通大義輒棄
去遇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
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
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翥
貿橦櫝瘞之其未死者作湯藥給之葺以泉布貸人人又不
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
翥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
捕寇海上翥屢建奇策將軍
不能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
用其言翥寡言笑與人交不

為翁翁熟父而益親人自不忍厭之葬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為善毋貽祖考羞使它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享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懷孟馬氏來繼其室為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已所生比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封樁錢歲又困不支馬氏勸翥曰君雖在戍家既粗立矣又何以仰此為一族咸補為仁人至正壬辰秋翥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妣姚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為束脩暉乃以學名逮今六合載清　大明御曆遂入侍　青坊父之擢国子助教移磨勘司令陞　大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為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墓皆在棣州樓博務南其原曰高家庄唯翥死於亂離權瘞建業西門之外郊叢塚纍纍莫能辯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其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頗先於翥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又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淚落不能收將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祖墓之側既請薦紳先生為之銘而又徵予之文通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知也知矣而不能要諸禮義則不可銘諸鼎彝而傳於孫子也有若高氏三世以来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升諸塋域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奮發為武者則思横予樹纛折衝於千里之外為文者則思建綱叙倫而昭

熙朝之盛典斯不

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額寧不有泚也哉是為表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槩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淈十二代孫世為儒家其父績師事仄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国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無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国子監簿無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文詞務以理勝不暇如它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為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裒集為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為序以傳濂聞濂洛中徵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来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仄山復齋之起推聞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充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

故矻矻窮年遂採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
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涯涘者柰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
識者不能不為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
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
孜孜以傳世為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瀛年耄而昏避求文
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豔之乆
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
淵字天叟別號韻鄉老人云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
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
疏而離褵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

柯為薪唯榦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
不數年間翁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
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
也妖也物及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燬炎津枯于內枝焦于外
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
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
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閒不容髮菜公之感插竹生筍
田氏之聚枯荊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衍占
盛衰者每於斯觀其乖焉唐人以櫂第者為折桂此殆周氏
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乆未有所定　国朝洪武庚戌學
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
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
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

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壽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茲芳有士治經藝之于庭比德之馨帕額執殳来藝我廬桂亦變枯楯騤屹然自踵至顛氣絶弗聯胡彼緑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絪縕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呶為祥為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搴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剪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趙氏族塋兆域碑銘　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學而好脩以其先世遭家孔艱歿者多塗殯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黜衣殺食歷十年之久始克族塋於縣之慶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生衢州教授胡公翰既為撰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為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瀕申言之瀕以古怡存心愿慤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頗諾之自時厥後竊禄于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不及為者蓋八年于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屬籍廣陵康簡王德雍實魏悼王之弟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堅之始自汴徙于衢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宄餘則分在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旰夫大父永濟倉副使若磐伯父嗣淇嗣鴻叔父嗣淵也在則會大父時亮叔祖父若陰父某州路學録嗣滋及弟某縣某處巡檢古恒也太中公碩人田氏高祖母魯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童氏母葉氏叔母張氏楙氏嫂張氏皆祔從夫宄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溪丞彦鉌皆不迁以長溪君窆蘭溪常熟君塋衢者又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即繼以遂昌

君者遂昌長溪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喪昭穆惟叙尊卑不亂厲限有截羨道中度神靈載帝人道最順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與慕味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域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踰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絶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嗚呼它姓尚爾況同族同氣者乎何為離而異之何為離而異之古愚凡第一即乎義理之正而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既家鄴常熟君又廷蘭溪副使君又廷婺城人遂為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墓銘其族葬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晉會於堂庠之上冠衣濟濟而咲語嘻嘻柰何其歿也則異而藏之詼其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為自堪輿家倡於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遂瀾到而波隨縱曰其理之所必有狥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嗤況涉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予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翬翟為駕綵軿也手握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熒熒也上凌霄漢下矚九溟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凝為裔雲爍為德星也琬琰

所勒鬼祕神宮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為吳士朱孟辯作孟辯獲石聚寶山間製為山玄膚王芝朵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遂甚至不容繼孟辯強予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辭曰

山玄膚割紫綃星霄魄石抱瞜蒼水使者佩失琚山鬼環守目睢盱內藏一升白龍酥饗之凌霄躡雙鳧奮迅八極游清都山玄膚玉為徒　右一

玉芝朵自天墮量翠霞裁猗儺玉之瑳不學三秀脆而黟韓終欲攫意仍叵青鳥傳信似需我玉芝朵青婥婼婼　右二

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斮斮霓旌難攀泬寥廓手析祥氛勵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母變幻資案篇上衡牛斗光如

洪武聖政記序　右三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国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摸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

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

天位

正朝萬国孳孳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

一華冗濫之弊而俾位絶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將百年而 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霽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 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

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興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須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

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宋學士文集序

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
求之殆編於中國四夷矣其居家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
朝所作者曰翰苑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
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僅萃潛溪集之半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鼂爲前後續
別四集云余嘗讀而好之洁乎莫窮其所至方撫卷而歎曰
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興時升降其變不一
在唐則宗盧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
孟子而歐陽子之文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
在元則宗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
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
敢迫而獻文公之不失準繩
而繼之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攻事也博
故發之於文章悉鏟近習之
陋學者復翕然宗之 國朝龍

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奉
詔撰述莫不
曲盡其體勒之金石播諸篪絃寔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
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
聽以闡微一代之盛者爲易今
國家文運方興之時將昭
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
使知
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
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誇耀一
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閟是非邪正奚
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
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是爲工孰知其去古
益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嗚呼公之文可謂至純矣正聲勁氣
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
躍雖極瑰詭奇絶之觀惡足以喻耶昔公之揔脩元史也余
薦推公爲重輯爲之說如此尚俟知言者於後而非謏其所
好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冬十有一月既望將佐仕郎國子
助教薛李貝瓊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致政謝　恩表
進賢朱府君碣
葉夫人墓碣銘
重題玉兔泉卷後
報恩說
史處士墓版文
復古堂記
劉母賢行詩集序

卷第二

方氏族譜序
雙桂軒記
恒齋銘
致政謝　恩箋
先大夫碑陰記
跋張孟兼文稾序後
題苦寒詩後
雲寓軒詩序
曾助教文集序
故鄭貞婦賴氏墓志銘
刪烏城志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
鄒考功文集序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三老圖頌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卷第三
故紹興路儒學正柳府君墓志銘
南澗子包公碣
故樓景元甫墓碣
題李白時飛騎習射圖
白鹿生小傳
灩水陳孝女傳碑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録序
寶盖山實察禪居記
楮木杖銘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般若松贊
義烏樓氏家乘序
義烏王府君墓志銘
題默成居士稿齋記後
俞巨川墓記
題趙府君墓銘後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
藤杖銘
栢杖銘
先師内翰柳公真讚
卷第四
鳳陽府新鑄大鍾頌
題宋高宗賜荅羅尚書手詔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觀心亭記
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亡友陳宅之墓銘
故筠西吳府君之墓碑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金華清隱禪林記
故王母何夫人墓記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徽州羅府君墓志銘
卷第五
新刻楞伽經序
約之禪師畫像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望雲圖詩序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朱氏家慶圖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題宋武蘭亭帖後
題悦生堂稧帖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跋王獻之保母帖
題錢舜舉應真圖

跋段氏墓銘後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跋樂貞婦傳後
活水軒銘
元故徵士周君墓志銘
孫伯融詩集序
題伊尹古像卷後
全有堂箴
卷第六
瞿員外墓志銘
鄭都事墓志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林貞婦墓志銘
童真觀音像贊
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王氏義祠記
題栖雲軒記後
卷第七
鄭節婦傳
金華安化院記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淨慈住持仁公塔銘
國史研銘
卷第八
李徵君像贊
復古軒記
貞白堂記
朱同知墓志銘
題文天祥手帖
虎林處士贊
方愚庵墓版文
毗盧寶藏閣碑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故胡母樓氏墓銘
詹士龍小傳
東軒集序
李太白像贊
題蛺蝶圖後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李經歷墓志銘

張尚書書具慶堂卷
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灊峯先生墓志銘
卷第九
徐方舟墓銘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葉氏先祠記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尹府君墓志銘
脩慎齋記
卷第十
北麓處士墓碣
重興萬壽寺銘
聲外鍠師子說
永思堂記
段母石表辭
跋徐氏譜圖後
桂氏家乘序
磨勘司令鄭公墓志銘
陳府君銘
倪府君墓碣銘
貞婦郭氏小傳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誠歓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 真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者也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禄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 聖主定鼎建業特 勑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與儒臣總陞右史侍經 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歓蒙 特除承旨為文章之首臣而次子 遾擢中書舍人長孫 愼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 親御翰墨 寵以雄文縈然奎璧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寶緒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如日月非筆墨之可盡述臣誠歓誠忭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
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
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尺寸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
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
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毋忘 陛下深仁厚德而
已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
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

謹上表

致政謝 恩箋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 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忭頓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
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 陛辭
十日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
制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嘆慕以
謂 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 皇上之
大德 陛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臣聞古
聖人有言曰爲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廣生民
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動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
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
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
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忭誠忭頓首頓首
恭惟 皇太子 陛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
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君
之難也臣雖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殷切且妥不忘於是敢貢
蘧蒢之言伏望 陛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聞臣誠忭誠忭

頌首頌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日具官臣宋濂謹上箋

進賢朱府君碣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爲吏者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聲善扶誼以裨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跫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已府君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妹適宋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爲仁後府君之祖也父粹中字幼純潛貢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衛一鄉寇蠭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不平視其力單者依助之閭右作威福鉗刻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奮然爲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劉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閭利病必一一詢之府君爲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曆

已巳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行縣延府君于庭問以勸分之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趑百家計其飽妻孥外有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蹙咳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樂於從化顧力行之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爲之三百里間無填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薦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陰鑿池種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爲扁堂曰真村文白先生范公亦爲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聘名師使其子渙就學族姻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渙學大進如水湧山出復使畧粮遠遊以充其學識東牖裝錢之費雖豐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諸孫喪炎訓之如訓渙夢炎晝夜奮勵雖寒不敢怠學既成登至正辛卯進士第奉觴爲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爲矣元季兵起

夢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
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葬白湖嶺之
白楊阬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
於人曰吾將寧鯤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
詰責之雖面頸發赤不少恕家政嚴肅閨門千指罔敢有違
教條其於勢利分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
水光山色問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娶癡溪吳氏子男二長即
渙卒時年三十五餘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稾若干
卷其門人袁鑑鍥梓以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
某胡某其壻也孫男六曰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
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曰碩曰惠曾孫九則以進以任
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葬後二十五年濂待罪國史夢炎官
于儀曹實與之同朝憂炎自狀府君行將來告曰李翺有云
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為此懼

嶺吾子有以畀矜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礱之矣濂不敢辭
銘曰

剔腸斤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愒蔑幾今逢古遺直義聞
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碑堅臥不起
志非激膏肓久矣縈泉石少徵皇昏風夜黑白楊有祥閟玄
室軌不賓涕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茲觀世德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霞壽後
人致使不肖濂獲際

經 青宮當侍 講禁林之日特膺 寵數錫贈顯考府
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妣陳氏德人濂時侍 上校
昌辰忝以文墨事 上左
右不敢稍辭於是遣厮
展告墓次曾未幾何陛
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

太常少卿贈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 上所親製
褒錫有加焉濂亦蒙 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
初惟是 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矣絶前比深
懼無以毋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
勒石冢前一以侈 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
思忠思孝永不忘乎
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脩 國史無太子贊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
人璲書丹篆題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
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 上竟弗暇為今
蒙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以前
事為屬其言極慘戚予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
曰大父年踰六衰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牢醴饗賢士大夫
且曰吾衰矣不意毋歿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
舉觴為壽未幾大父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
劇瘠浸淫被體晝夜啼不休大母與乳母范鞠諸房中親為
傳藥節宣其食與衣見其學步學言每為喜動顏色已而嘆
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
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辯析六藝采刺為篇章久之乃歸大
母喜倍于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歲乙巳
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縣不以孟兼為不敏交章薦之
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寖忘之不聿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公
上庶幾不辱于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兼謹佩服之
弗敢違既至蒙 恩擢國子錄轉主事儀曹遷丞奉常凡歷
八春秋屢思謁告覲省動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

曰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吾年七十又四介當死百無所憾干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耳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孟憲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白于丞相府遂以上聞獲還哭於墓次時大母祔塋大父徐山兆域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憲出為今官尋陞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遽窮之悲焉可以不避譴呵而頻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之亦為之愴然嗚呼余何忍不為孟憲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復好施與逢單窶無倚者捐所有物資之弗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一子庠二孫長即孟憲次善一孫女適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予自少齡恒得驚風疾數步陷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携持以全性命竊祿 熙朝位躋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號稱能文辭者先後逝盡竟無從求之方戰惕不自寧而孟憲乃惓惓徵銘弗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嗚呼余何忍不為孟憲一銘之乎雖然孟憲以文章政事著聞當世繡衣直指威聲暴彊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之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瘝恫也珠之藏櫝玉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為盤為敦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樂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其封也

跋張孟憲文集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温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為問伯温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輪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

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熙孟熙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温過矣濂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温今伯温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温非謬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温誠過矣唯言孟熙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述孟熙文稟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温作士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熙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温昔日之言以表吾悵惘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重題玉兎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為貪為盜不過藉其名以屬人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玉兎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為姦檜所發或者以檜之惡無污泉之清爭出巧辯嘵嘵不自休嗚呼安得莊生齊物之旨語之者哉部使者張君孟熙將上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已孟熙曰先生可為調人之官矣一咲而別

題苦寒詩後

亡羊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旨以句豪韻險為工此篇法韓退之而尤務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報恩說為宰無聞沙門作

如来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有負父左有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便利脊上未足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燠非父母不養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弁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恒河沙等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

曰無聞既着福田衣衆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来娑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如来三昧之力卅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衆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爲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茂骫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刊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毒藥衆苦慘刻能斷喪一切衆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燄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廬舍器物化爲灰燼無復子遺能割愛者乃菩

愛如虎狼爪牙鋒利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魘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脩善之士顛倒錯繆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檝弊能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傍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爲齏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蚖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爲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迈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爲大功德力是爲不思議勝力是為十方大覺如来三昧神力報父母恩軌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銃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

雲寓軒詩 并序

龍虎山鍊師張君仲毓嗜學而攻詩尤善鼓琴嘗汗漫遊于湖江自謂若白雲出入空谷杳無定蹤遂以雲寓名其軒命弟子上官若冲来請余言夫膚寸而起倏然冪乎太虛者雲也英英份份資一氣之流行固凝而聚矣已而飄忽乎東西歛跡藏形類若不知所之此無他雲無心也方外有道之士茹朮餐霞揖去塵俗之累翛翛然御風而遊玄間来無所繫去無所繁絶如雲之寓乎太空此無他亦無心也仲毓取寓雲以名軒不亦宜乎予聞至人不物夫物然後能齊於物仲毓自比於雲善矣而未兒物於雲也物於雲則有礙有礙則不虛不虛則塵明不通矣我不為靜而動何形焉我不為動而靜何容焉是則動靜一如也我不為雲則夫卷也孰從而舒之舒也孰從而卷之是則卷舒亦一如也仲毓試澄心默坐存神於欝羅簫臺間冲莫無朕而萬象森列其中而吾神未嘗形也未嘗形而雲果孰寓乎予當約仲毓遊金庭委羽之墟勺松華泉擘麟脯而食之且請仲毓出琴彈白雲之詩琴調清越群仙或有驂鸞来聽者矣寓雲與否非所敢知其詩曰

雲溶溶兮無根儉聚舒散兮不知其門變化罔測兮契乎道真龍虎名區兮列仙之倫勁雲製衣兮結雲以為神超然高潔兮曰與雲而相鄰步虛九天上兮不沾世氛水火交媾兮日月吐吞雲兮雲兮寓爾以終其身

史處士墓版文

西明有宋宰相家史氏世居鄞縣六世祖詔政和中舉八行不就詔生師仲父子俱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師仲生浩以舊學相孝宗官至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魏國公追封越王謚忠定越王生彌遠相寧宗理宗官至太師保寧軍昭信軍節度使封會稽郡王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衛王生宇

之官至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封奉化郡公郡公生熹卿入元不仕熹卿生處士諱俯字列父潔白如玉顧輔秀整風神皎如也賓客至輒岸幘咲咏終日或出壺觴共酌獻酬疊舉意度嫻雅如畫及酒酣耳熱稽史談經雜以前朝典故聯弗絕聞者曰此故王孫也宜其博習文藝度越恒人哉由是遠邇賢大夫無不與處士游而袁文清公嗣之尤深竟以女妻之元故事宋宰臣之孫多因門第補官者或憐處士才高勸投牒自進處士嘆曰吾家三世相宋開國嗣王入居臺寺為九卿為法從者不翅二十輩出膺郡二千石縣大夫之寄復簪組星列可謂極盛也已盈虛損益天之道也貴與富豈專萃吾一門耶國之守龜尚或不保於吾家何有自是益韜光斂彩繫情名山水間或采芝巖阿或藝蘭川澤世上升沉事若無聞知晚年貧尤甚歛水著書超然能忘其憂君子謂處士類知道者初處士早喪親弟與妹絕幼處士育之使成俱賢為昏姻之費儀物文衍人以為不失文獻之舊歲時奉祭事甚謹盥薦若祖考昭格于上竣事而燕宗黨子姓咸集處士備舉累世德業懇懇言情辭悃愊無華聽之者興起生平宅心樂易喜怒不形於色平抑謙退如懦夫然識與不識皆稱為善人君子云洪武八年秋九月十七日處士以疾卒壽七十八九年其月日葬縣之陽堂鄉金塞先墓兆次妻即袁氏先四十六年卒子二人公敬公龔公龔為第佑孫後女二人歸余思永公敬之子六人欽祖靖祖端祖暐祖暉祖明祖欽祖暉祖晉世女一人歸樓守誠公龔之子四人之祖獻祖文祖復祖文祖大女一人歸張守義曾孫男三人必寧必玄必和處士卒後之三年宅祖蒙恩特除中書舍人與予子遂為同官乃持國子録張欽所撰事行介遂求予為之銘嗚呼伐閱之家非世其禄為艱而世其德為艱使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雖紆朱拖紫上繼祖父論者

不以為貴苟恪守儀則縱沒身於草布閭軌謂其非賢哉若處士者有足尚已嗚呼入行君隱約布衣而啓三相國之盛處士之德將無忝於君者也公侯必復其始尚當於其後人徵之銘曰

渭河之東史稱名門三世宰輔榮光燉燉為其後者非賢孰繼伊處士君執謙蹈義人爵或來實命之由天爵之貴敢不自脩我言既飭我行又方誰云荷衣不比繡裳有虛有盈天之恒道安分而行樂善為寶既享上壽復多子孫濟濟彬彬必復其原金舉之里陽堂之鄉有墳八尺王孫之藏

贈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初所為文凡若干篇其門人其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緣性本末之相涇終始之

文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四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升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

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連貢干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煒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無舉也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會瞻嘗奉諸父玄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會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汗樽而柸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廬器用之美稻粱羊牛之饌決不能復之以為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衣以定其分鼎鬯罍爵以稱其用門與屋漏以嚴其居筵楹格凡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子今狃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會瞻咲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著文懿公實泰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蘚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涼草觸目悽然輒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奈何無述續徽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為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篤是也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會瞻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儒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

矣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魯瞻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為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于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瞻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瞻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

達則無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已復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沽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陋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魯瞻師法魯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凜然云

故鄭貞婦賴氏墓志銘

貞婦汴賴氏子故為聞人家宋南渡後有仕于温者遂遷焉父諱某母某氏貞婦生有淑質父母慎擇配偶會深之鄭君信與其妻王氏亦寓于温素稱有家法其子曰誠字文質復俊爽異常倫俾歸之貞婦年二十六貞婦奉尊章無違禮身踈儉素不習流俗侈靡事三族以為能生二子德善而鄭君自李陽河巡檢遷廬之稅使乃徙合肥居久之鄭君歿反塗于深王氏念之弗置欲歸省丘墓誠飾板輿送其還未幾王氏歿誠亦以哀毀終深之宗人曰是母子者不欲忘其鄉土者歟盍同塗焉因相地卜時成禮貞婦聞之大慟幾絶即服

惡笄服朝夕哭奠人有慰之者輒對曰我未忘人耳尚何言
誓不再適以樹立鄭氏之門如此者五十餘年如嚴霜烈日
可畏可仰善既不幸早夭刻意訓德從名儒遊迄于有成今
擢太醫院判官階保冲大夫世稱其為有子貞婦生于至元
壬午四月五日卒于至正辛丑七月十七日壽八十歲二子
唯有一存孫一人素孫女二人適太原護衛鎮撫金華吳翰
舒城宋謙曾孫一人天保德念母恩如天之罔極欲圖不朽
於文字間介安次王晉狀徵余為之銘銘曰
鄭婦之行可謂貞矣其恒如松之不變其潔類玉之無瑕所
以得令子以昌其宗嗚呼此非易所謂安節之享者乎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太原嶠人也年十八歸處士仲安踰再期
生一子溥又八年處士君歿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
生為劉家婦死為劉家鬼無子當爾況有子若乎確守其志
堅如鐵石家素貧遽處士卒益甚治絲枲自給衣僅蔽身
日唯一食艱瘁不可言處之恒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
貧或可撼使猾嫗誘而且脅賢母痛詈斥之終不移所守親
督溥從鄉貢進士趙惟賢國子助教張傳霖遊師若友有益
溥者賢母遇之厚不以貧而廢禮溥後以文行聞卒為名士
賢母性嚴恪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輒
斂畏下拜人因歸為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
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
何故譴爾耶慚服不敢言有姑適賈氏者兩喪明其子某每
哨其意姑必泣告賢母賢母造門而喻之輒踰垣避去某處
士之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益可知也年七十餘而歿當
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
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
自已也昔者衛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柏舟以自誓一則曰

之死矢靡他二則曰之死矢靡慝至今讀者為之感激奮勵豈非有繫彝倫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共姜同雖不自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蓋出於民之性而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為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吟咏豹矣類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不作不為欠也華編巨冊摹印而行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之詩有補名教者為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删烏城誌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木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剔敗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城誌五百餘言予愛其文特删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女軒轅之正妃是爲嫘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爲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令邑於洛故世望于河南至西漢末新莽將篡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吳中度天下必大亂即避去歙之東鄉曰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儕儼儔儕儔開內侯行南部太守儼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顧真太守周歆舉為孝廉又舉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無洛陽令封黟縣侯和帝時下郊忤上意飲鴆而卒儲能後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為僊翁云僊翁生三子纘文之異辭爾子孫分為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纘之之後則嚴衛婺越弘之之後則徽宣池秀湖常觀之之後則莆田九江潯陽至今繁盛纘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為散騎常侍生南

昌令倫倫生隨秘書郎祚祚生太中大夫伸伸生唐太子中舍孚孚生右衛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尊逢逢考功郎中秦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苗苗生三子堂常褚褚宣遠將軍堂永陽令生二子達讓達生三子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道屬道屬生四子聰尊甲乙聰生四子道和令興令安令保令興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赦講講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懋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整漢衛史中丞生刑部尚書景漢生四子宗寀寀宰宥宗漸東觀察推官生三子永珍永符永豐永豐生十子可榮可昭可暉可浚可瓔可齊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處士干干字雄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越之鑑湖以終生二子翼嚴翼小字託兒無嗣嚴生二子甲述甲亡其名生景先述生三子景珍景珣傳景先生二子彥超彥安景珍生三子彥誠彥暉彥瓊復自越還居睦景珣生三子承俊承邦承威傳生一子承招自彥超而下騈為九房諸孫後布列于浙河之東多仕吳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遷明之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豐間其族漸大讀書為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不衰同郡縣而居若臨海之鮫峯天台之龜峯寧海之愛山皆號詩書之宗其先同出於睦載諸家乘者甚詳不幸元初毀於兵今皆不可知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為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畧之其稍可知者不問親疎而悉德並着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懦從余學經因命采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蔓延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膺郡寄者在在而是北則濶廖平閩近世遂指為希姓然據新定別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為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

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李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當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爲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茆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爲睦州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爲玄英處士之支雉山屬淳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玄英也曰圖諜喪亡稍闕其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畧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田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今析爲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真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顯人又按秘書省正字方翥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纓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爲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爲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儕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大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蔡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儕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儕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覿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閩系録則云仙翁三子讃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爲洪次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覿與讃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固爲江南望族而玄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源之族時有二

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源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閱勾無譜其稱玄英弟三世諱述之下註云子孫遷寧海之侯城因擾之爲正且爲牽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琡始遷琡生御史中丞赦符赦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或家滁陽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琡亦出觀之裔因爲玄英異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茲序者有疑而不釋謹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鄭母蔣夫人壙志銘有序

鄭母蔣夫人諱某字某其先居光之光山五代末有諱光者

徙毗陵再徙鄞令爲鄞人光生宗霸宗霸生侃侃生贈金紫光禄大夫浚明光禄生崇寧某甲子進士某官贈宣奉大夫玘宣生奉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南昌通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太中生峴嶸峴慶元丙辰進士刑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階正奉大夫嶸隱居弗仕夫人之曾大父也大父遜父某踰處士善孫妣趙氏夫人生簪纓家進退皆有度處士愛之不肯與凡子初處士之女弟歸同郡某路學録鄭方叔生某路教授覺民覺民字以道居弱齡時文行檄檄流聞處士喜曰吾久擇婿無踰此甥也遂歸之夫人既至事舅姑甚恭謹衣之燠寒食之早莫咸懸懸入念慮唯恐有弗及姑患瞑目教授君曰候床下以舌舐之夫人必與俱問姑所欲爲而退姑歿舅春秋高卧病不能興在衽席者數年夫人烹藥劑候火性剛柔必盡其功乃進久而愈慶曼常謂人曰吾宗乎舅既歿教授聞孝婦當庭佳兒有若蔣婦其子將亢吾宗乎舅既歿教授

君令豈曰廣貴人家暨閭里之族競以厚幣聘爲塾師家政
悉仰於夫人夫人不動聲色具有條序米鹽細故曰親涖之
而不憚煩雖貧賤患難有不恤也教授君有妹適趙其生一
子一女病手足拘攣殊若甚夫人遣介候問無虛月及卒屬
環釧爲具棺斂且不避塗潦送之塋所未幾其子亦卒歛之
如其母竭力嫁其女於士族中外皆稱其賢教授君殁夫人
哀慟幾致隕絶戒從者治塋具必誠必信無毫毛可憾既塋
歲時躬自省視且將結廬墓左以俟同穴一旦無疾而卒洪
武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九四年十月五日祔塋教授
君墓墓在鄞縣西奥山之原初塋教授君時啓殯而雨執紼
者衣爲盡濕夫人泣曰雨不克塋書于春秋故在廟未發之
時得爲雨止今既在塗矣如之何異日獲從夫子使果雨也
其必少止矣乎及是天日清朗送者縞素哭泣盡哀而去人
以爲遂夫人之願云夫人子男子三長曰駒義烏縣學教諭
次曰真鄉貢進士臨濠縣學教諭皆以文學稱予時季曰鳳
其縣主簿子女子二一適同郡劉濬一適天台葉亮元季兵
禍作死於節義孫男五翁昇同昇東昇允昇復昇孫女三皆
幼惟四明宦族莫久於蔣氏重珪疊組幾與宗室相始終故
其賢女之可書有如此者禮義涵濡之功誠不可誣哉濂與
故太史危君素游備聞教授君之行與夫人之賢教授君之
墓危君嘗銘之獨夫人未有所傳前年之冬亹從
皇太子將荆山真迎拜道左惓惓以爲言今年春蒙
恩致政而歸駒復來謁哀請如真有過無不及焉濂故特書
其世裔之詳俾勒於墓碑以見君子之澤久傳而不斬庶可
少爲流俗之勸嗚呼夫人亦可謂之有子矣夫銘曰
其德肫肫其行以孝聞其訓子臧然而文其無忝伐閱之子
孫洪武十年夏四月具官宋濂撰

雙桂軒記

瀛侍經　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爲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彥良聞謂瀛曰吾家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司六察或帶閣職連綰郡章聲明文物固嘗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爲攀桂里會宋亡爲元業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與鄉貢之選二子冢曰慎介曰全今逢盛時俊着學不厭思欲趾前人遺芳顧南榮有桂一章雙幹直上始合于一又復岐而旁達妍茂紛糅香滿戶庭私竊以爲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命焉慎嘗從吾子受經幸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爲木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爲喻蓋俗傳月中有桂桂荀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擢第之難猶乎地而升青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豐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侯曰直儒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爲然也彥良之鄉有蔣氏伯仲焉曰璠曰琰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寧間亦先後登高科公因號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坊又以名其堂則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比興爲多其在楚辭則桂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它芬香之物足以取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嘗誤知雙桂不爲二子之祥乎今慎也端毅自持而辭章後嚴全也趨善若水而期於無息皦然雙璧光彩交映馴而致之二倪兩蔣之問學直易易耳連棒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未見其爲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多以科目發身聞譽隆蔚達于遐邇至于彥良猶且不墮其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倏榮忽悴父不能及子者果何如哉桂之爲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爲彥良喜楊伯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祥瀛於彥良亦云遂書之以爲記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訐謨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綵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嚴藻會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

我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暀煜煌其論議崇茲皆根櫱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謂曰郭傳之文卷來朕因所以進

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曰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

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

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出所爲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一爾州里中知之已耶足自慰況於鄉大夫乎鄉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況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矣況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辭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

有道之朝恭承

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在書之以爲至榮此異世

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爲榮輝又當何如哉
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爲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
簡冊以見興王之遇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爲盛典歟瀛
也不敏蓋曰衰而學日落綆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
鉏之於斧斤敦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瀛知文遠之文者
也相知者不一言疇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可
也

恒齋銘

考功丞李君名耒永為恒久之義遂以守恒爲之字復自號
其藏脩之所曰恒齋易有之恒久也蓋恒之爲卦震上而巽
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恒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
守之人也既取是義爲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篤於信道常
而能久者歟爲着銘曰天地之道恒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
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唯道之適苟執一塗子
奠之中無礙以行是謂真恒日月在天旋運不息躔次所經
罔有差忒陽陰代謝寒暑迭更盈虧呼吸萬物乃成唯久故
恒動有常則唯恒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捌此教基逐物
而遷有惓巫醫侃侃李君所學淵奧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
不度勢獨浚之求或處非攄無禽致羞執正執偏有若白黑
慎而行之永保終吉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脩鄉邦稱爲善士生子男子三
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
雖貧徐君能使其頌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
勵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　旨受書中書頗與予
相親時來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爲請夫益之爲卦其象爲風
雷風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
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爲益也

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舍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庭之內凡弟熙熙賢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豔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陸其有不齊軌而駢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群從之間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又久之而有謂曰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亦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畫于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著矣秋髮續紛而垂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間見問學之優廣者質實而無僞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亟遷而從之志褊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脫有之亟改而正諸此無它知益之爲象若此自近而及遠期終事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爲然乎季益通經而能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尚何言儻或東歸見二兄爲宜以予文勒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泗登萊土地幽邃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于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上慎旃哉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烟海學者未易倍之鳳城雪月太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爲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省悟重爲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畫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爲之都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遞位或間位或加法或鈎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摠攝初分難信解品一

百三卷無一字或違噫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
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甫東暗誦弗休大姓沃承璋承璋以為疑
抽一二卷試之其誦如初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
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絶璘琚公獲拾儀真歸刊雲峯
證道院未幾燬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於絶璘思繼前志復
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闕後使人了
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
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注無邊際攝之入一毛
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
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
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
意儁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真覺性者中
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
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關者儻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

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偏於
諸方嘗主藏鑰於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洪
武十年春正月具官宋濂序

般若松贊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濤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
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
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及礫
之區為伽藍松亦寖長析為二榦詰曲斜蟠如虬龍夭矯勢
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
物其有知興衰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為 國朝
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太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君
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為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以占廢

興有聲四達揩德維馨為法来者霧瀚雲蒸樓閣頤現儼如
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宵矣矯欲奮虬龍駕騰孰謂舟木本
乎無情有感斯應壹出乎誠惟誠之至通神致靈勗爾龍象
慎毋敢嚶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戚聲恍如演
法誨言初聆太史作賛勒於岩宿百世之下庶幾可徵其年
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撰

三老圖頌

浦江鄭氏以孝弟為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槃案而飯者垂
三百年靈和克物發為祥徵三壽作朋形於同氣孟曰伯陽
父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
年比叔又劣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載明德聿昭前聞天休
滋錫精神凝康羣從子姓趨翼乎後先仁聲義聞流衍於倫
類誠可謂備享百福而綏有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
人之星占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化

字流岡流上下閱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況於孝弟之家
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彰立景昭之川瘵也濂不敏覽
圖興嘆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景之星非雲之
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載肅其儀其神孔熙其
樂孔皆叶燕居之貌時盍其簪如鼎之安如星之參協數于
三孰不式且瞻旌門有侐爰集雍雍魚魚振振
振鷺鷖或馮或翼弟徐弟恭子之餘有百斯集雍雍魚魚振
于堂邁豆大房曰殺羔羊其鏘其羽籥鼓喤喤簨簴洋洋多
士鏘鏘更獻壽觴祝嘏于前執酬於傍人士来觀有嘆有言
維此旌門德義之尊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蕃受之弗
諼錫羨于後昆其羨之都執後執詩執彤匮圖古亦有諸其
年曰耆或至于期頤是繪是摹儼羨而同趨九藎之山有石
巖巖白麟之水其流亹亹眉壽無有害與之同體壽俊之良

髮素而眉龐第禄具慶叶流榮于鄉匪榮于鄉實邦家之光
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册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哀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妙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為氏亦踰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譙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曰侍中玄季曰散騎常侍畯皆仕於吳畯生宣威將軍陟陟生康樂令衛衛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靈璨寄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璩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玄孫之繫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歷州桐廬尉自是尉為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建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為家乘二卷一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為圖字名卒葬咸具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為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綸嘗述高祖先生事畧自謂其先婺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無疑蓋智者大師附録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為一音者似為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為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

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襲氏冒姓之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録之不足徵也今璉也爲斯而懼惓惓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爲辨析繫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璉字士連嘗從子學經　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黃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于黃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既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國爲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爲望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苾歷十九傳至榮生二子洪浩洪生三子瑕玭璞其子孫析爲五大族瑕之枝則豐城玭之枝則監利玭之枝則分寧璞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婺之金華豐城二

譜及黃庭堅魏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誣諸暨孝義之黃氏實出于南唐用爲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玭與之俱遂同家縣之雙井江南兵起玭之冢子惠自雙井遷于剡尋從剡遷今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卿振仁及于鄉待之舉火者數十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嫁貲以規義田均給姻族故其三子十孫多躋膴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子朝請郎汝楫當方臘之亂鬻家藏金帛以贖所俘者數百人汝楫生八子開閎閣同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而聞與閻亦相繼擢紹興庚辰乾道己丑乙科闓復占特奏名終荔浦丞闡補官將仕郎閎修職郎郎兄弟一時榮貴文墨彬蔚人比之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禄食者代不乏人而書詩之澤至于今不衰少卿之裔孫周爰輯舊譜而續爲新圖鞏爲若干卷而徵予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他

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駘封于汾川而其後為沈姒蓐黃諸國為晉所滅皆以黃為氏今去唐虞以前殊為極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止江夏而已若櫟陽若安定若房陵若漢東上谷譙郡如此之類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以不表其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也孝義之譜以鍾為始遷之祖而以瑕之五昆季為其子豐城之譜則以五昆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金華新昌之譜又謂江淅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魯直則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符節近世有聚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瞻如分寧縣瞻實生玘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為甚遠其事宜可徵何為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廢而

官以涖之民閭以所傳聞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予盾不齊宜無足怪予嘗侍 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洊遷義烏其上世之諱亦曰珪曰琳豈亦榮之從孫耶竊意榮之凡弟必衆支裔實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後金華實為黃氏之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思文羣從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浦陽柳府君諱貞字致明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諱補之之曾孫忠翊郎追封浦江縣男諱金之孫翰林待制承務郎知婺州飛騎尉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國史院編脩官諱貫之子府君為兒時重遲不戲潛心於問學及壯益孳孳自治端凝簡靜若對嚴賓師待制公宦游中外者久家政悉寄府君能斬斬不紊撫世酬物即始而慮終壹歸于誠內翰杜公本修撰張公樞極相推許且謂其不艷榮利有古逸民風淅西部使者聞其賢辟為書吏辭繼以薦者署紹慶路學正亦辭大布寬衣徜徉烟霞泉石間超然自得武威余忠宣公闕来僉淅東憲府行縣過其家深加敬畏退語人曰待制公有子矣元季兵亂府君抱先世遺文潛伏岩穴餘悉不問未幾家貲既于盜府君絶無憂色人

慰之輒曰此亦命也徒憂將何為壽七十一以至正己亥十
月甲子卒十二月甲申葬通化桐柏橋之東配東陽潘氏有
賢行子三長柜天次穎信之永豐尉贅居興賢女氏後七年
卒次穆循循雅飭能繼家學者孫四士唯士忠士恕士魯孫
女二適葛信方文煒曾孫男一本瀟也不敏受業待制公門
與府君交甚洽而瀟兄之孫女晏又歸府君從子穟今穆来
徵銘乃造銘曰
翁以文鳴發其和平化孚于家庭象賢惟明以繼以承以振
其休聲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修政南
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倍書學文皆
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曆十才子名隨記隨
失南澗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
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稍暇輒
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册琅琅聲不絶終能
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弓一字不遺名動遐邇右之族爭
聘致為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為第一義且曰自先
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
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
亂當酣適之際岸巾獨坐高歌八韵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
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瀟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
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瀟南十二齡亦預其列
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瀟以家單稍不
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
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来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
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捨簽遠游至今幸忝簪
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

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南澗子誨廷藻字文叔自端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澗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濂北角締交間以墓文為屬濂游筮仕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竭慶而來以申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暑凄迷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摩何

以表之銘澗阿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又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卒家十年春二月壬申葬于同義鄉下澤山之原素服而臨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欵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折民遑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即集衆興築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亢而畜洩之民得大利　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為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亦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鷄犬不得寧府君白於縣覈實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疃之中痒痾疾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

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高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
濟人為務鄉閭有單窶者出粟救相貸而不録其息設則給
櫬槨殮之遺錢久不能庚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為未足復謂
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
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其父
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婣
之道誘掖而飭導之縣大夫賢其為人頒左右曰若王性之
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来訴有及昏姻貲產者下府
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田賦移易
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縣同義一鄉府君實與鉤校之任
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
乃止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矣柰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
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為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
揖　大明律寘几案間諄諄為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
為非閒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
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翅金玉然顛沛流
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為則必揲蓍玩占所言凶吉
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為越之校官祖文繼父栖妣魯朱二氏
妻凡三娶諸助何璉皆先卒今惟朱存子男子三演溢淳
子女子三諸宗陳尊吳童其壻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
誠至隆孫女四皆在室府君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潤集
其行為書一通介學子童徵来謁文古者族則有師閭有
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壓
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
里得府君焉則一里寧一鄉得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
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其所矣視彼剥蝕於人柅其喉而豔
其腦者抑何遠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綴而惠孚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若人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子其鄉景元日坐皐比申飭五倫之教亹亹不自休受其學者摭其指疎歸於密徵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纂書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葬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玉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潁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間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閭歎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縷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慤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磽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姻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貌嵗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翛翛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于梅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窅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後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録即王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瀟甯為

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
銘中茲不書瀘今春蒙 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
縣主簿璉件繫羣行而来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
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
顧先生進之瀘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瀘僅一十四
君我死若求文鐫墓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瀆
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
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
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
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牖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
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于
泰熙春融天秉蟬蛻人私俗變淳龐寔由于茲生服明訓歿
寓哀思有素者冠溢于中達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

不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為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
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鬻水
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予景良景憲受業呂成
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于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
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
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
學成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
可進於道遂因冀寧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為勗嗟夫先
生揚文靖公之弟子也並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
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
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
身心一也矣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為文辭

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瀟湘婁見畊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捷帽束髮首左顧右手挽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弯弧斫鬢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關弓斫鬢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瀟曰擾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趙府君墓銘後

右虞文靖公所撰趙府君墓銘府君之子永新使君既摹入石復裝潢成卷自題其末使君之子彥方經兵變之後能藏弆而勿失攜至青蘿山請予識之嗚呼世所貴孝子慈孫者以其表先德保遺物而已彥方父子其有焉瀟雖不敏不能不志慕豔之私也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俊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絶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弗應濟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饘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臯比中居以倡

道為已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棧冠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閒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執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孫覺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啓人頴為一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弘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駕無銖髮矯偽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為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儲臨財甚介山泯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憃愚謀諸鄉鄙活之泯輟鳥捷為謝生拒之泯頓顙于地清然隕淚生曰柬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泯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裔走介致餼繼以金幣生咲曰孰謂君子而可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論生也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游凡文墨之事一皆謝却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巖水俞原善連翩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名善衛居栝蒼之巖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寖裕而敦龐樸茂不為外物而遷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柔仁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懼隸

卒不啻避虎狼足迹未嘗至公門科縣之應求豪有力者無之貨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輒閉戸自詫曰吾屬無患矣明生涞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夫之太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變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奮身直前楫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輒窮根抵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令逮日落即集羣豪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一爾自是其家安輯鷄犬亦不驚貲業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嗜善不厭仲弟巨淵遘風廟之疾巨川晝夜憂如己有之聘醫注藥殆無虛日至而烹鍊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者耄且病者困窶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俞源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踵輒敗壞巨川憫涉者告病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慧力古招提在焉蕪廢不治而荒榛沒人巨川為造殿堂門廡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畦廬藏經以實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搏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心為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于家某年甲子某月日葬于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顏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喪在淺土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庵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錙銖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麟次善訥次善護女三人湯源呈華高聽其婿也孫 人某巨川為人外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畧不尚浮藻知儒術旁通醫藥卜筮之學嘗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顧太史公畀矜之賜以冢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

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曰廬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充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爵禄之来夫孰禦之哉於是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彼悍如狠我仁如麟彼雖囂囂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乎後昆家有餘慶恒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廬水陳孝女傳碑 并辭

陳孝女妙珍處之廬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夭母林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雜湆藥以進疾遂廖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老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倀倀如有失責衣走汗屠氏作諸褻榮事皆以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然香右膺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来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土下神祇時空中雨隧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乾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校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實几上熱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失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為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来官郡録事為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

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
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有涉
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為記其事于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其之肯
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
遑求索涕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絶滅
之計耶或者作鄙人對痛斥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
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為非顧獨於孝子而疑
之耶此洪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
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有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東三十里阿育王山即鄭
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
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於四
天下而鄭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升州獅師劉薩
何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為僧易號慧達偏求舍利塔於洛下
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鄭山忽聞地下鍾聲慧達哀
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
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
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寢
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襲未
嚴斷木為浮圖三成亟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
廊奉之賜額為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詧改
浮圖為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三像歲馬仍施黃金五百兩
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翻落
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
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
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鄭山僧慰

於觀察判官蒯希逸而還之越弟鍔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使止西陵岸枚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為九成第三成寘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為座懸珠瓔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為額拓為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為搆寢室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蓂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為舍利所宅親灑宸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湧湧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陳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繼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孟夏四月瞻禮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絢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為塔而截寶塔於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於塔顛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坌集不減於昔時盡蠲賜賚之貲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咲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即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石為塔者三列於寺右以塵僧之歸窆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安寺禁庭太廟青宮及諸官署建置十六壇場香鑪華旛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

瑞光從壇發現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
射禁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悦命僧録愽占加送塔南還更賜
名香金繒詔江浙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毀宇笑翁十二傳
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曾未幾何甍棟雄麗
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横川珙
公道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来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
二十三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横川九傳至雪窓光公寺復新
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
記雪窓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
禪師以咲隱許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選補其處戒
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絶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
迄今兹一座十年宗綱丕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動鑾
竭其力而翼賛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輿公築黄賢塘得田

叁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吏氏之田其數如黄
賢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艘若為鄰大佛寶殿則又雲石葺
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撤其房廬為
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
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
之左即寶塔所湏之地下至庫院雜室則出於比丘智寧之
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搆
之艱不可無以示来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為
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修所成必入吉祥六
殊勝之地方妥妥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
著特云自晉逮今歷一千九百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
隷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
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来以慈悲願力攝受有精神通廣
博隨念而應所以啓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

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颺旋霆奔一
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昭
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
皷魚寂寥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湖河西
東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
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
折鮮花誘之輒二紅鮮畫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紀之以其與
塔相関也特附見焉銘曰

(其一)日輪中天而行其照燭大千洞見
(其二)靈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
豪髮靡物不昭無幽弗達
(其三)無憂之王捶碎七寶造塔收之萬佛旋統
萃斯骨舁
(其四)支那之國海東之
放指端白毫相光藥又奔逐隨光瘞藏
(其五)上自帝王下達民萌歷代崇之精
域鍾聲發祥塔乃湧出
(其六)天龍訶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其神鐙
白一誠
(其七)唯其所在天
(其八)像教隆夷既其永歎淅河西東似斯實難
(其九)千目環覩如佛出世
(其十)聲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其十六)
(其十七)
(其十八)
(其十九)
(其二十)
(其二十一)
(其二十二)
(其二十三)
(其二十四)
(其二十五)
(其二十六)
(其二十七)
(其二十八)
(其二十九)
(其三十)
(其三十一)
(其三十二)
(其三十三)
(其三十四)
(其三十五)
(其三十六)
(其三十七)
(其三十八)
(其三十九)
(其四十)
(其四十一)
(其四十二)
(其四十三)
(其四十四)
(其四十五)
(其四十六)
(其四十七)
(其四十八)
(其四十九)
(其五十)
(其五十一)
(其五十二)
(其五十三)
(其五十四)
(其五十五)
(其五十六)
(其五十七)
(其五十八)
(其五十九)
(其六十)
(其六十一)
(其六十二)
(其六十三)
(其六十四)
(其六十五)
(其六十六)
(其六十七)
(其六十八)
(其六十九)
(其七十)
(其七十一)
(其七十二)
(其七十三)
(其七十四)
(其七十五)
(其七十六)
(其七十七)
(其七十八)
(其七十九)
(其八十)
(其八十一)
(其八十二)
(其八十三)
(其八十四)
(其八十五)
(其八十六)
(其八十七)
(其八十八)
(其八十九)
(其九十)
(其九十一)
(其九十二)
(其九十三)
(其九十四)
(其九十五)
(其九十六)
(其九十七)
(其九十八)
(其九十九)
(其一百)
(其一百一)
(其一百二)
(其一百三)
(其一百四)
(其一百五)
(其一百六)
(其一百七)
(其一百八)
(其一百九)
(其一百十)
(其一百十一)
(其一百十二)
(其一百十三)
(其一百十四)
(其一百十五)
(其一百十六)
(其一百十七)
(其一百十八)
(其一百十九)
(其一百二十)
(其一百二十一)
(其一百二十二)
(其一百二十三)
(其一百二十四)
(其一百二十五)
(其一百二十六)
(其一百二十七)
(其一百二十八)
(其一百二十九)
(其一百三十)
(其一百三十一)
(其一百三十二)
(其一百三十三)
(其一百三十四)
(其一百三十五)
(其一百三十六)
(其一百三十七)
(其一百三十八)
(其一百三十九)
(其一百四十)
(其一百四十一)
(其一百四十二)
(其一百四十三)
(其一百四十四)
(其一百四十五)
(其一百四十六)
(其一百四十七)
(其一百四十八)
(其一百四十九)
(其一百五十)
(其一百五十一)
(其一百五十二)
(其一百五十三)
(其一百五十四)
(其一百五十五)
(其一百五十六)
(其一百五十七)
(其一百五十八)
(其一百五十九)
(其一百六十)
(其一百六十一)
(其一百六十二)
(其一百六十三)
(其一百六十四)
(其一百六十五)
(其一百六十六)
(其一百六十七)
(其一百六十八)
(其一百六十九)
(其一百七十)
(其一百七十一)
(其一百七十二)
(其一百七十三)
(其一百七十四)
(其一百七十五)
(其一百七十六)
(其一百七十七)
(其一百七十八)
(其一百七十九)
(其一百八十)
(其一百八十一)
(其一百八十二)
(其一百八十三)
(其一百八十四)
(其一百八十五)
(其一百八十六)
(其一百八十七)
(其一百八十八)
(其一百八十九)
(其一百九十)
(其一百九十一)
(其一百九十二)
(其一百九十三)
(其一百九十四)
(其一百九十五)
(其一百九十六)
(其一百九十七)
(其一百九十八)
(其一百九十九)
(其二百)
(其二百一)
(其二百二)
(其二百三)
(其二百四)
(其二百五)
(其二百六)
(其二百七)
(其二百八)
(其二百九)
(其二百十)
(其二百十一)
(其二百十二)
(其二百十三)
(其二百十四)
(其二百十五)
(其二百十六)
(其二百十七)
(其二百十八)
(其二百十九)
(其二百二十)
(其二百二十一)
(其二百二十二)
(其二百二十三)
(其二百二十四)
(其二百二十五)
(其二百二十六)
(其二百二十七)
(其二百二十八)
(其二百二十九)
(其二百三十)
(其二百三十一)
(其二百三十二)
(其二百三十三)
(其二百三十四)
(其二百三十五)
(其二百三十六)
(其二百三十七)
(其二百三十八)
(其二百三十九)
(其二百四十)
(其二百四十一)
(其二百四十二)
(其二百四十三)
(其二百四十四)
(其二百四十五)
(其二百四十六)
(其二百四十七)
(其二百四十八)
(其二百四十九)
(其二百五十)
(其二百五十一)
(其二百五十二)
(其二百五十三)
(其二百五十四)
(其二百五十五)
(其二百五十六)
(其二百五十七)
(其二百五十八)
(其二百五十九)
(其二百六十)
(其二百六十一)
(其二百六十二)
(其二百六十三)
(其二百六十四)
(其二百六十五)
(其二百六十六)
(其二百六十七)
(其二百六十八)
(其二百六十九)
(其二百七十)
(其二百七十一)
(其二百七十二)
(其二百七十三)
(其二百七十四)
(其二百七十五)
(其二百七十六)
(其二百七十七)
(其二百七十八)
(其二百七十九)
(其二百八十)
(其二百八十一)
(其二百八十二)
(其二百八十三)
(其二百八十四)
(其二百八十五)
(其二百八十六)
(其二百八十七)
(其二百八十八)
(其二百八十九)
(其二百九十)
(其二百九十一)
(其二百九十二)
(其二百九十三)
(其二百九十四)
(其二百九十五)
(其二百九十六)
(其二百九十七)
(其二百九十八)
(其二百九十九)
(其三百)
(其三百一)
(其三百二)
(其三百三)
(其三百四)
(其三百五)
(其三百六)
(其三百七)
(其三百八)
(其三百九)
(其三百十)
(其三百十一)
(其三百十二)
(其三百十三)
(其三百十四)
(其三百十五)
(其三百十六)
(其三百十七)
(其三百十八)
(其三百十九)
(其三百二十)
(其三百二十一)
(其三百二十二)
(其三百二十三)
(其三百二十四)
(其三百二十五)
(其三百二十六)
(其三百二十七)
(其三百二十八)
(其三百二十九)
(其三百三十)
(其三百三十一)
(其三百三十二)
(其三百三十三)
(其三百三十四)
(其三百三十五)
(其三百三十六)
(其三百三十七)
(其三百三十八)
(其三百三十九)
(其三百四十)
(其三百四十一)
(其三百四十二)
(其三百四十三)
(其三百四十四)
(其三百四十五)
(其三百四十六)
(其三百四十七)
(其三百四十八)
(其三百四十九)
(其三百五十)
(其三百五十一)
(其三百五十二)
(其三百五十三)
(其三百五十四)
(其三百五十五)
(其三百五十六)
(其三百五十七)
(其三百五十八)
(其三百五十九)
(其三百六十)
(其三百六十一)
(其三百六十二)
(其三百六十三)
(其三百六十四)
(其三百六十五)
(其三百六十六)
(其三百六十七)
(其三百六十八)
(其三百六十九)
(其三百七十)
(其三百七十一)
(其三百七十二)
(其三百七十三)
(其三百七十四)
(其三百七十五)
(其三百七十六)
(其三百七十七)
(其三百七十八)
(其三百七十九)
(其三百八十)
(其三百八十一)
(其三百八十二)
(其三百八十三)
(其三百八十四)
(其三百八十五)
(其三百八十六)
(其三百八十七)
(其三百八十八)
(其三百八十九)
(其三百九十)
(其三百九十一)
(其三百九十二)
(其三百九十三)
(其三百九十四)
(其三百九十五)
(其三百九十六)
(其三百九十七)
(其三百九十八)
(其三百九十九)
(其四百)
(其四百一)
(其四百二)
(其四百三)
(其四百四)
(其四百五)
(其四百六)
(其四百七)
(其四百八)
(其四百九)
(其四百十)
(其四百十一)
(其四百十二)
(其四百十三)
(其四百十四)
(其四百十五)
(其四百十六)
(其四百十七)
(其四百十八)
(其四百十九)
(其四百二十)
(其四百二十一)
(其四百二十二)
(其四百二十三)
(其四百二十四)
(其四百二十五)
(其四百二十六)
(其四百二十七)
(其四百二十八)
(其四百二十九)
(其四百三十)
(其四百三十一)
(其四百三十二)
(其四百三十三)
(其四百三十四)
(其四百三十五)
(其四百三十六)
(其四百三十七)
(其四百三十八)
(其四百三十九)
(其四百四十)
(其四百四十一)
(其四百四十二)
(其四百四十三)
(其四百四十四)
(其四百四十五)
(其四百四十六)
(其四百四十七)
(其四百四十八)
(其四百四十九)
(其四百五十)
(其四百五十一)
(其四百五十二)
(其四百五十三)
(其四百五十四)
(其四百五十五)
(其四百五十六)
(其四百五十七)
(其四百五十八)
(其四百五十九)
(其四百六十)
(其四百六十一)
(其四百六十二)
(其四百六十三)
(其四百六十四)
(其四百六十五)
(其四百六十六)
(其四百六十七)
(其四百六十八)
(其四百六十九)
(其四百七十)
(其四百七十一)
(其四百七十二)
(其四百七十三)
(其四百七十四)
(其四百七十五)
(其四百七十六)
(其四百七十七)
(其四百七十八)
(其四百七十九)
(其四百八十)
(其四百八十一)
(其四百八十二)
(其四百八十三)
(其四百八十四)
(其四百八十五)
(其四百八十六)
(其四百八十七)
(其四百八十八)
(其四百八十九)
(其四百九十)
(其四百九十一)
(其四百九十二)
(其四百九十三)
(其四百九十四)
(其四百九十五)
(其四百九十六)
(其四百九十七)
(其四百九十八)
(其四百九十九)
(其五百)
(其五百一)
(其五百二)
(其五百三)
(其五百四)
(其五百五)
(其五百六)
(其五百七)
(其五百八)
(其五百九)
(其五百十)
(其五百十一)
(其五百十二)
(其五百十三)
(其五百十四)
(其五百十五)
(其五百十六)
(其五百十七)
(其五百十八)
(其五百十九)
(其五百二十)
(其五百二十一)
(其五百二十二)
(其五百二十三)
(其五百二十四)
(其五百二十五)
(其五百二十六)
(其五百二十七)
(其五百二十八)
(其五百二十九)
(其五百三十)
(其五百三十一)
(其五百三十二)
(其五百三十三)
(其五百三十四)
(其五百三十五)
(其五百三十六)
(其五百三十七)
(其五百三十八)
(其五百三十九)
(其五百四十)
(其五百四十一)
(其五百四十二)
(其五百四十三)
(其五百四十四)
(其五百四十五)
(其五百四十六)
(其五百四十七)
(其五百四十八)
(其五百四十九)
(其五百五十)
(其五百五十一)
(其五百五十二)
(其五百五十三)
(其五百五十四)
(其五百五十五)
(其五百五十六)
(其五百五十七)
(其五百五十八)
(其五百五十九)
(其五百六十)
(其五百六十一)
(其五百六十二)
(其五百六十三)
(其五百六十四)
(其五百六十五)
(其五百六十六)
(其五百六十七)
(其五百六十八)
(其五百六十九)
(其五百七十)
(其五百七十一)
(其五百七十二)
(其五百七十三)
(其五百七十四)
(其五百七十五)
(其五百七十六)
(其五百七十七)
(其五百七十八)
(其五百七十九)
(其五百八十)
(其五百八十一)
(其五百八十二)
(其五百八十三)
(其五百八十四)
(其五百八十五)
(其五百八十六)
(其五百八十七)
(其五百八十八)
(其五百八十九)
(其五百九十)
(其五百九十一)
(其五百九十二)
(其五百九十三)
(其五百九十四)
(其五百九十五)
(其五百九十六)
(其五百九十七)
(其五百九十八)
(其五百九十九)
(其六百)
(其六百一)
(其六百二)
(其六百三)
(其六百四)
(其六百五)
(其六百六)
(其六百七)
(其六百八)
(其六百九)
(其六百十)
(其六百十一)
(其六百十二)
(其六百十三)
(其六百十四)
(其六百十五)
(其六百十六)
(其六百十七)
(其六百十八)
(其六百十九)
(其六百二十)
(其六百二十一)
(其六百二十二)
(其六百二十三)
(其六百二十四)
(其六百二十五)
(其六百二十六)
(其六百二十七)
(其六百二十八)
(其六百二十九)
(其六百三十)
(其六百三十一)
(其六百三十二)
(其六百三十三)
(其六百三十四)
(其六百三十五)
(其六百三十六)
(其六百三十七)
(其六百三十八)
(其六百三十九)
(其六百四十)
(其六百四十一)
(其六百四十二)
(其六百四十三)
(其六百四十四)
(其六百四十五)
(其六百四十六)
(其六百四十七)
(其六百四十八)
(其六百四十九)
(其六百五十)
(其六百五十一)
(其六百五十二)
(其六百五十三)
(其六百五十四)
(其六百五十五)
(其六百五十六)
(其六百五十七)
(其六百五十八)
(其六百五十九)
(其六百六十)
(其六百六十一)
(其六百六十二)
(其六百六十三)
(其六百六十四)
(其六百六十五)
(其六百六十六)
(其六百六十七)
(其六百六十八)
(其六百六十九)
(其六百七十)
(其六百七十一)
(其六百七十二)
(其六百七十三)
(其六百七十四)
(其六百七十五)
(其六百七十六)
(其六百七十七)
(其六百七十八)
(其六百七十九)
(其六百八十)
(其六百八十一)
(其六百八十二)
(其六百八十三)
(其六百八十四)
(其六百八十五)
(其六百八十六)
(其六百八十七)
(其六百八十八)
(其六百八十九)
(其六百九十)
(其六百九十一)
(其六百九十二)
(其六百九十三)
(其六百九十四)
(其六百九十五)
(其六百九十六)
(其六百九十七)
(其六百九十八)
(其六百九十九)
(其七百)
(其七百一)
(其七百二)
(其七百三)
(其七百四)
(其七百五)
(其七百六)
(其七百七)
(其七百八)
(其七百九)
(其七百十)
(其七百十一)
(其七百十二)
(其七百十三)
(其七百十四)
(其七百十五)
(其七百十六)
(其七百十七)
(其七百十八)
(其七百十九)
(其七百二十)
(其七百二十一)
(其七百二十二)
(其七百二十三)
(其七百二十四)
(其七百二十五)
(其七百二十六)
(其七百二十七)
(其七百二十八)
(其七百二十九)
(其七百三十)
(其七百三十一)
(其七百三十二)
(其七百三十三)
(其七百三十四)
(其七百三十五)
(其七百三十六)
(其七百三十七)
(其七百三十八)
(其七百三十九)
(其七百四十)
(其七百四十一)
(其七百四十二)
(其七百四十三)
(其七百四十四)
(其七百四十五)
(其七百四十六)
(其七百四十七)
(其七百四十八)
(其七百四十九)
(其七百五十)
(其七百五十一)
(其七百五十二)
(其七百五十三)
(其七百五十四)
(其七百五十五)
(其七百五十六)
(其七百五十七)
(其七百五十八)
(其七百五十九)
(其七百六十)
(其七百六十一)
(其七百六十二)
(其七百六十三)
(其七百六十四)
(其七百六十五)
(其七百六十六)
(其七百六十七)
(其七百六十八)
(其七百六十九)
(其七百七十)
(其七百七十一)
(其七百七十二)
(其七百七十三)
(其七百七十四)
(其七百七十五)
(其七百七十六)
(其七百七十七)
(其七百七十八)
(其七百七十九)
(其七百八十)
(其七百八十一)
(其七百八十二)
(其七百八十三)
(其七百八十四)
(其七百八十五)
(其七百八十六)
(其七百八十七)
(其七百八十八)
(其七百八十九)
(其七百九十)
(其七百九十一)
(其七百九十二)
(其七百九十三)
(其七百九十四)
(其七百九十五)
(其七百九十六)
(其七百九十七)
(其七百九十八)
(其七百九十九)
(其八百)
(其八百一)
(其八百二)
(其八百三)
(其八百四)
(其八百五)
(其八百六)
(其八百七)
(其八百八)
(其八百九)
(其八百十)
(其八百十一)
(其八百十二)
(其八百十三)
(其八百十四)
(其八百十五)
(其八百十六)
(其八百十七)
(其八百十八)
(其八百十九)
(其八百二十)
(其八百二十一)
(其八百二十二)
(其八百二十三)
(其八百二十四)
(其八百二十五)
(其八百二十六)
(其八百二十七)
(其八百二十八)
(其八百二十九)
(其八百三十)
(其八百三十一)
(其八百三十二)
(其八百三十三)
(其八百三十四)
(其八百三十五)
(其八百三十六)
(其八百三十七)
(其八百三十八)
(其八百三十九)
(其八百四十)
(其八百四十一)
(其八百四十二)
(其八百四十三)
(其八百四十四)
(其八百四十五)
(其八百四十六)
(其八百四十七)
(其八百四十八)
(其八百四十九)
(其八百五十)
(其八百五十一)
(其八百五十二)
(其八百五十三)
(其八百五十四)
(其八百五十五)
(其八百五十六)
(其八百五十七)
(其八百五十八)
(其八百五十九)
(其八百六十)
(其八百六十一)
(其八百六十二)
(其八百六十三)
(其八百六十四)
(其八百六十五)
(其八百六十六)
(其八百六十七)
(其八百六十八)
(其八百六十九)
(其八百七十)
(其八百七十一)
(其八百七十二)
(其八百七十三)
(其八百七十四)
(其八百七十五)
(其八百七十六)
(其八百七十七)
(其八百七十八)
(其八百七十九)
(其八百八十)
(其八百八十一)
(其八百八十二)
(其八百八十三)
(其八百八十四)
(其八百八十五)
(其八百八十六)
(其八百八十七)
(其八百八十八)
(其八百八十九)
(其八百九十)
(其八百九十一)
(其八百九十二)
(其八百九十三)
(其八百九十四)
(其八百九十五)
(其八百九十六)
(其八百九十七)
(其八百九十八)
(其八百九十九)
(其九百)
(其九百一)
(其九百二)
(其九百三)
(其九百四)
(其九百五)
(其九百六)
(其九百七)
(其九百八)
(其九百九)
(其九百十)
(其九百十一)
(其九百十二)
(其九百十三)
(其九百十四)
(其九百十五)
(其九百十六)
(其九百十七)
(其九百十八)
(其九百十九)
(其九百二十)
(其九百二十一)
(其九百二十二)
(其九百二十三)
(其九百二十四)
(其九百二十五)
(其九百二十六)
(其九百二十七)
(其九百二十八)
(其九百二十九)
(其九百三十)
(其九百三十一)
(其九百三十二)
(其九百三十三)
(其九百三十四)
(其九百三十五)
(其九百三十六)
(其九百三十七)
(其九百三十八)
(其九百三十九)
(其九百四十)
(其九百四十一)
(其九百四十二)
(其九百四十三)
(其九百四十四)
(其九百四十五)
(其九百四十六)
(其九百四十七)
(其九百四十八)
(其九百四十九)
(其九百五十)
(其九百五十一)
(其九百五十二)
(其九百五十三)
(其九百五十四)
(其九百五十五)
(其九百五十六)
(其九百五十七)
(其九百五十八)
(其九百五十九)
(其九百六十)
(其九百六十一)
(其九百六十二)
(其九百六十三)
(其九百六十四)
(其九百六十五)
(其九百六十六)
(其九百六十七)
(其九百六十八)
(其九百六十九)
(其九百七十)
(其九百七十一)
(其九百七十二)
(其九百七十三)
(其九百七十四)
(其九百七十五)
(其九百七十六)
(其九百七十七)
(其九百七十八)
(其九百七十九)
(其九百八十)
(其九百八十一)
(其九百八十二)
(其九百八十三)
(其九百八十四)
(其九百八十五)
(其九百八十六)
(其九百八十七)
(其九百八十八)
(其九百八十九)
(其九百九十)
(其九百九十一)
(其九百九十二)
(其九百九十三)
(其九百九十四)
(其九百九十五)
(其九百九十六)
(其九百九十七)
(其九百九十八)
(其九百九十九)
(其一千)
(其一千一)
(其一千二)
(其一千三)
(其一千四)
(其一千五)
(其一千六)
(其一千七)
(其一千八)
(其一千九)
(其一千十)
(其一千十一)
(其一千十二)
(其一千十三)
(其一千十四)
(其一千十五)
(其一千十六)
(其一千十七)
(其一千十八)
(其一千十九)
(其一千二十)
(其一千二十一)
(其一千二十二)
(其一千二十三)
(其一千二十四)
(其一千二十五)
(其一千二十六)
(其一千二十七)
(其一千二十八)
(其一千二十九)
(其一千三十)
(其一千三十一)
(其一千三十二)
(其一千三十三)
(其一千三十四)
(其一千三十五)
(其一千三十六)
(其一千三十七)
(其一千三十八)
(其一千三十九)
(其一千四十)
(其一千四十一)
(其一千四十二)
(其一千四十三)
(其一千四十四)
(其一千四十五)
(其一千四十六)
(其一千四十七)
(其一千四十八)
(其一千四十九)
(其一千五十)
(其一千五十一)
(其一千五十二)
(其一千五十三)
(其一千五十四)
(其一千五十五)
(其一千五十六)
(其一千五十七)
(其一千五十八)
(其一千五十九)
(其一千六十)
(其一千六十一)
(其一千六十二)
(其一千六十三)
(其一千六十四)
(其一千六十五)
(其一千六十六)
(其一千六十七)
(其一千六十八)
(其一千六十九)
(其一千七十)
(其一千七十一)
(其一千七十二)
(其一千七十三)
(其一千七十四)
(其一千七十五)
(其一千七十六)
(其一千七十七)
(其一千七十八)
(其一千七十九)
(其一千八十)
(其一千八十一)
(其一千八十二)
(其一千八十三)
(其一千八十四)
(其一千八十五)
(其一千八十六)
(其一千八十七)
(其一千八十八)
(其一千八十九)
(其一千九十)
(其一千九十一)
(其一千九十二)
(其一千九十三)
(其一千九十四)
(其一千九十五)
(其一千九十六)
(其一千九十七)
(其一千九十八)
(其一千九十九)
(其一千一百)
(其一千一百一)
(其一千一百二)
(其一千一百三)
(其一千一百四)
(其一千一百五)
(其一千一百六)
(其一千一百七)
(其一千一百八)
(其一千一百九)
(其一千一百十)
(其一千一百十一)
(其一千一百十二)
(其一千一百十三)
(其一千一百十四)
(其一千一百十五)
(其一千一百十六)
(其一千一百十七)
(其一千一百十八)
(其一千一百十九)
(其一千一百二十)
(其一千一百二十一)
(其一千一百二十二)
(其一千一百二十三)
(其一千一百二十四)
(其一千一百二十五)
(其一千一百二十六)
(其一千一百二十七)
(其一千一百二十八)
(其一千一百二十九)
(其一千一百三十)
(其一千一百三十一)
(其一千一百三十二)
(其一千一百三十三)
(其一千一百三十四)
(其一千一百三十五)
(其一千一百三十六)
(其一千一百三十七)
(其一千一百三十八)
(其一千一百三十九)
(其一千一百四十)
(其一千一百四十一)
(其一千一百四十二)
(其一千一百四十三)
(其一千一百四十四)
(其一千一百四十五)
(其一千一百四十六)
(其一千一百四十七)
(其一千一百四十八)
(其一千一百四十九)
(其一千一百五十)
(其一千一百五十一)
(其一千一百五十二)
(其一千一百五十三)
(其一千一百五十四)
(其一千一百五十五)
(其一千一百五十六)
(其一千一百五十七)
(其一千一百五十八)
(其一千一百五十九)
(其一千一百六十)
(其一千一百六十一)
(其一千一百六十二)
(其一千一百六十三)
(其一千一百六十四)
(其一千一百六十五)
(其一千一百六十六)
(其一千一百六十七)
(其一千一百六十八)
(其一千一百六十九)
(其一千一百七十)
(其一千一百七十一)
(其一千一百七十二)
(其一千一百七十三)
(其一千一百七十四)
(其一千一百七十五)
(其一千一百七十六)
(其一千一百七十七)
(其一千一百七十八)
(其一千一百七十九)
(其一千一百八十)
(其一千一百八十一)
(其一千一百八十二)
(其一千一百八十三)
(其一千一百八十四)
(其一千一百八十五)
(其一千一百八十六)
(其一千一百八十七)
(其一千一百八十八)
(其一千一百八十九)
(其一千一百九十)
(其一千一百九十一)
(其一千一百九十二)
(其一千一百九十三)
(其一千一百九十四)
(其一千一百九十五)
(其一千一百九十六)
(其一千一百九十七)
(其一千一百九十八)
(其一千一百九十九)
(其一千二百)
(其一千二百一)
(其一千二百二)
(其一千二百三)
(其一千二百四)
(其一千二百五)
(其一千二百六)
(其一千二百七)
(其一千二百八)
(其一千二百九)
(其一千二百十)
(其一千二百十一)
(其一千二百十二)
(其一千二百十三)
(其一千二百十四)
(其一千二百十五)
(其一千二百十六)
(其一千二百十七)
(其一千二百十八)
(其一千二百十九)
(其一千二百二十)
(其一千二百二十一)
(其一千二百二十二)
(其一千二百二十三)
(其一千二百二十四)
(其一千二百二十五)
(其一千二百二十六)
(其一千二百二十七)
(其一千二百二十八)
(其一千二百二十九)
(其一千二百三十)
(其一千二百三十一)
(其一千二百三十二)
(其一千二百三十三)
(其一千二百三十四)
(其一千二百三十五)
(其一千二百三十六)
(其一千二百三十七)
(其一千二百三十八)
(其一千二百三十九)
(其一千二百四十)
(其一千二百四十一)
(其一千二百四十二)
(其一千二百四十三)
(其一千二百四十四)
(其一千二百四十五)
(其一千二百四十六)
(其一千二百四十七)
(其一千二百四十八)
(其一千二百四十九)
(其一千二百五十)
(其一千二百五十一)
(其一千二百五十二)
(其一千二百五十三)
(其一千二百五十四)
(其一千二百五十五)
(其一千二百五十六)
(其一千二百五十七)
(其一千二百五十八)
(其一千二百五十九)
(其一千二百六十)
(其一千二百六十一)
(其一千二百六十二)
(其一千二百六十三)
(其一千二百六十四)
(其一千二百六十五)
(其一千二百六十六)
(其一千二百六十七)
(其一千二百六十八)
(其一千二百六十九)
(其一千二百七十)
(其一千二百七十一)
(其一千二百七十二)
(其一千二百七十三)
(其一千二百七十四)
(其一千二百七十五)
(其一千二百七十六)
(其一千二百七十七)
(其一千二百七十八)
(其一千二百七十九)
(其一千二百八十)
(其一千二百八十一)
(其一千二百八十二)
(其一千二百八十三)
(其一千二百八十四)
(其一千二百八十五)
(其一千二百八十六)
(其一千二百八十七)
(其一千二百八十八)
(其一千二百八十九)
(其一千二百九十)
(其一千二百九十一)
(其一千二百九十二)
(其一千二百九十三)
(其一千二百九十四)
(其一千二百九十五)
(其一千二百九十六)
(其一千二百九十七)
(其一千二百九十八)
(其一千二百九十九)
(其一千三百)
(其一千三百一)
(其一千三百二)
(其一千三百三)
(其一千三百四)
(其一千三百五)
(其一千三百六)
(其一千三百七)
(其一千三百八)
(其一千三百九)
(其一千三百十)
(其一千三百十一)
(其一千三百十二)
(其一千三百十三)
(其一千三百十四)
(其一千三百十五)
(其一千三百十六)
(其一千三百十七)
(其一千三百十八)
(其一千三百十九)
(其一千三百二十)
(其一千三百二十一)
(其一千三百二十二)
(其一千三百二十三)
(其一千三百二十四)
(其一千三百二十五)
(其一千三百二十六)
(其一千三百二十七)
(其一千三百二十八)
(其一千三百二十九)
(其一千三百三十)
(其一千三百三十一)
(其一千三百三十二)
(其一千三百三十三)
(其一千三百三十四)
(其一千三百三十五)
(其一千三百三十六)
(其一千三百三十七)
(其一千三百三十八)
(其一千三百三十九)
(其一千三百四十)
(其一千三百四十一)
(其一千三百四十二)
(其一千三百四十三)
(其一千三百四十四)
(其一千三百四十五)
(其一千三百四十六)
(其一千三百四十七)
(其一千三百四十八)
(其一千三百四十九)
(其一千三百五十)
(其一千三百五十一)
(其一千三百五十二)
(其一千三百五十三)
(其一千三百五十四)
(其一千三百五十五)
(其一千三百五十六)
(其一千三百五十七)
(其一千三百五十八)
(其一千三百五十九)
(其一千三百六十)
(其一千三百六十一)
(其一千三百六十二)
(其一千三百六十三)
(其一千三百六十四)
(其一千三百六十五)
(其一千三百六十六)
(其一千三百六十七)
(其一千三百六十八)
(其一千三百六十九)
(其一千三百七十)
(其一千三百七十一)
(其一千三百七十二)
(其一千三百七十三)
(其一千三百七十四)
(其一千三百七十五)
(其一千三百七十六)
(其一千三百七十七)
(其一千三百七十八)
(其一千三百七十九)
(其一千三百八十)
(其一千三百八十一)
(其一千三百八十二)
(其一千三百八十三)
(其一千三百八十四)
(其一千三百八十五)
(其一千三百八十六)
(其一千三百八十七)
(其一千三百八十八)
(其一千三百八十九)
(其一千三百九十)
(其一千三百九十一)
(其一千三百九十二)
(其一千三百九十三)
(其一千三百九十四)
(其一千三百九十五)
(其一千三百九十六)
(其一千三百九十七)
(其一千三百九十八)
(其一千三百九十九)
(其一千四百)
(其一千四百一)
(其一千四百二)
(其一千四百三)
(其一千四百四)
(其一千四百五)
(其一千四百六)
(其一千四百七)
(其一千四百八)
(其一千四百九)
(其一千四百十)
(其一千四百十一)
(其一千四百十二)
(其一千四百十三)
(其一千四百十四)
(其一千四百十五)
(其一千四百十六)
(其一千四百十七)
(其一千四百十八)
(其一千四百十九)
(其一千四百二十)
(其一千四百二十一)
(其一千四百二十二)
(其一千四百二十三)
(其一千四百二十四)
(其一千四百二十五)
(其一千四百二十六)
(其一千四百二十七)
(其一千四百二十八)
(其一千四百二十九)
(其一千四百三十)
(其一千四百三十一)
(其一千四百三十二)
(其一千四百三十三)
(其一千四百三十四)
(其一千四百三十五)
(其一千四百三十六)
(其一千四百三十七)
(其一千四百三十八)
(其一千四百三十九)
(其一千四百四十)
(其一千四百四十一)
(其一千四百四十二)
(其一千四百四十三)
(其一千四百四十四)
(其一千四百四十五)
(其一千四百四十六)
(其一千四百四十七)
(其一千四百四十八)
(其一千四百四十九)
(其一千四百五十)
(其一千四百五十一)
(其一千四百五十二)
(其一千四百五十三)
(其一千四百五十四)
(其一千四百五十五)
(其一千四百五十六)
(其一千四百五十七)
(其一千四百五十八)
(其一千四百五十九)
(其一千四百六十)
(其一千四百六十一)
(其一千四百六十二)
(其一千四百六十三)
(其一千四百六十四)
(其一千四百六十五)
(其一千四百六十六)
(其一千四百六十七)
(其一千四百六十八)
(其一千四百六十九)
(其一千四百七十)
(其一千四百七十一)
(其一千四百七十二)
(其一千四百七十三)
(其一千四百七十四)
(其一千四百七十五)
(其一千四百七十六)
(其一千四百七十七)
(其一千四百七十八)
(其一千四百七十九)
(其一千四百八十)
(其一千四百八十一)
(其一千四百八十二)
(其一千四百八十三)
(其一千四百八十四)
(其一千四百八十五)
(其一千四百八十六)
(其一千四百八十七)
(其一千四百八十八)
(其一千四百八十九)
(其一千四百九十)
(其一千四百九十一)
(其一千四百九十二)
(其一千四百九十三)
(其一千四百九十四)
(其一千四百九十五)
(其一千四百九十六)
(其一千四百九十七)
(其一千四百九十八)
(其一千四百九十九)
(其一千五百)
(其一千五百一)
(其一千五百二)
(其一千五百三)
(其一千五百四)
(其一千五百五)
(其一千五百六)
(其一千五百七)
(其一千五百八)
(其一千五百九)
(其一千五百十)
(其一千五百十一)
(其一千五百十二)
(其一千五百十三)
(其一千五百十四)
(其一千五百十五)
(其一千五百十六)
(其一千五百十七)
(其一千五百十八)
(其一千五百十九)
(其一千五百二十)
(其一千五百二十一)
(其一千五百二十二)
(其一千五百二十三)
(其一千五百二十四)
(其一千五百二十五)
(其一千五百二十六)
(其一千五百二十七)
(其一千五百二十八)
(其一千五百二十九)
(其一千五百三十)
(其一千五百三十一)
(其一千五百三十二)
(其一千五百三十三)
(其一千五百三十四)
(其一千五百三十五)
(其一千五百三十六)
(其一千五百三十七)
(其一千五百三十八)
(其一千五百三十九)
(其一千五百四十)
(其一千五百四十一)
(其一千五百四十二)
(其一千五百四十三)
(其一千五百四十四)
(其一千五百四十五)
(其一千五百四十六)
(其一千五百四十七)
(其一千五百四十八)
(其一千五百四十九)
(其一千五百五十)
(其一千五百五十一)
(其一千五百五十二)
(其一千五百五十三)
(其一千五百五十四)
(其一千五百五十五)
(其一千五百五十六)
(其一千五百五十七)
(其一千五百五十八)
(其一千五百五十九)
(其一千五百六十)
(其一千五百六十一)
(其一千五百六十二)
(其一千五百六十三)
(其一千五百六十四)
(其一千五百六十五)
(其一千五百六十六)
(其一千五百六十七)
(其一千五百六十八)
(其一千五百六十九)
(其一千五百七十)
(其一千五百七十一)
(其一千五百七十二)
(其一千五百七十三)
(其一千五百七十四)
(其一千五百七十五)
(其一千五百七十六)
(其一千五百七十七)
(其一千五百七十八)
(其一千五百七十九)
(其一千五百八十)
(其一千五百八十一)
(其一千五百八十二)
(其一千五百八十三)
(其一千五百八十四)
(其一千五百八十五)
(其一千五百八十六)
(其一千五百八十七)
(其一千五百八十八)
(其一千五百八十九)
(其一千五百九十)
(其一千五百九十一)
(其一千五百九十二)
(其一千五百九十三)
(其一千五百九十四)
(其一千五百九十五)
(其一千五百九十六)
(其一千五百九十七)
(其一千五百九十八)
(其一千五百九十九)
(其一千六百)
(其一千六百一)
(其一千六百二)
(其一千六百三)
(其一千六百四)
(其一千六百五)
(其一千六百六)
(其一千六百七)
(其一千六百八)
(其一千六百九)
(其一千六百十)
(其一千六百十一)
(其一千六百十二)
(其一千六百十三)
(其一千六百十四)
(其一千六百十五)
(其一千六百十六)
(其一千六百十七)
(其一千六百十八)
(其一千六百十九)
(其一千六百二十)
(其一千六百二十一)
(其一千六百二十二)
(其一千六百二十三)
(其一千六百二十四)
(其一千六百二十五)
(其一千六百二十六)
(其一千六百二十七)
(其一千六百二十八)
(其一千六百二十九)
(其一千六百三十)
(其一千六百三十一)
(其一千六百三十二)
(其一千六百三十三)
(其一千六百三十四)
(其一千六百三十五)
(其一千六百三十六)
(其一千六百三十七)
(其一千六百三十八)
(其一千六百三十九)
(其一千六百四十)
(其一千六百四十一)
(其一千六百四十二)
(其一千六百四十三)
(其一千六百四十四)
(其一千六百四十五)
(其一千六百四十六)
(其一千六百四十七)
(其一千六百四十八)
(其一千六百四十九)
(其一千六百五十)
(其一千六百五十一)
(其一千六百五十二)
(其一千六百五十三)
(其一千六百五十四)
(其一千六百五十五)
(其一千六百五十六)
(其一千六百五十七)
(其一千六百五十八)
(其一千六百五十九)
(其一千六百六十)
(其一千六百六十一)
(其一千六百六十二)
(其一千六百六十三)
(其一千六百六十四)
(其一千六百六十五)
(其一千六百六十六)
(其一千六百六十七)
(其一千六百六十八)
(其一千六百六十九)
(其一千六百七十)
(其一千六百七十一)
(其一千六百七十二)
(其一千六百七十三)
(其一千六百七十四)
(其一千六百七十五)
(其一千六百七十六)
(其一千六百七十七)
(其一千六百七十八)
(其一千六百七十九)
(其一千六百八十)
(其一千六百八十一)
(其一千六百八十二)
(其一千六百八十三)
(其一千六百八十四)
(其一千六百八十五)
(其一千六百八十六)
(其一千六百八十七)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録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貴於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於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録之雖白形諸簡編然懼不能行遠又甚不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欲擊蒙於當時其傳之也將澤物於後世惓惓為道之心為何如哉此瀟於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瀟以磷淄厝玺真如逵摩氏東留況語言文字紛穢龐雜足以磷淄佛口所宣也君子尚謂其墮於来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尚謂其墮於枝蔓況後来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垂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霽何假於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諄諄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欲絶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采鳧藻於山顛求女蘿於海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鑑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以

凡情測度儻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者奚從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象之若以其窒真如而磷淄虚一切斥去瀟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法藏且爾況下於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畧其文而宪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必資筌博兎者當用蹄兎與魚既獲而無事於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瀟之區區又不能無感於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説無上妙道如升蘇迷盧山濶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内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賭鞏峯佳山恕中愠公謂其詮施睜儷不愧為大慧七世孫皆知言瀟頗獲與公游嘗以騰語三卷質正於公公不鄙而題識之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閲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

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寶蓋山寶際禪居記

衢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蓊蒼巖嶽與靈區奧壤相將然僻處下邑無有啓其閟者初盧江有沙門良亮治父山寶際禪寺無用聰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於婺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後衲雲擁見沙門為人誠慤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禪師間謂沙門曰如如真性逈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窮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即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繩慕奔趨恐後富者捐資貧者効力伐石於巖掄材於林梓人運斤獲夫薦圬不戒而集僧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即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燄之床座華旛及凡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揆之則溢其五別敞小門樓以為出入之地徑術曲折而蓮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倣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寶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諸國如呵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為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槩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

倍於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
語一舉佛言以為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以此
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
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閩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
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南閻浮提則好高
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
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
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
則有裨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
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
足以語大方類夫管窺生人自中海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
周流府藏自詫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
輕於論議迂固僻陋聞者為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

沙門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
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逾堅嚴
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葺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
奚假於余哉沙門騁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繹繹扶顛持危資爾德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嘉言孔彰悚兮不忘

龍游重建證菓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閔有情設宏濶勝大之教真應弘願罔不霑
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隆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

清淨行行列儼寇書所載不治而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煜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圮而平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為無窮者矣衢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真觀初縣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為之悉入勝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為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騙脩習禪觀誓不忘於正宗一時龍象聞風坌集稱為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變為荒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於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　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為衆倡乃持歷走民間民有力者加二公之慫慂各施其所有遂命斲水陶

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視殿而贏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視門而贏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塑土摹佛菩薩諸像鍊黃金為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鍾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檀僧之房几七各設曾構遂堂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剎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彤彩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鍾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氣象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為無上實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躍躍歎味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構艱勤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其春秋之高奔走青蘿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貢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圖僧房堂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為有漏因

果恒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德高為以紹述法師為已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棲閣之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毗風所不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來寺之斯言也蓋嘗風諸師云

先師內翰柳公真讚

偉顙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溫海濶天高莫窺覩其宏度霆奔颶豎萱驅駕乎雄文來翔鳴之袴佩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猷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沾巾儻使泉臺之可作庶幾士俗之還淳

門人具官尒瀠拜讚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豈何盧切音孤器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鳳陽府新鑄大鍾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言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千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鍾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既受詔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成即日即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槨銑角衡之度侈弇惟良纂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治一千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笠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泄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棨篇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牡血塗其鬱隙以厥除不祥雙高十六尺有五寸厚

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五寸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煒其容輝信技禪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簨虡聚千夫之力曳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霆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亟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鍾又為黃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鍾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以均夫豈細故也我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鍾或數尺大鍾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聵子瀆梁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　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飾鳥氏乃具鑪錘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函而頼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雾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杠孔庾載考載擊宅兮困困觸兮闐闐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政通拓羨集昭融品彙物無莊厲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政通拓羨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鍾實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斁

題宋高宗賜荅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荅新安羅公奏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特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

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辭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荅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況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敘之言闢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于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以逐胡編脩岳太師為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瀛因徇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来者有所考焉

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伯然吏部為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子學于方孝孺玄英處士之諸孫也持處士像来請贊贊曰

振鷺雅於江南混漁樵於玉笥諫垣天近雖屢形州牧之童牛衣夜寒終不奪煙霞之志凜然亢直之風可折諂諛之氣

遵真曜之遺則造玄英之私謚唯其蓄厚而發弘所以繼隆而傳熾紳笏蟬聯勲庸赫著蔓延閩浙之閒莫匪雲原之裔敢申贊辭式昭瞻企

觀心亭記

昊天純佑九有民全以啇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人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徹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甕為壜塗以赭泥中實黼坐前闢牖戶越七日壬子落成　上親幸焉召臣瀛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遐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擲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充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純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慶臣拜手

稽首而揚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敬曰仁曰誠皆忠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靜擾而綏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秉取法當有不言而諭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頼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形敷正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古書而為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裔公生塔之碑有序

我如来設教騁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絶極致之理視萬劫為旦暮剎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為一雖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洞不知執謂之死執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王凡道場談法度人而絶去來之相預建塔於廬山石耳峯下期他日為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珪所聚事行徵瀠為銘勤諸塔上嗚呼有若師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　氏夢龐眉異僧泰言與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弱十日而九疾每覩佛菩薩像輒互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冀徵靈釋氏愈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為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公師之来花開滿枝結實大如掌東林知為祥徵

度為大僧俾受具足戒俄遂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
鞠明究瞢唯以觀心為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
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為侍者使
其便於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受以萬
法歸一語師淬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
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二年師忽於求證復步中天
笠山參廣智訢公一造户庭如膠漆相入即決以超脫死生
大事廣智為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
不覆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咨云拜者非是佗
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上慎毋欺人也廣智
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
廣智為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
藏室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為道御史中丞張公
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悖般若者
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
来齊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奬嘆師之聲光自是日
起叢林中衆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
事遴選諸方住持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定之師始
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辦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
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圬人塡壁壁中隆然如有物
函篋扶之已而復然扶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
師召工傳以黄金金逆製設利從中涌出寺僧覺阜雕小香
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載之内百廢具舉名聞于朝
帝師大寶法王錫以金鞊尋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
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青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
即吾再来暨圓機旻公来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旻公人
鞊于古佛及其臨終復爾縣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識
師入院之夕衆僧夢旻公至而其塔煒然有光者彌月人尤

褻 褵本字音銑入名服
虔曰褻古之善墜
者施廣袖大領小仰墜領袖
不汙

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巖大樹皆枯澗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是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蕞毀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尒礫之區師會歲之入亢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子新梵音閣七間中臻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鯨音樓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舊協心而成之時榮國公火尒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慕豔師之慈行游請敷宣大法申爲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發詔旋德風動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聞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見恬曰妍天樂四聞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之功棒喝縱橫

遂者賸落兩序之衆自慶復所憑依相與勠力凡宮室之仆者起之缺者補之亂昧而剥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既美矣而元輿智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窓也五年秋　上勅儀曹建廣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師至　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覽之大悅因命師畫天界寺額賜食　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隣坐引裾覺之　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趨鼓而退為衆所擁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録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矣虎丘大慧為最盛虎丘四傳而為破庵為松源二宗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

抗衡而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
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敦篤之資凝定之學當皇明建
國之初作鎮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
德者不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
辭章為口業有来謁者力拒閉之令特徇師秀所請而為之
者嚮真乘之善果締般若之正因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衆天華散毫端無非作佛事明光覆
一切盛大莫與等若非古佛生乏無能繼者懸記若燭照皦
皦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寢庭梨久絶華何以發祥
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
方為人佛牙薦靈異脫彼泥塗内設利自然露俄入圓通頂
種種示方便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
益熾起行庭宇間故物若死然巖樹與澗泉本是無知物誰

知枯竭餘重榮亦重湮譬諸篇中灰時至氣斯應不假於外
求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所以彈指須宮殿
而一成移住玉几峯非惟緇素集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
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有如大雲興偏周河沙界震雷毂毂
鳴甘雨沛然下大根與小草無不頴露潤大乘境界中諱言
神異事我今備說之欲警闇提者植此窣堵波不異青蓮花
上品上生者佗時来示現洪武十一年云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
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来遊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
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
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
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

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内交之睨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隠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徽君家已而遷宅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專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妪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遇璲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内子蒋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西還庚子之夏　朝廷遣使者来召濂趨裝上南京擢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懐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弓告東歸思宅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夜酌酌殆将忻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為饗當夜半酒酣叙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頹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脩元史進官禁林又将十年而璲同慎亦俱竊禄于朝濂私自念　皇明圖任黄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綴萬豈丘壑所能淹将以其文行　上聞璲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　恩休致于家始知宅之之效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蒋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效而夫人尚無恙行當覲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来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為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憨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其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父

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
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源
娶黃氏壽[redacted]十前十[redacted]年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
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銕鋘鏞鎰鋘亦前[redacted]年卒女
二適吳義吳鎩鎩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温浦潤浩潛女二尚
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橡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
室廬蕩於兵癸亟遷別野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
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韵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
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
為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
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
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
致猶不及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歪其數則奇我哀
乎宅之歛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劉
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
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亡矣吾屬
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絶四年春正月六日葬于
孝義里戈溪之源其孫鋘以濂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佚右
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
吳出泰伯苗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翥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文簡先生先生遠孫少郎咸通初復遷諸暨
開化鄉之峽上少郎九世孫泗宋崇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
里世有顯人其詳具見譜圖記曾祖蘭祖元祐父護母斯氏
府君馮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蚤喪父事母
夫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饘羹必待竟食乃退母

常戒之曰我有勝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首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參半泣禱上下神祇籲以身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今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都曾忽公宣慰浙東聞君之孝辟為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以為養不翅足矣何以仕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為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致隕絶服闋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銜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為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天之畀矜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顛連而弗之卹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為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廉髮盡白卹諸孫曾雁行以進次弟舉觴為壽府君抱玄孫寘膝上銜杯盡歡耆顏酡暈望之者謂為神仙中人繪史遂為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遘奇疾陽道閉澁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絶藥不能及法當翁而通之其孫曰鉅者遽如醫言僅得污血一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可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耿猶前志云府君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子二長庸先卒次即庸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鎰銓鉞鉅孫女一花亭黃鏞其婿也曾孫男十源滽濤海汝齡治瀚渡淇曾孫女二在室玄孫男欄棒楠植府君性恬冲與物亡忤嶽熙熙常如春未嘗少見憂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

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而吹之聲振林木而胷中之自信者一假是以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命之祿以展所蘊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則瘞功緦麻千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尚奚憾哉瀛也不敏頗嘗獲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及蒙授館致餼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覩矣俯仰今古悉得無情乎於是掇其大者而製銘曰

銘曰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壎者生磐磐生斌斌生甸甸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旦生慤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戚如

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慤生樵樵生載又以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生嶷嶷生清清生德興字克明從子洙嘗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彝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數繹義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不能中繩尺慤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淵潁先生吳公萊以奧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艷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鬬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函為戒言辭惘惘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為丕變馮士頤將合棻為

義食不問耄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歛怨于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樸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與其倶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于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潜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刀欲自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孥獲免沂見府君跛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絶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督烈圖王偲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椽府君力以疾

辭且冀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鄰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士下高鄰藥廬來為州與李將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酣府君援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絶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笻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問其故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嗜攻文成癖孳孳矻矻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擥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于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于某鄉呂塘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驊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羌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

露肝膽雖髮已班白手不釋卷天文地里老釋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競取為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于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斂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輒斥而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弔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說哉銘持狀來徵銘瀕卒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誼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夢夢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侃侃夫君纓弢之門風措孤鶩所凝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翳昏臀而非施結為氛氳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奮襲一呼兇徒褫魂有友陷危遠者星奔將踊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複諄平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

為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鶚書雖上荷衣莫獮吠味烟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昭懿廟潛太史有文

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嶠嘗隱居於此嶠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華門土鉏怡愉如也老於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為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友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侍制南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為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餘年為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馨公既得法於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於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請前作禮亟損茲地以為之基

而里中樂善者曰韋壽之偈衆聚貲為建殿宇及雕飾諸佛
尊象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庫室次第告
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
云當是時五山十刹鍾魚絶響游方之士至無憩足之所君
子為之慨焉永嘆猶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幢幢芾絶靡
所不容多或一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飽香積之味是
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
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
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
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傳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
二師不彼即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
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
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尚思感發奮勵有以念
其親可也蘭室既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清峻為四

衆所傾慕云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誌墓隧之文予與
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掾義不可辭夫人
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傳氏父早世傳厄于窮
重酲金華俞氏俞故名閥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
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儼耶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王
家居講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
計曰無有出王禩右者禩即徙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
其意乃命行媒相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君舅君姑甚
恭待嫁奴壹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
學絶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
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
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

諭西南夷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築室翛然與二子緩紳居
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酹命二子舞後曰我
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
為授室抱二女孫宜乏宜亦許適予孫恂夫人猶曰治絲枲
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寖裕
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奉醫不可藥紳盡焉心傷亟
封殷作槩以進竟不逾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
六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
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鷄鳴而興絲枲作朋克
勤於內政也青燈霄明顧影惸惸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
焯行幽扃欲其辭之稱也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漪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衆
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既媚好而燭光映之愈
致其妍於是衆賓咸悅銜盃咏詩疊疊不自休酒半酣金華
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囿之興廢為
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繇憶昔妙火之際冒雨風竄匿巖穴
聞人步屧聲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顧暇
欲求濁醪一卮以澆渴吻尚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於
俎豆間花雖不解言亦散影婆娑若相與為娛樂者不知何
自而致之亦曰 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為謳歌
所以有斯樂爾 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萬物熙熙皆有
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為何如世道之盛其兆已見苟不能詩
則止能則烏可已也雖然經有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吾儕
今夕無乃過於大康矣乎宜知好樂之無荒而為良士之瞿
瞿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
其君昆弟子姓云

徽州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旦字希明姓羅氏其先出於祝融之裔受封于羅子孫遂以羅為氏始於房陵繼遷豫章長沙間歙之有羅則又自豫章而分其居西鄉在宋為著姓有諱汝楫者政和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知嚴州以終生六子曰顓曰顗曰頡曰頎曰顏曰額皆曄然有文額字端良尤號雄深雅健為當時所稱有爾雅翼新安志鄂州小集等書傳于世府君蓋龍圖之裔孫累傳至諱綺者官承節郎娶某氏有子四人而府君最幼季兄迪祿乃馬氏所出娶汪氏年十九而亡無子馬氏傷之請於承節君命府君為之後遂禰其兄而祖其父府君事馬氏如大母奉汪氏若生已者歲時坐二母堂上帥婦子奉觴為壽邑邑如也其處同氣間尤盡禮訥然似不能言諸兄有酒而或使氣凌轢之府君咲曰兄真大醉耶兄慙而去疏遠人固不能生府君飯之二十年及其終也復為斂

窆之推而達於州閭貧不能蔽手足形造檐橫以給之鬬爭弗解將赴愬於有司具邀豆酒漿呼而平之社祠壞民禁讓無地倀倀徬徨諸野為屋而像之環秀橋敗往來者危顧視不敢度倡衆市巨木構之春和木氣萌農父入山刈新條以奮田刈者家單往往不食而作困頓道上役傭人舁淳糜食之府君之好施不特此也四方賓游有過歙者皆假館于府君久而彌恭隨行復有所贍士大夫言及府君必同辭稱之曰惠人惠人云至正辛卯劇盜起蔓延至歙府君謂諸子曰國家養育汝曹久矣今大盜攻城邑正夫心報上時也汝曹毋以老身為念當思為破盜計於是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隊五部領諸轅門請自效既而盜日熾家竟以此蕩毀至正丙申春府君避兵山谷盜兵卒至執府君褫其所服衣府君罵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邪行將作窳驢矣罵不絕口盜怒以戈舂之府君墮澗中時諸子在軍無知者惟一女奴侍側

扶至家而卒正月二十六日也享壽六十三府君娶吳氏諱
冏字德明休寧人閑禮法甚得婦道亦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
卒于視府君加二齡子男三人守正宣明祖安宣明仕於
國朝累官將仕佐郎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以治化稱然孝行
醇至嘗刲股肉以起府君之疾女子五人適汪道原吳履仁
程欽文汪士傳吳宗善孫男十人斗應潤祖鼒童儀童山陽
童喜童貴童貞童州童添童會孫男七人茂保萬保忠保恕
保綱保羅漢保賀保府君卒之明年某月日與吳氏合窆里
之官佶山禮也人之論丈夫者身都重祿而無毫芒之可紀
徒見其須鬣森張帽已冠服委蛇而已是果何為者哉府君
以一韋布之士其行乃彰彰如是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大宣明久與予游素知府君之事遂為之銘曰

志利之施無間親踈是為仁之推赤心徇國白眼詈賊斯乃
我之激吁嗟乎羅君淑行之絶倫曷以致吾文吁嗟乎羅君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瀛朝　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
辭將還山時　皇上御武樓下顧瀛言曰卿言楞伽為達
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
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氷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
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人咸知此緻未能上齊佛智其
禁邪思絶貪欲豈不胥為賢人君子之歸瀛謹對曰誠如
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
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畧覽數過已悉領
其大旨即　勅奉御取經示瀛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
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生
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唯
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隨三

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
度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若般
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
上復口解心經數章　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
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　旨於大天界
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　命既下育王禪師崇裕靈
承　德意孳孳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
殊寡乃購求雷庵受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濂為其題辭惟
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寶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
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說蓋經之冢謂以楞
伽為名實相為體佛語心為宗自覺聖智為用經凡一百五
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誠為攝心樞要
之書也欽惟　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輒悟　詔天下諸
浮屠是習是講將使真乘之教與　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
惡而趨善斯心也即如來拯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
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為務亦可謂之賢矣為沙門
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　天語之詳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

十一年春三月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龐蔚之姿宏辨之才一衲三十年脅不沾席談玄入勝舌
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
炯炯乎眼光閃鑠沉沉乎氣宇弘恢夙風夙乎九江風動澄澄
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實際斯不染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
曾莫陟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懦而興頹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為峻絕
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

千里桑麻蔚若犬鷄之聲相聞或者媿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轟其仕為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為婺之浦江丞浦江生昆昆生禔禔生府君諱居宇温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頴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恵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曰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允嚴其界域時先師黄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寘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関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曰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陰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踊絶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眠滌灌盛服拜愬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為豪民所據府君卽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温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静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有取有舍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于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浈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圭有聲叢林

問次願學繼父之業次學女子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
自牧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
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為陋習拘泥辭
章者輒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詆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
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岐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
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攻牧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
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徇於一
偏迂夫曲士窄執弗遷摘埴索塗何住不顛有倬夫子式窺
其全以彼校此孰為愚賢鐫石幽墟過者察焉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
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昧昧焉而思終無以
宣其情圖之所以志之也問以書致辭於瀛曰俊之先為睢
陽人金季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
君居其二先君諱德讓蔚為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汝潁大盜
起先君棄損諸孤窶窘之事甫畢帥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
惟隨母夫人陳氏出避晝伏宵行至魯山匿焉未幾魯山又
烽火連天竟失母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煢
煢無依朝夕嗚嗚泣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
將何人瘞之乎然河南寇攘身兵籍中違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
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勞形瘁
竟莫可蹤跡復嗚嗚泣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
可見何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絶者一綫
爾苟先朝露亦自棄於溝壑事將隆幾不為若教氏之餒鬼乎宜
擇真主帝事之一旦獲見天日雖不得奉母歲時持一盃酒
走酹墳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霄淵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

是時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德綏威讋萬方嚮化俊乃開道內附期厥名行伍中以荷全性命而已寀秉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副指揮入轉帥至今官階躋二品以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　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　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已頗憶先君言堪輿家謂大父墓最佳中支當有蔭膺仕者母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兒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不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顧吾子為文之將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恩也適讀之不覺清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兄弟童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睽具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自幼齡輒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隔絕又死生不可知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若親之枝親雖忘而身存猶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弗奚於貞行也允契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違越非孝乎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翕翕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敷化使萬姓咸蒙正治之澤家給而人足皞皞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為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某之子俊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為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亘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為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為人誠慤而廉介其拜御史持部使者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濡毫而縷言之一以釋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沆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巖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

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菘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于池濵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為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者媲之梁伯鸞朱殁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擔簦躡蹻倉皇欲就塗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咲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實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

熱高談雄辨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輒抵掌劇辨袞袞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為第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絶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絶醫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為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托是化為善而已吾家素絶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于家妻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為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娵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璲其婿也孫男二人

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
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為女擇配予兒璲始九歲操觚
作蝿頭細字謄于所造文辭府君心悦遂成婚姻家府君當
有疾時璲將来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璲辟言曰
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為求
墓上之銘足矣璲泣而別未幾果以訃聞予亦為泣下霑襟
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書其事行士龍持以来請予
惡得不為之銘銘曰

獨厳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為鄉梧桐蓁蓁空高岡緬懐德
輝人可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
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
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驩州里觀者莫不緋

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
命書吏作家慶圖裝褫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髪垂領
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劍積冠張拱前趨
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
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
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携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
魯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
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
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
信於海内顧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冦人之所不
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勞攻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
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
也又有得焉而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

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其乏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詩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婺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鍧剪毛羽之紛雜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真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岩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空以縛禪為事一夕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陁演迤氣象爽曠遂欣然入念慮銖積寸累構佛廬三楹間中塑觀音大士華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猶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暮塗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芽其間亦其勢之焉允真欲為久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殿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克羽祥光未散禪庵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城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勤一椽片瓦視之不翅路廢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

之捃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元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為最為近道父曰天祐毋姓金氏云

題定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婿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壐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畊誤負石為搗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邪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洵洵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彝齋字印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為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爾冒熱來求題謾一跋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題恢生堂稧貼

右蘭亭恢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較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賈諸恢生堂中尋補用和武階以報之瀛按師憲遺帛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庶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弆為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為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柳穆能寶此卷

於戎馬刼灰之餘彭亦賢乎哉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瀟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滿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瀼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瀟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于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瀟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與悵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贅也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宂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輒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頗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題錢舜舉所貌真圖

錢舜舉所貌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事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為紙墨所惑可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陵段君雲亨墓碑君之子德輔德文既鐫石龍坑冢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墨幸得僅存因重裝為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擢第以来文稿百有餘冊藏於瀏陽里弟者亦燬于兵其孫估唯收在燕所録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子

嘗為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録此文以遺之也至於段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説而瀆吾焉德輔兄弟能惓惓寶此而不忘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僞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来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来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渾涵絶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為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為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横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曰取唐諸家詩而紬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曰之是肖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脱凡近而遊高明皦俠氣而超氛壒其髣髴乎先生者邪予来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寤寐之鄉春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絶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為然時伯融總戎于括予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亦殁予今耄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鋟板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泯泯訪其遺藁三十餘首録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什未有所托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藁為若干卷介翰林典籍蔡宗默求予序其首烏乎道隱民散久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如行簡之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見此孤鳳凰歟因不辭為稽其師友淵源次第而為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炎姓孫氏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及

皇上定鼎建業出為江南行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

馬苗寇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徽事
郎封丹陽縣男為人磊落有俊氣藐然白面書生而其胸中
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勳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于世惜
哉雖然伯融藉此亦足為不朽矣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
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
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
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
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
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定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
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

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
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予昺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右王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
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專倣李北海其
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為精絶誠可寶也

題鮮于伯幾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及寢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
入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
亦不足以相知況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濟石硯賦自謂可
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
予言為至當也

題劉源清茂軒記後

劉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

集者予總倫元吏欲為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謄其文纂二十卷以上至今歲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稟中其為真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震卿與先生交故先生不靳而為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絶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跋米南宮爽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邕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邕字爽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官云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登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備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焉鐙敗帷之苦未必餘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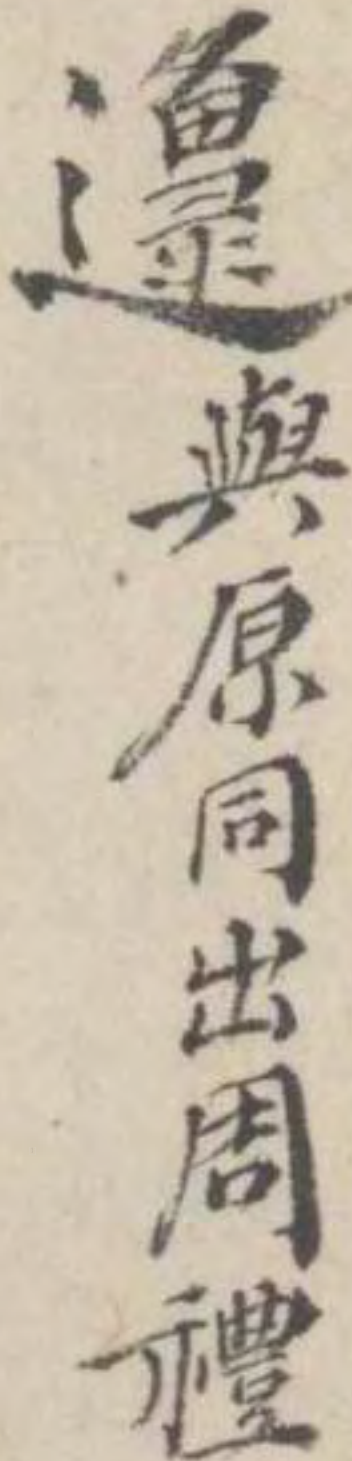
達摩大師贊

拈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士孝吉宋濂為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户歸甘露之一門操智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寘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流文晏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游行而歿兮若存精明煜煌乎日月氣宇亟盖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徧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德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皷琴樂周公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于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



至侯還山中却為之德麟曰麟庶徒　藩王出入行無定蹕願遺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為也予因曲徇其意為製銘曰

泉出地上昭厥源東流弗息曰齋沄譬猶嘉木下有根脩榦上撐枝葉藩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遂昏潢汙行潦勢吐吞朝雖盈溢不及瞻我銘我軒辭則勤行之不已德乃純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大同來為婺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遂下居松山之下縣令十世孫承節即喬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甽鏊山幷飾七世孫克復睿以武顯節制婺州屯戍軍馬兼中書省計議官兼浙東降斷斬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咸均悒悒於譜事唯恐廢墜閭請予題其後予覽隋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族書九數千卷蔵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姻謹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講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歷數世已貌然不識為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書夜弗忘不亦忠厚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使不忘其所自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自立字本中泰齋出汝南初遷黃之永安唐季有為袁州刺史者因家宜春繼徙廬陵子孫衆多又自廬陵分居新喻天柱山之陽曾大父鼎臣宋太學生大父宗盍以文學名江文忠公極禮下之後用薦者授迪功郎監廣西經畧安撫司庫辭不赴門人私謚文範先生父雲龍元瑞州路儒學錄有文集若干卷博學者君自以奕葉為儒繼孝不翻翻然成五采矣父既蚤殁獨奉母其氏居家苦貧傭書以奉甘旨徒兄自強為廣西宣慰司都事以書来徵會欲白上

官薦為廉州文學掾君笑曰吾母老矣焉用是為哉即別歸下帷講授相從者多以文行知名其兄自牧補奏差於帥閫奉檄行湖湘間遇寇溺水死君垂泣而往負其遺骨挈其妻孥還既卜宅兆而葬復訓育子女者四皆至成人初君配歐陽氏有廢疾手足不能用君遇之如賓無一言相加遺凡十有餘年乃終君時正當青年人絕以為難君性温靜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辨是非利害恒義形於色毫髮不少恕故元夫鉅儒一見皆器重恨相見之晚嘗再踐場屋不利遂棄去不幸以至正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又六以某年月日窆于某鄉先塋之次其地曰隆坑云先室即歐陽氏繼室何氏皆先卒子一人孟東君卒時年甫十四亦思繼業如君力及壯以賢良徵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天府上元院主簿女一人適同邑劉有大孫二人缸觔子侍講禁林實與孟東同僚見孟東精勤而有學心甚敬之孟東奉前鄉貢進士梁寅狀拜而請銘且繼之以泣于家食時自来為義烏尹頗與自強交視孟東契家子姓也義不得辭銘曰

孝友行于家既質且葩又何必金章鎏綬而始為華我銘斯墳言則非夸

故蔣府君墓銘

余官詞垣時編脩蔡玄與蔣敬偕来玄代敬致辭曰敬舊從師於句曲伯融孫先生伯融總兵於栝而殁於王事敬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今来輯成編將刻諸梓顧為序以冠篇端于私自念近時為師弟子者一轉眄間如不相識然若敬者亦可謂之知義者矣意其必有所自願竊識之及余致政還山敬持元進士東原牛繼志之狀請銘其先府君墓狀中述其家三世以孝聞則其所涵濡者深矣宜乎敬之制行不忘其師也府君諱成字翁輔蔣其姓也其先為汴人宋建炎初扈蹕南渡遂家建業之錦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字

秀之母郭氏閨閫肅穆可為女中師府君生而夐異不與恒兒同少長事親曲盡其孝敬一踰步之間常恐親之飢且寒盼盼焉懸懸焉若無所寘身見親破顏一笑輒喜劇不知手之舞踊士君子咸曰公輔之祖若父蔑於倫品人競稱之為純孝而公輔又能繼之吾聞孝子之家其後必昌庶有望於斯人歟府君非惟能孝也其友二弟甚至庭無間言仲弟彬為泰州吏目先三年卒季弟順先一年卒府君竭力經營其後事甚悉府君非惟能友也與人交務崇信讓雍雍雅雅絕不與物競唯恐傷之不幸以洪武七年五月十日卒享年五十又九其年六月八日葬于城南撥雲山之原禮也娶劉氏子男子一人敬其字為行簡為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子女子二人長蚤世次適徐信孫男一人真產孫女一人在室予聞孝者群行之冠冕人有行之者則百善至而百邪去府君能繼先人遺躅而益有光焉以增夫名教之重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才豔而蓍裁雲剪霞未能振德之華恪遵天經篤行于庭斯可通於神明昧昧思之孰為重輕讀銘者當瞿然而興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斷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僞之滋也人僞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脩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于時復遑遑自治不知其殆之求全者歟為之曰

緊天扃顯性靈萬象森森烟以貞愚不縮智不贏毫末咸具
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贈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贈公莊来為典簿其為人也文學
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　制諸作多出其手率
皆稱　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為
屬濂以索文者接踵于門雖諾之而未暇為今蒙　恩致政
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
諱嗣興字華卿姓鼂氏其先君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
有諱某者避兵南来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
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
熟青與達即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猘犬突出軍中衆睒
睒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讙曰壯士壯士可官
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旗旆俾達招諭未降者承
制授達為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

盜轉憐口提嶺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後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
過年十七怙憐口以例華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
折弓矢脫略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候顏色唯恐
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
跪床下執浦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汗扶其起臥不解帶
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
肉可療其法實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
言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顙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
恐不閔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
可動起引之割肉實盂中裂帛漬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羹之
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羹喜為之搓筋食一杯幾
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
入菱澤中哀踊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
母疾如失既而資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儻守之
而不變如父母何携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
察府君誠信可伏出資財俾府君懋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
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
朝出道獲人所遺橐有楮幣若干鈔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
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貴物于路者
府君覽之曰券書失落爭踣踣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
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遄工王氏大
雪凍餓不能起竊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携錢二十緡潛
投窓隙而去歉歲出糴有妾人來糴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
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倍與其粟囂蔬者過門府君取蔬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囂蔬者咲曰吾安有
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
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恠問其

故府君曰彼胝有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
常熟凶民来依者數十輩府君憖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
枕藉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
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
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
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蔚為
名儒從典薄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
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盡紙為圓圈揭屏間常曰
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殷等道過府
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
力供職報　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
部累請封于　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
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
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顧念諸孫貧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

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於
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
一夫二適其孫四人紹緒紳　曾孫男二人　女一人府
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參政
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
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
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
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章布之士
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
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封殷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菱
未華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
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華蒼秋九月母有
渴疾思生李食之蒼踊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
以為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蒼類耶蒼之名尚傳於今而弗

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懿是
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寢予兮吟呻稽顙于庭籲彼
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懌求護大澤悲
啼欲喑豈意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通遐
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況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
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
帝心參預藩方勤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甫

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緩有汚隆而其
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
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
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躬躬
畏謹正已以旌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
遵化一堂之上雍雍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
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
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
然也爾何與我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牣四海之廣
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
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
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
自責自厲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
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

父盡孝父病在牀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咲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衰慟幾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慶憫諸甥皆孺慕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毋肆雷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翩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在棊林黃文獻公溍居咸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彥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巖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闖屨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彥貞仲子泳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来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鄰黨者皈者彥貞憫其顛連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皆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鷄犬牛羊盡斂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以嚆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来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為裹糧先峯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百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

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塟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家庭内外不問服之有無戚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齎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之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彦貞之致是者必有在矣彦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来遷其詳見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朝請郎郎中晏穆為銘其墓仅文宋乾道中賜帑冲素處士量大能昌其宗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談施運池之又致則處士曾孫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賓沒齒無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諱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矛子莫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即諱通經而有文系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彦貞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郎次洪江浙行省宣使次濠廒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壽男孫十人楨榦榦樸格棠来杲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壽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燾燿炎燋煥煒光燄瀛也不敏若孫又皆從瀛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游宦南京彦貞之歿欲不得憑棺空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羣行鐫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来是循可為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漢等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敢隔孰為西東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紛膏借鞭秦法之涼肝膈充窒形骸閉藏愾嘆我寤嘆淳泗沾裳彼義鄭君況貌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内教云飭外政復覆規重矩疊遞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歙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厥疏萃於一
丕冒奚有畛封儻涉其庭照如
亦有言此為世坊非君之賢盖
以仁為食以義為漿翳能使貂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鐵
失航瞻望帝及盡然感傷仙幸
曰而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驤未謂濮曰先公以正至辛丑
正月朔日棄遺諸孤某月某日遂畢窀穸之禮迄今已十八
春秋將崇 天寵之加貴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
懼無以昭 諱麒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眡英
氣多謀畧人恒敬之壬辰之夏汝潁兵大起所在郡縣皆相
挺為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劒出而救之一
呼之間從者數方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
謀掎健兒為兵屯營其地挾縣尹其為師作堡鄣計聞大軍
且至皆弃妻孥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轅門款附 上
遥見之令左右問曰爾為何人對曰縣民毛麒也 上壯公所為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

皆潰而麒獨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
與其計征討之事健兒聞公在莫府亦先後出降 上取滁
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廩黽掌晨昏曆以鉏將帥
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 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
最急仍命公護滁州倉乃帥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
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還陞為郎中當是時 上之左右唯公
及太師李韓公尤被簡任凡政令之敷布餉餽之轉輸羽檄
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定鼎焉分道世師
日以獻捷聞後陞公為參議官戊戌冬 上親征發州公實
權署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營度人情賠合文武無間
言上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 上臨其家坐榻上執手
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訃聞 宸襄憫悼錫贈
有加焉且 詔參軍胡深選塋地於江寧虎頭山及靈車就
塗 上後躬御翰墨作文一通 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

直至處所視其下棺始還公之子驤時備宿衛 上念公弗
置俾驤就儒師學 親自訓督之命為飛熊衛管軍千户轉
振武羽林二衛驤感 上恩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
名以報 國顯親為務會大兵征漢鄂定襄沔下吳興俱從
征有功洪武元年 上即
皇天即
帝位國號大明在廷之臣皆驗勳進官擢驤宣武將軍僉羽
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
西河郡君大將軍徐魏公奉 詔征中原而驤又從行直搗
燕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賞陞驤懷遠將軍同
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
定封贈例司封據令更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
事周氏封淑人公父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母朱氏贈德人驤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淑人

已而驤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滕州段士雄反驤帥師討乎之倭奴入寇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入奏 奉天殿 上大悅曾未幾何驤復起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加昭勇將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淑人周氏劉氏皆夫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驤其長也次曰駿某階羽林衛千户所鎮撫曰駒其階金吾左衛千户所鎮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嫁宿衛舍人沈俊孫六人曰振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鎖住曰東乎保曰寶慶烏乎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爭未知鹿入誰手昧者往往失於所憑依而公獨能炳於幾先識 真主於龍飛之初扶携臣服獻計宣勞以佐 興王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乎 神武四達方域内附

皇上崇德報功之心唯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勳無不分茅胙土鉄券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蚤世不得尽其才而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驤之雄畧超群著奇勳出入扈從上簡

帝心爵位之顯融贈邮之便蕃尚方新而未艾也公雖歿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歟鑾公奮而興使民為兵執旗一呼從者如星我州我閭我保郭之俾全其生寧顧我私 上天厭亂特命真人驅雷駕雲廓清妖氣公聞曰噫天胡可遠附鳳攀龍茲惟其時我志先定敢徇輿情 上謁轅門稽首以迎 上嘉其忠寵賚日優談笑折衝惟幄運籌羽檄星馳饋饟弗遺是馳是驅以壯我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洸洸達于四方無敵不降自參戎閫見赫熹舟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始遂贊中書拾級而陞漸見赫熹舟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始然河水滅之天若假年勞烈孰侔貂蟬朱紱豈不公侯命也

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有子慨慷出入禁庭侍衛

帝傍勲名日崇貤典日殷　天光照臨燀燀煒煒難逢者時不朽者名名著實并登諸汗青莫堅匪石以礲以磨史官造銘永鎮山河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志銘　有序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卧不能興召其甥方孝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溘先朝露無所憾弟毋氏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怦怦然類特杼春鼕築之者聞汝弟孝孺受經于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為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曰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　年進士途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歿惟姑存秋髮亦繽紛矣當科繇之興黜首籍是以魚肉之夫

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俛首事紡磚或至鷄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置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強顏追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人里有豪士欲乘其孤嫠凌之貞婦威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之不暇頎及以相雪耶苟進進不已誓直于官以懲彼慳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卽家人行喪朝夕奠尖如儀學礼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為之授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為壽雍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相謂曰是中有貞婦能皦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

有是人耶相與慕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也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恭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子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銘曰

鴻雁貞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興起乎

童真觀音像贊 清江鎮魯重刻

金蘂何脩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真觀音像乃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為祖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指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寘于智者壽聖禪寺翰林學士承旨金蘂宋濂為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法不坐七寶牀唯籍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着華身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不見有二相若從有眼覩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却成見功德難思議佛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有序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臧稱其事染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凝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初迨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

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鯁諤凜然不可犯儉人畏之為之歛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儒子麒出為汶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痾舉切吾身収族而聚居是謂惇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歟況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踊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馭家之礼質文之無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餽薰蒸太和之中壹圍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来者既勒家則于碑而後徵徵瀛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式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推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尽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我浦江葉爾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昄然而思繼焉古者礼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翁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閥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顕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寧相為尤著寧相勢隆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

寒言謂今誤作寡

覺一帛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入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儷美而交輝 聖朝以孝治天下柱異之典未必為子覺惜也

龍光下燭行當炳煥於山川之間矣灋曰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曰

勞著同人合乳與離上炊于天火之苏熹類族辨物君子以之況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單幹漸敷群枝服錐少衂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耡取箕辞語絲披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入豪務克已私何能大公援其落籬浦陽之江其流瀰瀰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帷有美王氏裔出紳綏佩厥先訓如銘景鑿大合其族者義若飴夙夜無譁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矩探浩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耄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為範防徵礼興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瀦畚築以時洎滴弗戒不翅漏卮古雲孝弟致家之肥匪間古今驗若蓍龜維彼崇構肇自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珪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慎旃哉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大史造銘勒之豐碑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諦埜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約之妻埜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清歸于埜然王氏愛妙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寘新山若干畝疏畦若干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貲所營毫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妙清生二子俱蚤世唯二女存長曰琇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榮妙清以無嗣留瑩於左右延泰不華為贅婿生一子野仙妙清又篤愛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已出野仙長筱謀於衆命約諸孫淵

以女善歸之妙清問言於埜曰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
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毋氏
所畀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為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
父毋舅姑而野先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于牖下亦
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為券書俾二宗
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
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毋先後捐館而中
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埜之季
弟朴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
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瀛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
毋三族妻二族父之族固為有同姓也毋與妻之族則皆異
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毋也產吾子者妻
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
毋之考妣為外王父毋妻之父毋為外舅姑女子之子為外

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為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
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為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
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況禮有常有變
卜同宗以為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
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礼者也二宗之人幸無
忘前人之訓而自陋於不義哉瀛自幼與野仙為同門有相
得甚驩一旦拍杖踵門崇瀛為之記瀛曰不辭使鐫諸樂石
山田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遵礼蒙古人
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為蘇州某　鎮巡檢云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
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颸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
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為本庵上士作其狀靈岩之景亦分明
如畫蒸溽為之頓消嗚呼曰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遄發尚

忘其時之燠炎況親睹嵓眼湍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栖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為上士說法未晚也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虔亦其族也其居幸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礼人稱其賢明年仲容罹患疽流注肌膚間一潰一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卧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憐怠意又六年仲容殁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柟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柟授室生子孫熙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奕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

至大辛亥嘗旌為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況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礼之謹也傳曰二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閭門閱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甚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

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其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烱元鄞縣儒學教諭毋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瀟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聳一踐塲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户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礼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

增盜非儆盜也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逃去從盜金剛奴怒不咎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吏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咎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趦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敎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緣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衷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雜逮嫺連督索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名列第二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廉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趨圮聘前進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浚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斂之後以田定起科縣民益隋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為上中下三等筭等筱折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

轉戒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絶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濟南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听即以聞户部户部奏下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奪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宻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宻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迓變

食稽首告天夜闔空中驚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録日省不使久滯或文有未具時作槀徧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須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當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鎰銖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遠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夜行其法於封内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户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户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

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今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搆石為牌而時畜洩之魯橋寮林二牌歷歲久壞石滇河中舟道難之役牌丁絰壞石治灰而聾之故以蒂固辱粮大屢為災敎民為陶甃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粮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魯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恐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氷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悅服武夫悍將不知礼义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扑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受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不啻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揚某廉按揚通程故人恐程坐誣罪劾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傍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揚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蒂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蒂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

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夜草疏將伏闕上
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
二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窆於縣
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礼也先王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
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
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
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
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
妄咲語動容周旋必合礼法兵亂須毋逃入深谷雨踵血流
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
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
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兼葭丞陳川欲迎毋為養
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奉禄買布帛給其用且

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枝案大詬而去待之益
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
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年載不易日不再
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
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
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贓雁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
官時禄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
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
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作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
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
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瀛私自念齊國文公
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
為談辯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
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攫俯拾唯恐利不入素

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正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瀛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遏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遊者沄沄滅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紡之緯乃平更縣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狠乃障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毋孔爾我胡弗歸千百為群其來如雲操厥耨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絶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鼒薰蒸郁然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僕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憀生順死安善人歹瘁斯道之喪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嵩頭陀法師所立道塲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携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腋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至稽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創伽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達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丘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

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後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己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歷三年重加藻繪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丘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群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旨作之其七佛殿建於太宝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於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後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積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其徒永琇齎賢詣青雞山中徵文以為記瀝聞之西域之僧

來中夏者自攝摩滕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貳人固無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岐而二之禪則直宪心源以文句為支離教則循序進脩以觀空為虛妄互相訾謷去道逾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宪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岐而二之此瀝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曰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悕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瀝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圍可十五尺許欝欝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邃不問知其為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琇等又頗注意

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
授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瞿然而興起者
具官縣人宋濂記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顛有寺踰為龍壽宋治平
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荊榛元泰定末有大道師千巖
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
十貳載比丘如海來補其處四衆悅服如公在時十貳時中
常作思惟金口所宣十二分教受時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
闕乃與勤舊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
十鎰奉以為贊於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軌稱
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
三里所夾道耦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而傳遍之縱橫錯綜
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礼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
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啓人敬心孜孜持曆徧走
民間欲聚銖黍以成丘陵杞弟德隣素樂真曰尽心化導惟
日不足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
載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陊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于
山造陶於原鍛鐵于冶縱縱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捽人曰陳
國朝洪武龍集丁巳陽月斯畢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閱六十
旬乃訖厥功閣敞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觚棱騫飛虫尾銜
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
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特東西相嚮列以長龕簇布皮格妥
至諸都索怛覽藏毗奈耶邪藏阿毗曇藏其為功德微妙難思
邪無所不具無所不感有信礼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
海潮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

說妙法以聲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加額歎未曾有海筏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續是葺永久不壞我聞法藏總為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計之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備形聲是名為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為經積經以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為心譬之於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手眼是名為佛一有不具於相則乖大慈悲父以一佛身用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千眼偵到捧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刹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舉無外者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余況止一千由此而觀手眼同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不覩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徧照十方歛藏千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非狂則愚金華居士逢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謁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纔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遵軌嚴飾日益勝黃金暨舟砂栴檀衆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廚兒神衆手持刀劍其護法禦不祥苟一域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聲香類一一相奮軋如談若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實輪轉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剎那此以何曰緣乃獨尊閣之膠執於一隅森列衆坐比如如屹不動曷以發辯機其於立法初寧不稍乖戾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為動所基非靜動奚寄動靜二俱滅始不為憶轉來升斯閣者日見衆寶函周遭逐心旋不翅風雨疾田視他轉輪略略涵萬象

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禪若人以
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
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為相縛
故我今稽首礼作此法藏偈千佛為證明同歸大悲海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更六譯互有不同唯童壽
本詳畧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寀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
親無着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
為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為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
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即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
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
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
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千載民欲使感發自新一歸至化嘗

以　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群生為甚急演說言教雖
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
其舉揚心學最切乃　詔天界禪師季潭洲公會江南禪教
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
玘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幸曉因緣
貳十七疑而華嚴統分第之陋仍推問荅深意而究脉絡之
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
訂始入奏於　華蓋殿
皇上覽而可之　勅同新箋二經鋟梓流通季潭貽書俾濡
序其事濡以昏耄為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
乃為言曰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
群迷出離苦輪　中國聖人受　天眷命為億兆生民
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
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後長老須菩提以至

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荅之間其大體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人信解者為何如哉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礼樂刑政粲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也於戲盛哉灋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衆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況通其義趣者乎又況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誠未易窺測也誦是經者宜思

皇上之大德孳孳焉以進道為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洪武十一年六月辛丑朔前某官金華宋濂謹序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捨一莖芳設一淨食亦躋為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翛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夾必互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愛其容止脩雅言辭溫簡出內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跌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加嘆奬子使居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容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群念期造

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尽覲省之礼已而復還台道
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鬥師遑遑急走欲求慈泊之地
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
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台書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
者有如日闌闖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
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廡
歲具床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湢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
之士有摩衿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挾旬焉皆飫其
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
為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虞度河上故有圓通
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為主師遂迁至
其處過過客如初師猶以為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宝閣月
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净土十六觀相覧
者觀相與行啓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旛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令號仍畀報恩寺
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顧塵居雜遝
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
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為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
師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
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為茂
草之塲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
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為之勃業於是施者
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提悉斃以石建傑閣三楹閒命工
塑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
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
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
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閉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
算其上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
殖

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後所序行業
介予學子方孝孺来徵銘予闡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
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
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
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隨事
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於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
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来智自着福田衣晝夜為佛事憫諸求
法者經行山澤中張張無所依乃就古伽藍汛掃得清淨床
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等無不皆現前来者一如歸了不生怖
畏非惟身安穩飢虛獲充實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
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闡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
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尽化為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與
復計未能暢本懷竟歸宗滅海四衆悉悲慟大法無繫故奉
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鬼當訶護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
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為作銘記名曰
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歿
也曰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
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塋舍
利灵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
子件繫得悟出世之因来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瀟不
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文端毋楊淑貞
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
月公月公騙秋潭嘗主闔之囊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
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
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

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荅機鋒遍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為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礼之東陽煇公方主湖之道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苫無不收攝已而還游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將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為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徙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為嗚呶而退戊戌冬

大明皇帝親帥六師耿教川深秀而法席上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為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听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未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不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併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咲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九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听者千人各挹深飲醲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為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賄名尽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

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塋其年其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措孤峭不樂與非類伻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儻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儒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實珠聯纚纚絶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濂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斂故出其輪下者多內秉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詭澤衒鬻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為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涪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曇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瀛與師交者頗久歸為序其尽靈語以傳後書其事俾鐫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

大辨之門總攝群機棒喝交施颺旋雲飛誰為之孫乃克肖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一彈指間衡破命関掌記集雲分席双徑出世西峯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斟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亦来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衆驩呼迎師往住旛華塞塗觀者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蠻方宾一雷尽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實幢之仆聞者心推翠竹黃花亦若始衰實際如如衰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故樓毋吳氏墓銘

患不遠聞邪吳氏諱正字德貞義烏人吳樓世通昏婣父泗
毋頴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享壽七十又九以洪武丁巳十貳
月二十五日卒其月二十九日合祔夫墓在縣之　鄉西
山之原三子仁恕愿仁恕皆從予受經良儒也一女適將仕
郎鄱陽縣主簿方良玉孫一椿女二適吳榮丁宗元云銘曰
女位乎陰孰乘乎陽婦德惟柔孰亢乎剛苟不失厥常乃家
之慶叶西山之岡是為賢毋之藏後千百年慎毋變更

國史研銘

瀛為國史遂以官名硯勒銘于陰誕敷
帝制宣人文赤光如虹燭乾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子既銘先友樓璧君之墓樓君妻吳氏復卒其子仁與恕泣
而請曰先毋極孝于姑姑年耄氣逾弱左右手不能用先毋
夙興持櫛具以往請姑坐榻上親理髮施膏沐訖鞠躬揖而
退旦旦如之雖遇寒之折膠暑之流金不廢復聞宗老言爾
毋之賢也胡可及也蘋蘩之薦無不蠲潔閫內之政無不雍
順輿臺媪御之賤未嘗聞叱咤之聲相爾父治家不鄙勞勤
時粥環釧以佐饗賓之費彼知飾珠玉侈衾衣以相奉諂其
視婦道為何事世非無女婦也如爾毋者幾何人仁等日夜
腐心恐斯言聞者鮮也盍若登之於文乎敢以墓上銘為請
子曰吾毋陳淑人其賢與爾毋正類常思樹表墓道而一時
故老凋喪竟無徵文爾之情為可矜實與予同也因不敢
以荒陋為辭嗚呼爾毋固賢矣使爾兄弟自言終涉乎愛私
今則出於宗老之口其有不誠者邪嗚呼爾毋始得陰之正
德而無幽客之氣者邪金之精者聲必宏以爾毋之賢又何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先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散為編氓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為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郊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澤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咲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

急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
死乎即今士龍復詹姓文炳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
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為高鄲興
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
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監使司判官
改淮安踏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
雲譎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
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
之居二年欝欝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澍岳州華
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吏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
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
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子總脩元史時有司不
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為小傳

一通以傳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有復古玉髓二
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
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清且古矣府君雖歿
歷世寶秘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
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為人持去煙海茫茫
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
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頗殘闕
唯復古藏沼暉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布爪指其初
則嗚嗚然已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
持刻羊豕列豆邊燕饗三族合芳木為櫝尊閣堂中遂以復
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
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闔廬為人所攘已而還之可以

謂之後乎曰後則後矣而非古也疆畎欲於強暴取而歸之
可以謂之後乎曰後則後矣而非古也扈匝梧檟之屬為貪
者所竊四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後乎曰後則後矣而非古
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為雷威所斲由唐涉宋
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為府君之所
有府君之後又奪於他姓今後歸之孟持正如宝玉大弓之
再得不謂之後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鼯物之微而遽少
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
飽食以嬉我當後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敖粟布帛斯須
不可離今或有凌犯之者我當後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
動一靜儼如有莅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後之夫然
故後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台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叅知政

事於江淛行中書襟韻蕭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
入意表其弟明則繕鈔成帙同子學子桂慎請予評之予曰
古詩俊逸超群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
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鶯歌蝶拍春風煦
然撰人終日傳盃而醉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
凡矣明則曰請為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實劍藴於豐城而紫
氣上浮於天猗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于九衢詩佳矣不必
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
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為之
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
度此為某事而發此為某時而嘆使若人不死即而叩之恐
其未必爾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
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吾子之為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
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明敏於

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
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揭盖為讀書
地也間来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数樹
當霜雪嚴沍之際衆芳摇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研氷
玉其皎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
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丱天際恍不知貞白之
在已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粹氣冲冲兮将
汗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騎青鸞兮服素
裙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
曰天風翛翛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徠兮佩珊珊
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将擣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咲子
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露
研朱入朝眞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我等其
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
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
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
景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是景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
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景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
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
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虚無恍惚殆非也請記
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李太白像贊

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
吾友危君太樸嘗為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
已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貽因造贊曰
長庚降精下為列僊陵厲日月呼嗡風炮錦衣玉顔揮毫帝

前氣吞閣豎視若烏鳶頻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未迎絳節翠旛下土穢濁孰堪後先顰然一咲騎鯨上天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武騎尉追封榮陽縣男朱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垚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閥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艷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叙昭穆而塋占地百餘畝亦目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笏蟬聯朱紫并絶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貲雄于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為無州學正毋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嶷然如老成人及長孳孳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墮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曉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絶不與競人以為迂則咲曰主靜乃吾學也鄉鄰有鬬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猶不尽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听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亹亹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歛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塋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將軍勳武騎尉榮陽縣男劉氏贈

滎陽縣君入我
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後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
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親王陛燕府參軍轉
長史子時泰職禁林兼
青宮贊善日與淩游淩凝重醇慤有儒者氣相子甚重之會
子蒙恩歸田後持燕相府錄事楊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
序事精贍且燁然有奇氣於是粗加隱括而繫之以銘銘泉
若有源長流弗虧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歟府君遠有世序
邦人豔之緜延簪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脫而潛心我學吾
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為發聞于時郡國
交辟有儒一宮可涖其職縻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
雲青山令子既顯褒贈收玄九泉寘寘燁其有輝況今遭
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巖谷中有玄堂大
史勒銘永固其藏

題蛺蝶圖後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樸頭蛺筆
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曾落宮掖
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
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賴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
如殿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
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
荅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滅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
為之哽溺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上杲公為僧清立所作頌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
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事見其

髣髴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群迷而不知其
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綴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
其戲將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
方事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既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
學趙州公案為言無非欲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
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為鑒哉清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
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帰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
御史驥從予受經者久間來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為馭衆之基好
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
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
處士知之者以為瓊臺之神仙乎而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志銘有序

公諱約字審初姓李氏唐江西觀察使憲七十世孫而憲則
西平忠武王之弟七子也憲為袁州刺史遂家屬縣之宜春
五世孫服遷分宜之白芒里七世至時舉宋忠訓郎後迁吉
之廬陵縣忠訓生舟迪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九元九元生
去邪去邪生則武則武生詒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即公
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士舉不利即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
貴人見其儀觀秀偉舉為茂材異等署縉山縣學教諭未機
改龍泉轉太和州學正永州路太平寨巡檢江州路學教授
廣東宣慰司辟為令史以年勞上銓曹除贛州路總管府知
事攝司徽之職廬陵歐陽其商番禺道出于贛必假館楊氏
楊連其泉久弗償歐陽與絕交楊銜之歐陽自番禺還贛值
灘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稅于官官下歐陽于獄公應知其
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歸李乙為嫡家兄弟甲與周丙

共牛而耕丙傀乙屋以居已而甲因他事持刃自刎死乙與丙不相能陳丙殺牛而甲不從遂見害丙不禁掠掠自誣服公徵其牛牛存遂釋丙非辜乙抵罪富氓賴氏兄弟無嗣獻為兄後邦毅弱未有知幸司其業券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欲乾沒之邦獻訟弟與母勝入私遂盜券去吏持為奇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即代去兄弟垂白相與居與其殫財而建訟曷若分財以全骨肉乎兄弟皆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厚弊為公壽公却之兄弟請益切乃受其一轉與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郎其為政如贛州民寃得直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徼福于公公不頗也屬縣仙游令馬某雷用其民民不堪陳一壺謀變恭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檄公捕一壺仙游民聞公至皆執刃驩呼共縛一壺實襆車縣

境帖帖部使者謂非公擷縣事不足寧民強起公赴之民復驩曰父母來矣公至未久馬遽出視事公辭歸老父百十人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汝翌日差父剪綵為旗幟銜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輿香遥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慚其庭中人以語侵公公正色曰仙游本良民汝既激之反乃嫉人撫摩之邪明當訟汝矣馬俯首不敢言會亢旱公徒步兩舍禁雨於龍湫或曰山高氣寒非挾纊弗可公不從既而大雨公遘疾趣具湯浴浴正衣冠而坐呼其次子屬曰今日午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氣宜以忠厚存心也言未畢公所乘馬淚下如注公遂逝日簿暮民髣髴見公乘白馬拂青折疾行道上騶從甚都冉冉入城隍祠中咸異之馬幸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家為妖恠民愈之列梃為備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禱城隍神五人者拜起見公擁神座其色毅然驚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為盜

所殺云公壽六十三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丁酉三月充
奉柩歸鄉里某年月日葬于東向山之原娶郭氏男三人長
徵次即充次永女二人適宜春彭瑛吉水楊致道孫男四人
誠諒謙讓諒即来速銘者孫文五人皆未行予聞天地正氣
人藉之以生者存則為良臣歿則為明神此無他浩然不屈
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喻公良倚為
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就夢為其社神列旌旗鳴鉦
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灵響其事與公頗類人心天理焉可
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天至剛生為良臣死為明
神有光燉燉亘古弗泯倚歟李公為政孔仁滌滯洗冤以子
遇民迷雖無知公往捕之民競而趨縛致檻車孰焉夢夢激
此禍凶不以為勳覆忌於公民之戴公不翅慈父翩然遐征
我民心若白馬青旗騶從師師入于神祠十目所窺嫉惡剛

腸死亦不渝廟食有嚴生氣凜如銘以昭之俾式丈夫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武樓下中書右丞相胡公惟庸率百官晚朝
上若曰太平萬壽禪寺宜復還浮屠氏彼道家者流當自
造玄妙觀居之先是有
詔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以聚道釋之衆余皆罷斥寺
適在所斥之數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陋而寺之室宇尚虛
擅假之以為棲止之地越十年
皇上知之故特有是
遥拜以謝
詔於是緇流咸集手持香華望闕
時佛法雖至中國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赤烏中康居沙門
僧會實来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即金陵
之保寧海鹽之金粟其一即今寺也在郡治西北若干步及

宋武帝築凌歊臺於黃山嘗幸寺中立為二十八子院度僧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卉者築舍利塔大飛壇清風亭李太白同季父陽冰來游為賦詩亭中有升公湖上秀燦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鍾白又為作銘一時高風雅韵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勅改化城為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新来為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耀進聖德頌六首朝論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於金兵紹興　年郡守郭倫因築州城移寺於武雄营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構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蘊文而主寺事者孰道元年則法清併子院為二十而去其八宝祐　年則妙淨修放生池鑿石架梁於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五楹問嚴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喜聖建大雄調御之殿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鍾而覆以岑樓惟茲蘭若自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余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夕矧又遭逢有道之朝尊崇象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尚存一十有八盡若合為一更為十分禪刹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於當塗縣曰百福住山海嚴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曇芳忠公得法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屈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曹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岩既莊事勇於有為既葺調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嚴以成之為不易也命道證妙期来徵子記予以年耄辭而天界大禪師沙公及盧白昲公勿為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益

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為果報之說豈易悚其非心哉柳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伐帝王敬恭匪懈而

聖世為尤隆蓋以此也況萬壽為一郡之首刹海岩與其徒殫志畢慮惟恐有廢墜又後荊國王文公蔣山故事合諸子院而為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閣不離世間不即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於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達于眞丹赫若炖煌炖煌如日行天大江之南河獨不照神師實求敷其化導精誠上通顱之益堅設利忽降有聲崎茲惟化城表法攸寄肯孫涉劉大鏗然啓大伽藍如昴斯峙鴛幸臨翠華鸞旂焜燿叢林唐宋之間名緇輩出丕建法幢為世楷則薦紳豔之投分惟勤光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實所

泰運方新室廬尚虛孰意鵲巢而鳩來居

皇明照燭洞見毫髮　詔下九天還其故物龍象駿奔有

嘆有吁自非

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萃乃積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

夷者崇之黜者飾之缺者完之仆者植之棟宇翬飛丹雘藻麗攄率天宮來移人世有鏗鏗鎧鎧有鼓靡靡說法于堂其聲孔揚　聲孔揚黑白聳聽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

皇御曆手執金輪與佛同仁覆燾無垠太史造銘贊楊

帝德鑠諸堅珉昭示無極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徒知父母之存為具慶至若人子能發聞于時以顯榮其父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沒者存孰不為之慶幸斯亦可以謂之具慶君子職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夷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

又能慎守先緒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来省候之久而
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
其親矣故入其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浮蕩於後先儼若二
老人龐眉鶴髮據筵咲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
為其嫺連為其僚友莫不慶愜于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
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閈聚散日逐於斉民綴曰
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為慶也蓋矣惟
中伯仲舊以具慶名堂迄歲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旦旦
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亡也嗚呼可謂
能孝也已濂與惟中交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探其志而疏
之以附送所安序後雲

故中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来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老力辭一日有持隴上
白雲稟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乎嚴花艷

妍也冷乎若幽人徜徉飲氷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
之詩也持者跽而荅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
之姓林氏世為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
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尽其興趣
雖雕胃琢腎弗碩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内外以堊塗之白
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翛翛然
生先子登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明至焚香啜茗談古今
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絲纚纚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
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為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
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為之
根水火交構載其营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澄游神
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修耳心一物一道一之說
自呼為三一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賢院開其操行清絶不
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之先子弗欲也吳元

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
汝于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葬于臨海縣與
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篤親仁善鄰具有恩
意而所謂白雲豪者尤為時所傳誦慕門有石不肖碩圖文
鐫之微顯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呼予為
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安能
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
某氏先配杜氏生瑤繼室章氏生宗即未速銘者以學行舉
于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
仲德其壻云銘曰

不豔于榮不徇于聲一以詩名弭其人麗發其天倪龍虎功
齊寄情五絃羽衣蹁躚望之若仙尸解于河其幻則那壽何
少多巍弋紫虛有鶴来歸千載之思

聲外鍠師字說

曇鍠上士以聲外為字請予為之說夫鍠鍾之聲也聲果在
外乎曰外也鍾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馬
或四三馬或十馬鏗鏘震撼如雷霆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
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
成鍾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鍾叩之則統然寂無遐聲
削木為鍾撞之晃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閾矣如是謂之內可
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以
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跬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
內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
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
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錐然聲無內外也
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為內外
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鍾朝夕出大音

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寡能聞亦泯能所双絶非
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声之在内者尚不可得況
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字為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
非謂鐘之聲有内外也然有外則有内既曰聲外而未忘乎
内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乎惧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内外
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禅宗教典皆潜
心探賾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礼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
河上士凡三次来省士大夫高其行義雲

故藩峯先生府君墓志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藩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文以
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為教其生
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
人弟子與其孤翰林脩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群行成
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礼

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横渠正蒙諸書共若干万言先生之
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
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礼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
闢之初終迄之為聖皇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
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
往往厭其難索而鮮子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
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
蒙書說礼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礼經傳而其輯録多
出於門人勉齋黄氏與信齋楊氏其中子奪多有未安余於
是有礼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
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
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
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
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

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勤
以為迂靳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
新及雞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茶寮齋洪公
其洌泉趙公其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
雷又遠承考亭余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
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
不事生產作業力求析鬻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
不毛者由是家寖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為親養
一賤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
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
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君不可親近
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
五曰應祥曰應焱與其父皆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
寬衣金聲玉撞塤鳴篪協使人望之而知窈窕之意消至是先

生又能續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
鄉之惡少年為變殺戮到鶏犬羌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
冠衣而坐從容語劫掠者曰賢財任取之書籍非尔所好也
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
其名咲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鄰數十家皆籍是後完先生
遭時多艱召族婿子弟戚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尚寧寒餓
而死不可為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
二月八日卒家未殁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稾殁繁補闕之
責尽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难
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
夏四月偽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
月初一日始葬於潘峯之下娶涂李二氏男一人即善克紹
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淵鄒誼孫二人象環逢掖象
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

曾孫一人興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濂聞君之立必在乎遠且大者干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滈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髣髴如先生者尚可得耶銘曰

以昭之亦發濡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誦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厥口耳搴英掇華以經為戲續紛外馳奚補身心宝用兎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豔其流光歎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冊于庭借月為燭優之柔之芷然遐思饜之飫之如啖甘肥內存于心外著於目明命有并吾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于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忌而去俗殄風移悼我民彝天不憖遺孰不溺澳玄堂沉沉妥厥靈奕尚畀後人胡福是享

求思堂記

求之為言長也所謂求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郎謙慎而齊斆聲譽出薦紳間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非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爵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行於氣化中宜茫而莫之覩乎何為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父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揭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毋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弄雛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万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若日慘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毋之憂乎得仁曰堪輿

之問當其青年父毋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毋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瀛曰不然也人心若不知是得隴且望蜀也父毋皆歿久矣其分當求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瀛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毋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永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毋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毋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瀛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聲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鞫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歛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涖官之時則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永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祇奉瀛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荅之語記諸堂壁云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嚴永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麻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兢來譴謫各瓦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黔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敬嘆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辛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頹然成老翁矣今年冬来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隧道之

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瀛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
劍蕪善攻毬踘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
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
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
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
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歸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鈌肝劌腎
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閒與明士相摩切而詩
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尉薦之方
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綬耶竟避築室江皐曰若吟於
雲烟出歿閒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
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
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
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
則擇地藏之久而弟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
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
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
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昂次郎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
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云孫女二人未
行瀛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

也衛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起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冤無不之非湯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戲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羅奎上謁容止儼雅言辭有倫粲然經緯交錯無龐雜垂牾意心竊奇之叩其姓則廬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座以傾其所欲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殁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懇縗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斯為子既奇德輔意其母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見符迺為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福字某其先居臨江祖大炓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澤物施檟積贖以千計母吳氏夫人幼敏慧剪製紉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日不出閨門即出足跡有恒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里慕其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為婦父皆辭去段氏初家廬陵龍溪與臨江鄰鄰造于開者亦徙長沙閭其子士龍文賢乃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媚御率其化無有異矣之行內外斬斬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殫昌乎尊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屬之夫人絲髮不以縈懷夫樂與才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或戒勝侍具酒漿脯醢以燕饗之唯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爨分以上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母喪營葬祭祠諸費皆自夫人出夫既先卒夫人恐或廢斁以為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穰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產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

綵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盎然入春風中不識其為異母也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物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孫厥行立堂下前後進觴為壽驩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人同德輔避還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兆域越六年而亂愈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遙望曰吾兒德文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禱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悲慘八月移吉水潼江庚子六月移梅林渡夫人病暑而卒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祔塋龍溪之先塋夫人二子即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屢於刀戟叢中傾貲以救母群寇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為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也適聶孟宣廣東宣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毅礪徵鳳溥盛孫女一人適某會孫男一人辛祐會孫女五人皆在室予聞婦人無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令子而後著如夫人者是已予年耆而神昏言且不能成章凡有求文者輒俯首控辭令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彝倫之重也

銘曰

夫人之行貞且則左蹈矩襲右繩尺何以致斯在慎敦秉心如絃絶偏蝕內外肅穆儼若一陽明煦嫗銷陰慝九族觀感亦歸德仁賢上聞天為惻豺虎交橫不敢迫況有令子文五色温温出言有倫脊脊令光丕昭勒貞石黃金可銷弓銘不泐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音皆當研摩至於隸書歌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繩多不同尚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亹亹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驀起泉湧者視此曷知

慨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
襲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為不可及已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帛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
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
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帛齋生知南陵縣
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號能繼
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
虎人稱為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
求為鮮于奉常樞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
其身先生生李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
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為弟子員敏間来謁問之乃知先生
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
如見先生焉子竊惟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

以譜系圖相示則知帛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太中之父
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
来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
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為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為
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杓居汴梁其遷金華
自九府君始云

葉氏先祠記

昭武葉存恕詣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
世為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為息
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
秘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
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產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
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銑修職
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興祖有文行用薦者署建寧縣學

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興祖慨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即中堂分為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為之記元季毀于兵興祖哀慕不能自已復捐私田百畝入樵谿書院以祔祀息庵逮至　國朝凡學校之田悉籍于官而祠又廢興祖之志猶不怠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虛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醪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光祖之子存恕興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徹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為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于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後世之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為之記使刻於真石為其子孫者尚思引而勿替以延祐於無窮也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魯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槓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槓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謀詭姓遁身因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昺奕遷冀南朱虛叔子曰炅奕徙齊之歷山季子曰炔奕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流布多見諸紀載或謂晫與桂同音而出雖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尉吞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襲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携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卿任南唐為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

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功于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
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
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
至今支系尤盛逮我　國朝德稱以明經為　太子正字陞
晉王傳受知　兩宮今望隆蔚德稱從弟仲權擢忠之鄱都
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
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為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稱之
子中書舍人慎徵子序之慎徵嘗從子學因為撮其樞要冠于
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浹淫鄭漁仲著為通志其
中二十畧唯氏族最備然而墨台氏逃難而改為墨牛金之
子亦因避害而易為牢漁仲謹識之而不敢忽重變古也子
故特書桂之所出為魯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
尚思有以謹其傳焉予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
世正楷異未必其盡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傅會殊不知隸書
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遽少之也
因并及之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
其交而好謙歿于兵及來　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
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我
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家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
衛狀来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
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
之後滿本歙人来徙金溪明暘里世為衣冠甲族宋道州營
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
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甚精
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
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

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諸大家皆採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甚輕財伏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為恠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雁寃難屬文昌為之辭紛餽白金一鎰為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為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于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絶交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釀酒起兵為堡障屹然孤立數年而群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為多偽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挈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　國兵取江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遣落世故絶無毛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穆敬来為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消摇林壑為宜耳横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韈青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鑒若干卷燬于兵尚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棨餘集娶王妾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卜葬明暘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

夫詩之為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拈花摘豔以為工而謂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為教著于禮經温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

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髦生塵我衣懸鶉非義之物肯受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山秀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髮猶未皓嗒然觀化何有短長無晝不夜長岡之原桂老水寒鳧鶩未歸茲焉是安惇史造銘詒爾孫子慶源方深其流瀰瀰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温之平陽有剛毅之士曰曲全公諱采字季亮姓鄭氏賦性分特唯道之從不屑屈人下年二十而其先人捐館州里群少年怙其氣勢因公少孤欲肆其侮公奮然自勵曰大丈夫有髯如戟肯受狗鼠輩侵凌乎東書出門游浙河之東西道經金華金華為部使者治所使者聞公至請見之既見奇其才將辟為府史公以為辱已力辭而出時仲兄講授崑山公趨就之年已二十有四矣仲兄勉公以學公始肆力於六經群史間冬大雪輒擁重衾厚幬而坐夏熱蚊蚋且嗜人則

熱蒿烟驅逐之夜參半猶隱隱聞讀書聲仲兄嘆其勤每謂人曰異日以文行亢吾宗必吾弟也夫科舉法行公自度其學可用投牒試場屢司文衡者見其持論太高黜去之公退而笑曰試藝所以困天下英才吾尚可溺而未省乎遂絶筆不為攻鞿攻古文辭積之既久其發也益大以弘聞海虞多佳山水將卜居以卒業海虞顧翁有賢女父擇婿無有當翁意者一見翁驩曰才俊如此郎尚有敵之者乎竟歸之公遂為海虞人公正直不阿見諂諛取富貴者人道其名輒唾去家雖匱乏一髮不以干人或勸其隨俗浮沉公怒曰我豈不知多田兒有粟帛耶弗聽後屢自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諭終亦不能改也縣被水災有司循故事督賦甚急民不堪命公惻然憐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書泣白執政者曰水潦殺禾民已無食又欲重徵之數萬生靈將化為枯骨矣辭甚切直不少貶得蠲賦一萬五千縣令張

侯某思行均役法問計於公公曰役未易均也侯問其故公曰侯館人之家其產最夥法當居上上侯果能平之乎侯變色而作後竟罷不行宣城貢君師泰中書右丞相脫脫公之客来為都水庸田使公以其儒者作長書贊之貢君覽其文論議英發悼而不敢近公遂不復上謁君子多之公雅好賓客雖甚貧必留連數洽惟恐其亟去顧氏亦能探公志蔬簞珥以市魚肉不見其有難色士窮無歸有或館之終歲衣且食之無厭怠年游幾客持券謁公公視其家僅餘粟五斗公貸其五之三故人聟氏子將之淮南囊橐為群盜所掠裸跣走訴公盡以衣衾巾履遺之公消搖于門見敝衣蹋屨而踏雪中者公呼之前予以泉布終不問其氏名鄰有錢叟闔門病疫無一治爨事者公命家人烹粥藥日再啖之皆得更生公之急義大率類此然剛而能容士有忌其才高者構為篇章以詬或尤公不之荅公曰吾豈不能文哉顧所見與彼異耳未幾遇諸塗邀與共飯且贈以白金其人大慙而退仲兄以文雄于世公實堪配之公之子思先嘗共編一帙踊為聯璧集濂序其首評公之文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曲盡情意人以為知言鄭氏出光之固始五季末避亂遷平陽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宗室女未嘗挾貴勢驕人其弟行曰九十佘以九十佛呼之父愉老十三通五經年稍長遂應博學宏詞科會宋亡乃止姚某氏妻即顧氏先卒男子四人長思本次即思先由儒生起家累官資善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以文學政事聞次思宗次思祖陶出也女子一人明月適敖宗信孫男二人鵬鶚孫女二人素瓊素英皆幼公壽五十七以至正乙巳十二月六日卒以某年月日與顧氏合葬海虞山西歸蘭谷之原公歿之十年以思先貴得贈奉議大夫僉山東運司令顧氏贈宜人濂官成均時與思先有同僚之好乃奉禮部尚書張篤所造事狀徵濂為之銘濂嘗窓士

習之陋志卑而氣歎撫世酬物一以詭隨為務公之剛毅凜
凜不逐物變移其君子之人歟雖然申棖親游孔子之門尚
不以剛許之剛在古人亦甚以為難有如公者其君子之人
歟縱不得享人爵以行其志而天爵之在躬固皦然無愧也
是宜銘銘曰

哲人立志以剛為質遵道而行不詘於物不屈者誰東歐之
賢其賦自天其直如弦徇罷肆欺翩然東去歷覽山川發舒
壯氣綉衣使者一見稱奇爭言可吏謝而去之乃潛厥心乃
游六藝乃騁辭章聊以俯徇繩尺往試有司意我矯亢黜去
不疑大笑而歸肥遯不出英英白雲生我几席淫林化水殺
我黍苗生民歎嗟孰地可逃走白上官雙淚如注中誠感通
卒蠲乃賦化此呻吟而為謳歌仁人之言計功實多室如懸
罄心則好施視彼顛連如已顛蹟觧衣恤寒縮食濟饑貪夫
聞之寧不愧而俗衰民散師道不立宜留一鑑為世楷則胡

為長逝魂入九泉獨留遺文虹光燭天餘慶所鍾有子能令
出鎮方嶽敷政柄隧道之章載揚清芬佞人讀之當為祇魂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入官者自七品而至於第一咸得推恩及其先
人官有崇卑故其恩有隆殺焉今刑部尚書尹性其為大都
督府斷事官時嘗請于

朝得贈其父府君如其官階承事郎母章氏封宜人性既慶奉命書櫝置惟謹復用黃綾謄為
副墨具冠服佩綬如法焚燎於府君墓下性竊自念 皇靈
如天覆燾九圍惠澤沛滂無被存歿苟不圖文勒諸琬琰何
以上昭 帝力下示後昆乃屬其友鄭君思先采掇群行成
狀而徵潗為之銘潗按狀府君諱元良字子貞會稽人也世
為簪纓巨族曾祖某祖某祖嗣宗父恂元温州路平盈庫副使娶
李氏府君温而克教卓識異於人事二親鞠躬盡瘁惟恐逆
其志副使君不憚二千里之遠涉濤江而往覲

難險阻莫不備嘗雙足為之皴裂扶襯而歸卜宅兆葬焉當是時二弟某某尚幼府君聘致名講師訓之以經朝夕督策之恩意備至及長各為授室已而乞析爨甚力府君止之曰兄弟同一氣而生猶手足之為四體其可分之乎弗聽府君指田之硗瘠者曰此予之所嘗用也盍歸我腴土嘉具悉讓與之閭井以為難能先是府君之從父兄既耄且貧仰食於府君家二妹亦未有所適至是各異居咸倀倀無所之幾欲墮淚性甫七歲告府君以其故且曰非吾父是依將疇從邪府君喜曰爾真吾兒也正符吾志遂獨養耄者終身餼奩貲以嫁其妹性後入官尤以廉勤戒之其言喻千百云府君雖老嗜學不厭六經群史罔不研究之每晨興挾冊映簷光而讀稍倦輒拄頰看雲出入巖岫間夐然如在塵外有嘉賓至令庖丁治酒敘相與劇飲酣觴淋漓燭不見跋不止也故為之嫺連者則曰尹公其吉人哉為鄉鄰者則曰尹公信端士也大氐皆得其歡心云府君壽七十又一以洪武己酉正月甲寅卒于家其年九月丙申葬會稽縣廣陵鄉黃龍山之原禮也配即宜人男三人長即性近擢今官階通議大夫次椎次初女二人適同郡司馬升金傑孫男四人絰質敏學絰早卒女一人予早聞性名知其制行之卓其居官也如氷清玉潔誘以黃金滿囊弗顧也今幸與之同朝又知其精於法家之學操心平恕不使有冤民非府君家教之篤其能致然耶若府君者其可銘已性今位居六卿之中於法得加贈他日榮光下燭泉壤重榮又當濡毫為性紀之銘曰

越有君子篤行于家治事必誠質而不華事親如天晞步不怠洞洞屬屬唯敬是將親歿于溫蒲伏往迎扶襯夜哭水為失聲鞠育諸季竭其恩勤扶翼覆護如親之存耄者養之經之以遂我私春秋既高謝絕塵氛杜頰凝視山川出雲實至如歸劇飲而譁夜

深月落聲出戶間積善之餘無鬱不舒有子升朝朱衣金魚
皇明如天卹典攸崇澤漏九泉于以勸忠廣陵之鄉嘉樹鬱
蒼太史勒銘永世其藏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吏部主事陳咨詣予言曰咨試藝京畿時先生實為主司屢
欲求銘先府君墓已而授河南行中書檢校官書有程竟弗
獲遂前志及仕銓曹而先生謝事東歸晝夜恒懸懸入思今
逢先生朝　京師敢奉同郡宇文材所撰事狀以請惟先生
畀矜之予按狀府君諱嗣字仲貞姓陳氏世居湖之長興
其先出自漢太丘長寔宦傳若干世曰某宋臨安丞臨安生
某遷居郡城之南以貲雄于鄉年九十乃終生某積學勵行
有聞于時自號為庸齋娶施氏無子擇從子為之繼惟
府君風惜孤寡足以當其意因後之府君性軒豁開口吐肝
膽好傾貲結賓客或有急難輒捐金以濟之既而曰人不可

以無教不教惡足以明彝倫乃建義塾聘致名師州里子弟
願從者悉聽其入村多有成元季汝潁兵發蔓延浙水西髡
鉗盜販者相挺為變府君推牛釃酒聚年少徒兒授以控扼
之策盜不敢侵其境會　朝廷遣使者詔民入粟拜爵府君
慨然曰國家有急豈臣子顧私時邪首往應詔輸粟二千斛
使者大悅即以上聞著府君德清縣主簿德清湖之屬邑府
君素知其土俗視事始閱歲吏懾人懷曾未幾何張士誠據
姑蘇兵陷湖州城守臣退居德清府君曰杭為東南方面之
寄德清實杭之北門德清破則杭無寘足之地矣宜急保之
遂與上下謀竭力死守軍食或不繼以身仕之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貴术丁方總兵事上其功狀陞為尹達識帖木爾時
以行省右丞相承制行事欲招士誠降命府君持檄諭湖州
偽師以離其黨與府君慷慨請行既至偽帥延之上坐府君
為數陳大義何者為順何者為逆逆則罹禍順得受福繩繩

千餘言僞帥不覺屈膝城遂来歸丞相大悅而府君不幸以
母憂去自時厥後府君度時事不可為累辟不起以至正某
年某月日卒于歸安縣之寓舍享年四十又五以某年月日
葬于烏程縣三碑鄉賢子塢先塋之次娶吳氏有賢行頗涉
獵書史至於陰陽醫卜種樹之書皆通其義後府君若干年
卒遂合葬焉子男子四長即咨次某次某次某孫男二某某
嗚呼府君以卓犖之才少見諸用已焜曜鏗鍧若此況使盡
其所蘊者乎然而炳於幾先長往山林而不之返非賢而能
爾乎今逢六合一統清禮樂文物之盛比隆唐虞而府君已逝
不及見君子寧不為之太息乎雖然府君有子以科目入官
政跡昭著府君雖死其不死矣乎銘曰

天之生材或塞或通嵇嶰於時所以不同有倬陳君氣岸弘
整表裏一如錙銖無隱里有急難捐金如泥蹈彼水火必思
救之欲明彝倫我建我塾載揚師訓開其耳目元季政龐

如沸羹浙河之疆烽火煌煌詹襜大呼聚厥勇士持爾干戈
捍我鄉里出粟補官勾稽簿書隱然堅城寇不可踰封豕長
蛇據我大府奉檄往諭氣可懾虎義嚴辭勁直中其機不覺
蛋膝請降恐逞相臣嘉之謂為俊傑軍威大振孰得而遏君
則曰噫此胡可為大廈將傾一木莫支尋以憂去遂臥不起
朝飡烟霞暮采蘭芷令終于家州里咸嗟有材莫展時乎命
耶靈風肅然吹彼樹魂兮来歸安此幽隧

脩慎齋記

修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
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一家
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
大府遂充貢来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甚謹
既而中書選為刑曹史閱一載陞為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
来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

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私羞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違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輒致書一年之中不下五十番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呼云父猶恐書不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簡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為稍慰耳時亦日如火即詣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夜訓餬之比前為尤詳且曰今　朝廷清明廉吏無不登乎樞要尔當永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越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歸諸弟聞之驩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子行潛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為錢唐一游庶攬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

姑蘇抵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唐尤勝吾何可還必至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是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為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辱其先因亂經中脩身慎行之語名其窩居之齋曰脩慎頗為杞記之予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為之高海不足為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喻也杞能不忘此時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脩慎一靜也脩慎則無負尔父之望矣杞尚勗之哉

故倪府君墓碣銘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曾大父某宋某州防禦使使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晞亭能紹家學有聞

于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賾精微發於辭章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爵祿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倖致曷若纂承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原本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於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或不能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辨白黑毋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憒數日而醒不識有飢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也宜投以某劑而瘳顧顧卿妻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於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注某藥令啖之踰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為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曰左右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之配左腎病癢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若於肩上灼艾數壯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且盛此厚味過傷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温則進凉則退是其徵也治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醫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唯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窶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畀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宿備陶

緜亦素具乎府君指實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格微集若干卷又以李杲試效方若干卷鋟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聚書預置金於書市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敕山之下乘扁舟具酒觴與二三賓客放浪水光山色間翛然高舉如在世外因自號曰敕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韋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一子曰起通儒書亦以醫鳴於時三女曰淨真曰媛真曰孝真適士族某某某三孫男曰謹曰識曰讓一孫女曰婉寧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流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脩以斯學為已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奮然而起蓋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生民免夭閼之患者二公之功為多

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為予安得固辭耶因歷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攄邪沴乃融粗工蚩蚩守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其機羣昏方酣莫力扶冥冥夜行摘植索塗三家者興上窺本原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作世范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中遠祖德靈仕為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昂宋太學上舍生曾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祖適父元德母盧氏處士賦才瓌奇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亡賴男子學奚兵於村疃暮夜擊人門鈔掠其訾財以去稍與抗直剸以刃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深衣幅巾翩翔自如人競以為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譽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飢餓不能出户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恒百餘人宗姻無業班財以為饋死則給棺槨衣衾塋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之嘗有蘄乞或以田廬為償處

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遺尚可紓也慰而遣之
俾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為仁厚
長者云會朝廷有蠲免其貧益之命富家兒多競奔屬士恬不以為
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屬士曰吾悃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
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為遂弃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
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
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宴閒必屏謁先祠遇初度
之日踊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
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為人謀達大度不少貶以狥流俗見假
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鬬爭斷斷然正謹折以片言則免
寇頓首謝嘉賓款門倒屣出迎驩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
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
六後二十二年當　國朝洪武五年壬子葬于縣之大龍
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稿鏞蕃鎬以文行舉于朝

國子正文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其壻也孫三人雖家奴實
宦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宜壽普蘭曾孫文二人在室自
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
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
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
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
必為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為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
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為其周且詳吾謂
處士為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慷
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
旨母劉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

母氏起居下撫孩穉漱滌紉綴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蕭然持箴恒至夜半不休旦不樂靡靦身衣紈素同綺繡女偕坐畧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絶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昏彬激曰而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修譽起一鄉閭玄次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痛絕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瞽叟底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彊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去其人恃為尊屬屢見白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勝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秖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為安日向中道安潛出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玄夢其來車馬儀衛其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鉤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濂曰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真適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謂而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歿必為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刪則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宋學士文集目録

卷第一
徐教授文集序
松風閣記
魚籃觀音像贊
題宋儒遺墨後
馮夫人墓銘
柳庵偈
智覺禪師遺像贊
蘿山遷居志
浦陽栖靜精舍記

卷第二
瑫公圓塚碑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恭題　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淨慈寺新鑄銅鍾銘
普福法師塔銘
題繼絶宗賦太璞詩後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卷第三

東陽興脩乾元宮記
題子昂書招隱卷後
題七才子圖
旌義編引
卷第四
蘇都事墓銘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鄭氏三子加冠祝辭
卷第五
勃尼國入貢記
文原
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卷第六
危孝子傳
題栝栝山人詩集後
仙居陳府君墓志銘
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鄭伯陽墓版文
游荊塗二山記
題桂隱遺文後
書劉真人事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神道碑
寫經為像及血寫心經贊
復公文集叙
重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郭君妻黃氏墓銘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題褉帖
題褚書千文
卷第七
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大用才公行業碑
卷第八
王節婦湯氏傳
題蔣伯康小傳後
祝經歷墓銘
卷第九
唐鑄旃檀祇王銅像銘
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贊
古庭學公塔銘
瞽庵講師道行碑銘
別峯同公塔銘
理學纂言序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樸隱禪師瀞公塔銘
海東石硯銘二
卷第十
東濱日公碑銘
王冕傳
危侍講新墓碑銘
硯銘三
春秋本末序
重建寶婺觀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一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之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殁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倀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横捭

闔餒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訣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豈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絶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實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脩　大明日曆逐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脩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窮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

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柳庵偈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問道於淨慈同庵禪師已而戈侍司陛主蔵經之室結廬苕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為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山中本然乃来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既已强名柳庵庵與柳異趣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況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雖欲强相從畢竟無合日咄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咸因觚翰力幻出諸影像言者来捫摸但見紙成軸絶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虚妄誰為能覺者衆生强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彙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難以目之覩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齊冥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白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偉槩過之冷冷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庵来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斂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複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鏞間作經箐蔔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襲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戚嚬如此者不可以

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
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
其性本動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
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霧廓
霞舒興衰則千人實涕鼓勇則萬夫莫敵皆此一心之變也
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
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
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桓舍之
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
小或亟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
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
是矣嘗一滴之醎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
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
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
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九
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為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
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禹
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為
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
既告之故復為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為
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禪師諱延壽字冲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
弘法眼正宗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爭慇禪寺藏其
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會漕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
以像求贊漕因造之而請同庵繕書其上贊曰
我聞智覺大道師進脩精明無與等誦經羣羊來跪聽習定
鳥巢衣禪中一旦撥開光明藏除天蓋地悉開朗如揭日月

照羣迷無有趣塗索塗者諸法盡從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為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為最何翅藥王奪命丹四性寂然本不生三知廣翁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嫗護持不少忘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為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了道高非特被真丹海外之邦尤企豔金絲伽黎及澡瓶遣使來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魚籃觀音像贊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鬻粥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衆夫邪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昏入門女即死死即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藏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烏傷劉其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燈月旦十五日展而謁焉請予序其事序以繫之贊曰

惟我大士慈憫衆生眩着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妙麗因其所樂導入善門一剎那間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嚴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為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喪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始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九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谿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

溪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願卜隣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携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榮之屬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 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 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子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勗我後人爾欵蘿山之望潛溪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胥會先塋

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所居左右曰宋公園園與子姓同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予子孫居於此者毋析爨毋為不義毋侵餘比隣日衣被乎詩書耕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也

題宋儒遺墨後

鄉先生宗正丞朱公冠之嘗以厲志自號袁正齋公廣微為作大字書且造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雄渾剴切皆學者所當則倣裝褫成卷以示諸人理宜然也卷後附以童仲光詩仲光名必大嘉定丁丑進士官至知英德府晚自號為盤隱詩序之舉裕齋即馬華父東巖主人即虞從道也次附袁公荅書正先生令縉雲日所遣先是先生平反董氏冤獄袁公嚮其材遂力舉其為縣書稱毅齋即先生之師徐文清公崇父也次附丞相葉西澗鎮之書先生改官

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時所遣西澗試上舍時東巖扳為
兩優釋褐第一先生為東巖密友故因緣締交此蓋賀生辰
曲劄也次附太中大夫王某書名將磨滅不可辨不知為誰
書中云望門墻數舍又稱契弟必先生鄉里人竊意義烏王
氏宋季無為太中大夫者太中大夫雖從四品號為侍從官
極不易致豈或旁縣之人邪次附馬莊敏公華父書書謂蒙
齋老師者即袁也袁公之歿痛悼驚呼甚切則先生為國爱
賢之誠可知矣惟是諸君子皆一時行義之士顧瞻遺墨儼
若接乎容聲之間景行行止之心人孰無之為之掩卷太息
而不能自已也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清索題甚急即欲據筵
疏之其中多有可言者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
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

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為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
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庫像設以次咸具皆二公之
締搆而諸徒智觀如玠處仁行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於是
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為成規使甲乙相
傳戒勿血食醪飲違佛大禁鷄鳴而起日入而息燔香梵唄
以祝釐報　上不敢怠遑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
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實往咨叩禪師憫其求
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
辭衆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
已端坐而逝時　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既順寂
聰公繼之弗懈益虔深懼来者不知植業之艱勤来徵予文
為記俾嗣葺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禄而
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
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絶謹因不讓而為

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生於水不着於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汚故契經有云於身無所取於脩無所着於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軌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麁執積久馴熟至於心法兩忘始為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為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絜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於初栖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来曾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毋隳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善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脩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刹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寶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

為記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志銘

上虞魏君道全既喪其妻夫人哀悼不置乃自撫羣行為書一通遣其子倫来浦陽江上徵予述隧道之銘嗚呼夫婦為五倫之始生則愛恤歿又能致思而圖其不朽庸非盡其道者邪是可銘已夫人諱淑貞姓馮氏越之餘姚人父諱伯玉潛行素洽於鄉娶魏氏生三女子夫人其季也賦資柔慈父母尤所鍾愛非簪纓之家不行時魏君之父諱壽康實唐文貞公徵二十四世孫又以賁雄于時書詩俎豆之習翕然播于儒林間文獻黃公溍內翰柳公貫著作李公孝光咸相與過從釀酒賦詩至浹日始去其子弟彬彬雅馴亦重為昏姻未嘗輕就聞馮氏有賢女乃以禮聘歸之夫人既至孝事尊章如孝親友婦娣如女兄大賓匡補賛助無所不致其情臨諸子如嚴師一動一靜悉規之以準繩不使尺

寸踰越夫人雖生貴富家自幼不樂紛華靡麗之餙澹然能
自安年踰五十猶服勤絲枲不衰馭僕人媵女亦各有法恩
義並至退無後言者閭里貧窶之人苟有稱貸多不責其償
月旦之評謂夫人嚴而能惠信不誣矣生四子長
泰次倫以才學推擇為中書宣使轉補直省舍人次樺蚤夭
次良夫人生於元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　國朝洪
武九年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
於縣北四十五里伏虎山之原禮也嗚呼自古以来公侯卿
大夫下逮士庶人之家無不資内助以為治所以順陰陽辨
内外一上下也傳記之所載蓋班班可考不誣後世此義或
乖遂致巧言如簧而斁倫害政反為家祸君子每為之慨焉
永嘆有若魏君名閱之後防範固有異於人亦由夫人左右
之力為多予甚嘉其行特製銘辭被諸金石以厲世之為人
婦者銘曰

夫人之行貞而醇相家有道惟孝勤劬劬色養先見閨推此
以達和氣敷秩然有序天則均服循組紃忘明曛素紈視作
錦繡文如此儉德久且馴陽陰順軌榮光臻死生有如晝夜
輪聞之孰不心酸辛青山欝盤類虎蹲松柏九九夾墓門護
此靈魄千載存後人慎勿摧為新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二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璞法師滅度於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以其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窆於郡之龍井辯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　詔往使日本　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列官于朝瀕時待罪禁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爲屬未幾克勤出鎮方嶽承宣山西瀕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業成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台衡之學佛法之大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楫觀化而往銘其可不造邪不造何以爲訓邪法師諱士璋原璞其字也受生於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炯炯射人自幼即決去纏輩弟御即御輒嘔逆不能勝唯日取天竺書習讀之鄰寺僧伽競曰此釋氏種也盍以

乞我其父其怒曰吾兒非若倫也俾投城東太平興國傳法
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游公嘗憩止寺中
親授法師儒家羣經為正句投數繹肯要法師聞之有如破
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除須髮着僧伽梨尋
稟持犯於其師時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自四明迓慶遷
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寺大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湛
堂澄公之嫡子令譽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捨
簪趨之忽夢游寶所大乘善薩教之互跪作禮口唱懺辭覺
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偶文也法師以為祥徵佛[redacted]一見果
刮目相視允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一飢則親
狎釜鬻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
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逮還見白煙一抹起其
寢所則自爨猶故也佛護陰鑒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
人曰天心瑩素高亢不服人亦敬豔法師之行約共燈火磨

切詰難極於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為雙璧佛護既示寂
東滇曰公來補其處大演摩訶止觀陶冶生徒夏中集讀選
法師為之開科譬陟彼山顛仟陌溝遂雖詰曲鉤聯絜然辨
數聽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滇性嚴毅而寡許可為之喜
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領饑摩事纓綏之士皆願與法師
交聲華由此日重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
棲真教寺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
宗繼公二大三長老皆在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
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與偏圓本迹之微疇昔有疑而未徹
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嘆曰佛法教藏渺
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窺使吾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
於專門寡陋乎二十年移住旌德教寺元季兵亂人多為自
藏計法師縛心寺事不以世相為累彰善癉惡風采為之改
觀日納清淨之衆共講諸經玄疏銷文入相洪纖弗遺才辯

清發言與理冥往往雅為義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歛衽矣
皇明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席尚虛白於李
曹公文忠公時成杭遂從所請法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
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
甕京城立善世院以統僧尼同將作監交董其役時方內附
相視莫知所為法師獨出方冕具有條序十萬之衆多倣之
以集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器
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徇流俗意氣胎合即出
肺肝相示否則白眼怒視俊又来依推食解衣以遇之不計
蓋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於有為樓賢敝陋殿堂門序為之
一新旌德籍券久不白乃為鉤稽欺隱使有文可覆暴橫之
徒束手待命始免捧漏沃焦之患每懲諸剎樹徒植黨而為
怨尤之府誓不雜度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踐其言弗渝
初法師受經佛護歷職東濱佛護既歿或者微以為諷法師

笑曰丈夫制行當以義為斷豈可隨世浮沉哉終嗣佛護法
師所著書多未脫藁詩文有別録若干卷嗣法而出世者昇
元圓覺之外曰其曰其共若干人云嗚呼圓頓法門實般若
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指真心而名境認理性以為總論心
有具造而遺於色似此之類紊亂真乘法智一起而麾之然
後天台之道復盛曾未六傳習者流於知解之說務新騁奇
頗駸駸近於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益明擔
負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来佛海以純慤之
質一以法智為師最號能守家法者故其授受真切出其門
者咸赫然發聞于時法師乃其嫡孫其行解似無讓於前人
孰不望其大振玄風而世壽僅僅若此銘以貽之一以傷斯
道一以勉来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大火聚光彤彤五金
遇之無不鎔查滓渾化內外紅佛海扳起建寶幢摩尼徧照

天南東入其室者瞻力雄披精進鎧手執弓一戰欲使魔軍降誰為嫡亂蹦狐踪伏犀貫腦氷箭洞瞳震旦羣書貯心胸一朝易轍梵夾攻日神井竈幽厥躬白煙上出橫晴虹五童四釋昭厥朦事理即具靡弗同肯祭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建功三鎮名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飛錫無地容法水灌頂陣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似此良師不易逢大風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庢作銘者瀛碑則豐千百億刼鎮幽宮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相摩軋甚至南三而北七異言喧啾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尊者丕闡前脩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螢燈雜多隱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瀛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氏族世為會稽餘姚人父某早忘師從同里實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為大僧曰持四分律頭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嘆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衆精會神存誠不貳髣髴觀定中覩尊者畀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迎慶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鑠鑠照映大江之南皆迓師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折之師因義觀圓融觸目皆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於萬壽圓覺寺浙

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驚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甚憂之祈榮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詛之親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為不崩人咸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泊然集慶適當歲儉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来聘住大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為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糗糧攝授徒侶多至数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唐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卧不應門人法統進曰和上自為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起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閣而深墊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将折衷其說為之疏辭微疾作召四衆至以唯心淨土惓惓為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處索觚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葵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弟子若琳永孚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者尚多也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無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空利者每謂學無華梵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為之赧然自失鄉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於名不過以文寓意邑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

詩叙發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為名薦紳推許如此
平生以流通教法為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苟有召者
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於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
語默則未如離乎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
外集若干卷並刊生於世云夫傳瀉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
哉蓋騖於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
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頴悟之士洞察其微不
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重徽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
者講貫遵化一以止觀為宗如印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
者習冀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其等
持靈隱禪師元瀞狀来徵銘為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推台衡大著鏗鏘萬鼓齊鳴彼傍宗者自謂孤
撐以此較之蒼蠅之聲 其一 累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
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感遂神功妙此此焉為至 其二 猗

歟上師義觀兩融剋期破陣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
授以如意無礙弗攻 其三 浙河之西聰揚法幟分座談玄雲
行雨施出坐道場歸者如堵為人天師攝伏庶類 其四 水蟲
鼓禍海涯善崩凝神冥觀呉僚呪妙為兵變化儻忽風霆流 雙
足所躡凝如堅城 其五 此頴力故匪向外假妙經之宣集於
蘭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而應理無愆者 其六 有聲隆
然傾於邇遐游戲文辭復衍而施枝葉葉如寶蓮花不物
於物以道為家 其七 嗟若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
象生既不来死亦非往何必與夫涉有情想 其八 師有隆言
欲了正因唯心淨土繫功宣勤日如懸誠一念不分師雖逝
矣言若親聞 其九 青山崔崔流泉在下徊景斂英絶斥邪窟
萬松作花黃金滿塲設利斯藏永奠終古 其十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咲隱許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

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日塟石頭城塔
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為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
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
且地迫城濠王善崩勢將蝕壙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
方議改圖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
塔鄰即以歸焉已而宗泐入奏其事 上從之遂捐私貲營
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二龕一奚前住
持覺元曇公遺衣一自為壽藏其東塔則歷代主僧西塔則
清淨海衆皆整緻可經久而碑銘亦昇至宇下肇役於
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於秋七月其徒禪師就定則八
月三日也惟事之成壞恒相尋於無窮當垂壞時每逢賢子
孫保衛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墳有誌非直紀述歲月
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藉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師
之墓將沒於水宗泐為此懼卜吉兆而未遷其父子之情可
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鑿穴而附之又推及於寺衆若尊若
卑皆於西東乎塔之及物為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
法絶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
理事之不二故其為此實與禮經胎合後之人尚體其心而
相持於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為季潭奉 詔住大天界寺

題繼絶宗賦太璞詩後

右鏡中憶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庵法師具庵
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兼舉叟甚愛
之故因具庵之名如玘而字曰大璞且為賦是詩惓惓以苦
雕琢輕暗投為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恩之至義之盡者也然
而教中諸師自緇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正
不欲其暗投況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
矣具庵嚴奉叟戒秘藏不露道成之後冲然而若虛然而玉

氣燁燁上射斗牛終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遂推具庵為台宗巨擘具庵雖欲自閟孰得而閟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賓也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庵裴詩成軸而徵瀛識之於是乎書

恭題

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國朝之制設中書舍人十餘員開署禁中專掌繕書誥勅書畢赴吏部主事徧詣中書省卿史臺大都督府親簽名氏然後須行湘陰談士奇時官本部主司勳之科洪武十年春三月四日受事於中書舍人忽遇　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為誰士奇跪對臣吏部主事也曰爾何名對曰士奇曰其義曰云何對曰臣聞之於師俊羙之謂奇曰爾之入仕儒邪吏邪對曰習刀筆之吏爾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士奇雖吏頗誠慤自持　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夫吏之為奇公以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所不及乃曰奇凡二十二言士奇首再拜舞蹈而退士奇既默識之歸紀於簡冊復用金書成卷私竊以謂幾蝨之臣姓名上徹　天聽燕之　聖謨洋洋戒勑深至真所謂千載一時者矣乃来請記其事以著　寵恩之所自臣瀛聞之背私之謂公當理之謂法行法當理則不諂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丈夫矣至哉　聖人之言何其表襮之無該本末之詳明也哉士奇宜晝夜欽承以奇自負精白一心盡瘁事　國庶幾無愧　寵靈之施者矣士奇尚勗之哉士奇通法律歷長沙衡陽二府史陞湖廣按察司書吏擢虎賁左衛知事以轉今官云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具官臣金華宋瀛謹訓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世有恒言決科之文不足以行遠嗚呼豈其然哉顧其合道

與否為何如耳昔呂成公之編文鑑其用意侵精密而張廷堅所著尚書義二篇特載入之與龍圖序諸文並傳四海之中但識字者皆知誦之苟謂其不能行遠可乎東陽何氏宋季多以科目發身內舍生夢申與其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較之廷堅未見其不及也五世孫觀光唯恐失墜裝褫成卷求予題而藏之亦可謂孝子慈孫者矣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泉府都事東陽何公福僧心經後六十年而公之孫觀光心經僅五十五字而公遞捐館舍後金石鏗鏘之始補書為完經初公既寫是經藏篋衍中時聞金石鏗鏘之聲家人亦不知為何祥觀光偶見之遂續其後於是其聲遂絕噫亦異哉藉之在昔宋慶曆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守于滁入琅琊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尚缺二卷安道遂從而補之世號為二生經今都事公書之於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曰異世而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為至近者乎竊惟心經凡更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其說有廣略非夙有緣契莫能注意於斯觀光可謂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既見楞伽開徹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有序

旨金華宋濂造

皇明洪武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斤鑄鉅鐘懸之用物甚弘皆比丘安靜善立化歛所致夷簡請為銘與鐘相為無極銘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宮新作鉅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

佛住世乘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既泯始顯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劣其神功闔闢化衡攝其陰趣什為陽明聞聲而覺覺我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警昏昕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熾然共宣妙法

東陽興修乾元宮記

婺之東陽直縣西二里所東嶽行廟在焉莫詳其建立之歲宋紹興中鄉先達朝奉大夫曹冠嘗重構之歷一百三十餘年馴致隳壞元至元中邑民曹序又補葺以還舊觀且請廟額曰乾元宮命道家者流司之入田一百二十畝以為養生之具又歷五十餘年其隳壞如初至順末縣尹許思忠榮雨有驗屬大姓一新之僅三十年又駸駸就壓矣至正之季國兵取婺州縣地內屬帳前總管陳從貴來知縣事會夏秋久不雨聞思忠之故往與神約曰期三日雨若雨當新其廟已而果雨歲因有秋為建大門五楹閎及從貴報政而去事遂寢自是迫於科繇非惟廟室日圮而所入之田亦且質鬻殆盡尚義之士李灝蔣齊真鍾道壽俞閏樓鉉五人者相與謀曰吾儕藉神之休克有闔廬以蔽風雨而神宇若是無乃

不可乎於是各捐私橐而興修之不足則遣緣頰之徒說諸有力者土木之材不期月而集新作寢宮以閒計者三正廢則葺而完之其間如寢宮之數東西二序各五十有二皆易朽腐而為堅良然神道貴清靜恐細娠之或瀆也刱外門以扃牖以藻飾之殿閣深沉儀容嚴飭靈飈襲人如將見之經始於洪武十年某月某甲子告成於十一年某月某甲子仍擇純行道士周節亨為其主守歸田若干畝收其粟以給羞服薌燈之費為慮甚周而成功甚鉅也介瀋學子葛信來求記瀋聞岱宗地祇之屬不可以形像求也古者北郊與享之外唯魯君得專祠於壇亦無所謂廟也其建廟設像於桑乾河北則自元魏始魏之廟止於桑乾而已而不及乎其他也五嶽各於山趾立廟復自李唐始唐雖立廟而加之王爵猶未徧於寰宇也四海郡縣皆有廟以祭復自趙宋始宋則封之曰帝與昊天上帝並稱矣夫以嶽祇而與昊天抗在古所未聞質之於禮誠有難言者乎皇明御極一以禮事神而不敢褻特降　璽書正名定號曰東嶽泰山之神命使者至山梵蘆望祭勒石廟中以示敬恭明神之意歷代之陋至是而盡革矣然而州邑之間復或祀之如故者　皇仁溥博從民之欲而不忍咈其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嗚呼先王之禮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皆秩而祭之況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尸而祝之其亦本乎人情哉瀋官儀曹時嘗與討論典禮因推　璽書之所及以定天下百神名號亦既奏聞列之祀典而頒行四方今後顯等之請故備書之以見禮之不可紊者如比顯等韋布之士也非有官守之責而能致力於神惓惓乃爾可不謂之賢乎後之人尚察其衷而踵其轍斯可也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

也其出言可為世則其制行可為世範所以名閥之家雖至
凋瘁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革縱富埒公侯亦不為凌
躒之事詵有之徃徃私相謂曰岑先生莫知之乎復退縮不
敢吐氣或者不知徒謂公為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廣西
部使者虞泰魯瞻其鄉中子也力請予題聊紀公之賢行以
示讀公詩者

題子昂書招隱卷後

右趙魏公所書招隱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
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
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徃其父巖南翁游杭提舉官署
時寓於杭府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
制揭公長鄉山長吳公題識二公皆濂所嘗師事者九京不
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故仙居陳府君墓誌銘

古者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於後世也嗚呼孝子慈孫欲顯其親也尚矣後世不銘之
於鼎而以懸棺之石代之不自著名而假諸能言者述之其
事雖殊而其心一也台之仙居有陳瑜者自縣諸生選入太
學與予兒中書舍人遂交甚洽瑜方被 旨覈實徵稅於安
吉而以父憂還瑜思有以顯其親走湖州謁教授童君冀撥
其孝行成狀復持遂書走青蘿山中請予製銘樹之於墓道
蓋瑜之先本金華人六世祖始遷而予與童君皆世占金華
之籍鄉人之言當取信於世以彰瑜之父諱嗣字自得毋夫
養之無不竭其衷夫人春秋高沉痾荏苒陰虧不足以制陽
痰液膠澁口舌間氣弱不可出鬱塞無以自暢自得跛床下
翁而吐之日以為常嗚呼污惡人之所難近自得為之若易
易然非其心誠愛親者不能也斯事且爾則凡謹衣之燠寒

樂之隆升食之蚤莫宜不言而可諭矣嗚呼人子之身親體
所分也何敢有馬身且不敢有則凡痒痾疾痛舉切于心生
養死藏必誠必信而無錙銖之不盡焉如自得者殆將無慊
於茲也使自得享有爵祿則移而達之事君也必忠惠民也
必仁臨下也必寬惜為時命所拘而所及者不過振其宗姻
卹其比鄰而已可勝嘆哉孔子之教以孝為天經地義諄諄
然著之於經予學孔子者也自得孝行有如是者烏得不揚
之章之以為世勸乎自得性嗜學幼時厄於單窶晝則注意
米鹽細務夜則熒薪誦書逮長家寖饒遇有可於輒施與不
靳鄉黨稱為善士生於元延祐乙卯正月十四日歿於 國
朝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四卜以明年己未 月
日塋於 山之原曾祖儼祖淳父宏義母陸氏元配王
氏先卒繼室董氏子男子三人長瑜有文學溫溫然如玉即
来徵銘者次璞次琳皆業儒子女子二適某某某云銘曰

家享千金埒於封君苟子道無聞愧於七尺之身三組銀黃
為鄉為郎儻昧其天常筋骸雖殭而人心已亡君子哉若人
篤孝於親瑞世之珍鳳凰麒麟惇史造文勒石墓門以揚清
芬以勗其後昆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
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贊
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
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
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予於中秘屢
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
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尚
永寶之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畜禪師授公碑銘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耆闍崛山一切有情無不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盲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為狀来徵銘狀文淵慤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盲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蓬不與之齊然墓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涸焉年十二即思舍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為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為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為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為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荀纏縈簡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邪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晉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門庭嚴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荅之頃疑情盡釋晉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挈綱維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真如豔禪師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正化聲聞燁然騰緇素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叙實上嗣晉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座十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為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欲倚之以為重競来聘致漠然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即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商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衆邀於

道擁居其位公屢却之不聽色頽然不怡時當歲儉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擊鏈雅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撾皷而退歸竹院習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觥請壽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酒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完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斂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碩識見夐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於不得已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勸公求撿以主名山公笑而不荅然其所薦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於悠久所度弟子其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

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刊行平

居遇物成咏率出人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十卷公臧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當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己及物尤非人之所及叢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脩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詔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無脩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吾授公瀕沒之際又加跌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徵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矣昧者不察强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諭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爲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忘

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住均為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既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内而不外破妄顯真無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羣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寘莊屢形嘆息掬沙箅之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繫維八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為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欵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腳踏濤江来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小莖法雨普沾軌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来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茶毗設利繽紜光如流離龍華之阿有塔如笥琢石鐫文為世規準

旌義編引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百五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俱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之規前録五十八則六世孫龍湾稅課提領大和所建後録七十則七世孫青梗府君欽江浙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石鋟板當時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類為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以為三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帥三弟泳澳湜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其聞諸父之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録之釐為三卷通名曰旌義編既刻板可模印請言其故于篇端予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

珪之曾孫東埜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
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
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柏墓之原其子椁桶與其孫烟勳合
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
及米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
星往来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一本諸誠無纖毫
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爭呼之為長者也縣
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
其篤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也上繩祖武下儀曾循蹈矩
襲書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
勿質鬻南之也合巹十世中更亂離左抗而禦卒使危復安也
葦從同樂熙熙然如春和氣襲人見者董董也宅心忠厚不
動聲氣寧人加已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
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秉彝不以已之親
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斂其
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僮往禦之反為盜
所歐僮妻往護失足墜塹死禁僮勿訟及遺之櫝櫝也職此
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
裕字曰靜安能誦詩書為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
不逮古夫妻相詈而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
中流之砥柱彝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柰何去昭昭而
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
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
不為之涕泗沈瀾非仁人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四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銘有序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以政事聞于時高年至八十三而終五男不潛然流涕曰公以政事聞于時高年至八十三而終五男子當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從而徵之邪其子祖允等以其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踏門請製墓上之銘瀠公之里中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為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媪撥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為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為奏差憲使以廉直為同官所忌嗾御史劾之竟未下即命奪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擩拾同官之過欲頌繫之公

諍曰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而皆止汀寇
謀襲臨陣公往督長吏為備長吏欲藉民為兵公曰民不知
兵久矣一旦藉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
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
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稽其年勞辟為書
吏南海番禺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稅外錢以給上
官燕私之須小民悉讀盈道路公聞白罷之朝廷每頒新鈔
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
恚不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
補令史於宣慰司聲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為掾久之趙郡
蘇君天爵來參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遜與舒常
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君以蘇君知已遇事失當輒諍凜然
有峭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漕之粮歲不下三百萬
漕官多強取羸無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粮惡不宜上供省臣
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粟募民舟載
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逮民歸粟公曰言猶在耳惡
可背之況民得粟必已食之既今將焉徵即徵唯徵未發者
可爾省臣從其言斬州紅巾攜亂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
皆遁參政瑨君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奬君曰明公
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
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邪戰而
不勝就死何晚也奬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摳
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携首受錢二百五十緡
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者充庭未幾辨章教化君復杭
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謁選詮曹中書參議汝中柏聞公名
家子欲引為右曹掾公察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
蕭山縣尹蕭山民詭名匿其田賦科縣不能均一公令其自
實田輯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之兵興以來縣粮輸

獨慶二州民憚遠征往往皆屬吏吏益緣為姦利粮不時集
主運者妻拏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足且為立法每
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粮赴江濱仍驗粮寡多賦錢僦舟
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芻茭
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既豐有犯者檛
寘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儉弛湘
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餓者僚屬力沮之公大
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
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閫以元日至檄縣市穀核諸物公發
視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
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為樂邪聞者愧服府公韙公之為有難
決之獄移公訊之諸暨元以散耆年帛不明將搆以
賊墨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為濫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
其罪元致白金為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私爾邪奉却之歲

餘政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
院照磨僞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特詔書往湖州責其戍
將潘元明行郊迎禮禮成元明欲西向坐公正色曰以爵
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以為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
使抗禮邪挾胡床中席而坐乎元明懼服臨發贐米百斛錦二
十端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邪時士誠新授淮南
平章政事開省蘇州士誠聞之請于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
唯蘇照宋廉介士願得為幕屬君恥之不往復趣金官參政
石抹君宜孫分省于慶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
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為重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
安輯流亡招徠群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
後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童君溢亦擁兵觀望
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共濟國事為戒石
抹君多用故人攝縣棄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朝廷不通

事當一出行省奈何違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薦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為之不平公不與校既而伏以反覆受賂覺石抹見械繫之公辭之曰參政始薦之今乃因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伏因得引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投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為省屬天使命之牧平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禽官簿録其家得帳籍驗之莫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慈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謫徙滁陽公就徙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耄力辭遂歸卧金華某山中左圖右史怡然自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末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

晴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撼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雜還前籠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来者云接蘇伯斐君子以為異公性敦恪尚風義孳孳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蹟然識量堅凝不為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北其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為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萬横磨劒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督海漕事用牲牢祠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籍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傍徨走來濱亟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且及遑恤他人邪公曰

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
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
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
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遷来知婺州因家金華歿葬蘭溪之紫
巖鄉遂為金華人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畧使
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謚大理生吏
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
熙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主運幹生從政郎
淮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之
次子為後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
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為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于元
一仕 皇朝一蚤卒祖允将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
宣慰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
掞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文辭雄贍較之小坡斜川集有過無

不及焉思誠天止善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
子女子三人長適俞坦道餘皆夭孫男七人恒悟悦恢愷忭
忻孫女五人歸曹源宗涵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
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為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
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為立祠少保歷典大
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剗姦吏部之忠厚敦俗
奕葉之間簪笏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亦丕昭於前
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舊於榮名者易於力而能續
先緒於弗墜者難為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
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
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烏
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
疑哉伯衡與濂有文字之雅故竭蹙来山中請文遂歷序其
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榮巖
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繽紛絢朝暾貴而尸位
玉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梃生嘉兆甕鳴岐彩鳳瑞世
麟從事大府歷粤閩其職雖卑氣益根峭直猶如古諍臣得
失利害輒屢陳聞民有病眉則顰浙垣招充幕中賓執知斷
冠紅為巾嘯聚山澤動作屯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
編民殺賊如殺狐兎群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
忽爾跳踉欲舞襍一叱胤伏不敢嗔身佩縣章魚懸銀煦姬
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循扳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棟
藉錦茵參賛宥密待咨詢手持璽書諭罷昏中坐以示王人
尊嚇我以利耳不聞括氓搆亂奔狂瀾障遏勿使成瀰漫海
桑既變光嶽新携書歸卧丘壑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優
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優游鳧舃觀化只逡巡大風挾雨来
掀翻士馬雜遝向東奔絳紗籠燈光吐吞騶卒前呵肅靈氛
生為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婉瑶琨史瀟
造銘焯墓門石徵可汾名弗諼

游塗荆二山記

瀟既游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内使監公牒至及
開緘中藏濠梁古迹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瀟搜訪與
青宫言之瀟因格曰臨濠古迹唯塗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
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
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
疏鑿之跡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宫曰至中都當
共往游焉余将渡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沂流而上徂今懷遠
縣治以俟瀟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舟庚
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宫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
瀟上謁　青宫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瀟至期約懷遠文
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

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壩多藝菽之園
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欹足坐諦視之乳蘚
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
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犖确插起道左危傾
欲飛隧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抵崖罅貯泉一泓味甚甘霤
以生茨四聖水亭取水以禁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顛禹廟
在焉廟已毀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
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
戍處為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
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埋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
可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冥小甕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
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
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
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来為郡命鍾
雜尉丁大榮作石未剥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
鉅石危立如人形遥望之一婬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
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餘其貌者聞之不覺失
笑山幽舊有僧房今廢久矣　鶴駕不来忽使者至云扈從
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　青宮如錦繡搖曳上荆山矣瀵亦下山麓入鯀廟見所題神號鄙
俚棄而不睨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
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
荆山梁魏文闕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可見
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
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
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緣絮如雪西有玉池
森荆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游青峯庵足倦遂止時　青宮
已獵遠郊瀵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

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無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當偏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瀆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啓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彊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十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十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瀆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氐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荊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瀆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游因掛漏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曰

義烏重濬縉川湖碑

義烏有縉川湖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九里三十步舊設東西中三管溉其戶田之數以均水利其所溉凡八百九十五晦後加疏淪之功其利愈博以晦計者至於一千五百而贏東南各有斗門讎以二渠東渠循堤折行會于南又折而東疏為三以達于田然而衆流行潢洿間挾之入湖其勢易致填閼在宋紹興甲子知縣董耀請湖為放生池嘗一濬之淳熙戊戌縣丞吳沃以春夏暴漲而湫管不能宣洩始更為牌視贏縮而司啓閉仍架石橋其上人因以吳公名之開禧丙寅縣丞胡衍景定甲子知縣林桂發復皆重濬之自後無繼之者一遇亢陽為沴水輒涸田遂不稔幽阜孔侯來為縣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躬履湖濱愀然而嘆曰無湖是無田也茲非縣令之責乎歸與僚佐謀集八鄉二十八里之民量地定緣分鄉授事各植小幟以別其界域使之不相涌亂嚴示期約責其成功於是畚鍤齊舉有不戒而趨之意侯恐其過於勞也趣承水利之家具酒漿迨醯以食之勸相既頻功緒日就湖之北故為官道水齧蝕且盡因築而廣之湖南沿隄亦有曲逕以通人行居民侵塞且及湖百尺皆斥而復之雜藝花柳映帶左右復聚土為山於花島之後經始於今洪武戊午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湖之濬已及三之二以東作方興遂輟其功其深約五尺有奇役工三萬二千有奇自興是役晝恒晴夜或雨雪迨夫遂事遥霖久不止君子謂侯愛民之所感是歲歉七縣大旱並湖之田獨獲有秋縣人士懷侯不能忘援昔人名橋故事既名土山為孔公墩以識侯功復来謁予文為記欲示後之為令者俾嗣濬之余觀載籍之中有民社者能修陂渠之政則屢書之而不厭其詳此無他以民食之所繫故特用是以為勸也昔者史起之為鄴令大興水利以利民至有鹵生稻粱之謡逮今五

尺之童亦有能知其賢者世之為令者苟能如起之愛民其脩名有不垂於無窮者乎編川湖縣之巨浸一方之所倚賴自景定甲子以迄于茲已閱一百十五春秋佩銅章墨綬者不知其幾人皆漠然不以為意而孔侯獨能行之可謂無愧昔賢者矣因備書之勒於金石非惟永侯之文抑亦勸来者使則效之也侯名克源字敦夫孔子五十五代孫系之以詩曰

華川之墟泉水所趨其勢回旋匯而為湖黃流奔衝歲受涔濁不有澄之化為平陸孰為其先澤我甫田孰為其後維今之賢其賢為誰裔自曲阜我朐我育不翅召父百齡絶響曰吾繼之民食攸繫何敢弗思乃程土功乃集徒旅畚鍤齊興其来如雨森之綱綱斧斤之絲絲翕之鳩鳩離之休休宻者既深壅者斯戢建牌築防勤其出入潦水時行納之若虛猶如東瀛注於尾閭亢陽為沴靡神不格徒爾號呼上毛盡赤我行我野黍苗芃芃亦有流泉其聲潨潨人力勝天遵古之義胡不是脩索諸茫昧彼歲讋凶我年獨豐捌已而思伊誰之功功在不刋非文莫紀采而書之敢告惇史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潛所鈔瀫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墜逸手録成編此蓋其藁本也瀫之學子同里俞生恂購得之識請其後先生諱夔炎字子暘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為人不苟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脩君德謹遣事為戒權臣才之欲寘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蠲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

州撙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
不群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
也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燁然
見於觚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
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待　制王
君禕手抄從公命也恂并裝褫以附其後云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　有序

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曰宿余
為賓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
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為林因字木曰叔
林曰在木上為杲因字杲曰叔昇丈夫致果為毅因字果曰
叔毅命已遂通祝之以辭辭曰

三加三醮既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含和茹
滋孤撐非貴叢生乃奇蔚若鄧林陰陽敝厲欲構清廟掄材
實宜母學樗櫟擁腫離疏為世鄙賤工師莫窺木其昌哉夙
夜克治杲杲出日新陽則微及昇扶桑其光陸離婉諸靈扃
皦然弗緇群昏既歛洞察毫絲毋若小夫中霄而翅摘埴索
塗陷於溝庫杲尚勗哉賢哲自期人之立志樹德為基唯果
而毅篤行不疑警之大將建以毅旗奮矛爭先矯亢欲飛毋
習巽懦如脂如韋聞過悒悒捨短用長屢有為
爾三子者昧昧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
隨尚滌爾心一髮勿私履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
行違奚翅犢禽安於鬢眉世之恒流父子異炊眡有不善衆
方見嗤況爾旌門十葉聚居名播寰宇彤筆所書尤當戰惕
若臨險戲遵厥祖武全其秉彝翔于堂東墳西荒獨行於
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愧七尺之軀予年耄矣百艱備罹涉事
既廣理能真知諄諄爾誨辭肯貢諫請書座右視如嚴師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四

勃尼國入貢記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来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勃尼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閩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擾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勃尼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香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禄起兵来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以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

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来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閣婆有人間王曰蘇祿来攻王我實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閣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閣婆非中國臣邪閣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大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閣婆来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尒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悦請書于版中懸之阮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入謂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尒等必不還矣秩恐不安復走王所反覆譬晓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燕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　皇太子戚用銀戚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緇髠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肖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則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為鹽瀝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之蕪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澱細賦如粉食之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

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割羊豕鵝鴨鳴皷擊鉄以為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為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瀛聞勃尼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施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来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輙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先謂遐遏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警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正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其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行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勃尼国王臣馬合沒的一作沒合的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的上頭俺在番邦稟住地方的寧靜的使臣来開讀了

書劉真人事

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大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揖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脩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數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為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

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興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喜歡本國地面是闍婆管下的小去處有來的前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將乏人馬來殺害了一家兒人沒事如今皇帝詔書来的好的本國別無好的東西有共不中的上物臣去見將頭目每替着我皇帝頒賜着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惟洪武四年五月勅

帝萬萬歲尼国王臣馬合其表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為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嚾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云喪祭一遵世教無慾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亡兵戈倥傯擾希琮卒酈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襲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為九祖云

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鬚鬢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讌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歟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文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陽陰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叙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

故九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圄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辭翰以昭其文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拲辟也荀卿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末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達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參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睨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縈鹽次弗紊吾文之酸得之昆侖縣圃之崇清曾城九重之嚴遂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得之鳴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埋微文氣日削駸乎外而不攻其內苟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疾夫誠擑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擑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腠者將以發其神搰其氛徇其私痕其知麗其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搰其氛徇其私痕其知麗其蘄違其天昧其幾奭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皃秋舟之爭麗也須臾林而蛩吟砌也水潦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國之通衢無榛荊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惟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

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
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遺辭敝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
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
之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
真人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
山之私第年甫四十又三禮部尚書張籌即為奏聞　皇上
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
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
慶為弔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
日宇初奉公冠劒權厝南山先墓之次各十有二月某日卜
宅兆於某而瘞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太白于世與群弟子輯
為成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幸厚與公

游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
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
玄真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盖山来游
徵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群童後三歲太玄出
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劒及玉刻陽平治都功印曰龍星
再集于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雅化去而公之仲
父嗣德継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之子
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己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
是始驗公陞廣筵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聳然領解
時天下大亂經籙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啓黄書赤界紫素
丹刻之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贄来受者川赴雲蒸
劒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
上統大将親取江西公知天運有歸将遣使者上牋述臣順

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瞳稚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錫燕者再兼有金繒之賜丙午復入　覲京城士庶人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閉関拒之乃相率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濡毫篆軰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上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　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界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于便殿內降　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聞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父之　陛辭而歸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于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為輔予至治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第已酉春　上召公入朝踰月承　顧問者四錫燕者一

三月十三日　上將通誠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勃太常設樂手授于公俾祝而焚之禮成燕公于文楼群弟子饗於別館復有金繒之賜庚戌夏　上録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千子秋復須　制誥以寵之冬十又二月復召入覲癸丑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祕祝之事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之来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清修之士與其偕来丁巳夏公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楼　上舉爵謂公曰卿宜釐此一簿師贊示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冀曰　勅內侍出　御製歷代天　詔公從太師李韓公

善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賜衣
各二襲楮幣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
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不
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籍　天子威靈
幸一至焉瞻曦景於層霄邈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
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
以報　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謚之化命取
劒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
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燭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
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
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籙文秘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
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漠甘霖即降或有為魑魅所憑者
授以片符輒潛景不見公憫兵戈疫厲之餘沴氣不消舉行
玄壇舊典修壇墠建陰陽鬲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彰然其天

性夷曠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愛佳
山水仙踪靈跡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返當適意時
欲乘白鶴與群仙翱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
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暨歿奠祭感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
募人為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
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
君妣周氏其玄君其大父諱與材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
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禄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
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
盱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宇初即
今天師頴悟有文學人稱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　上召見
奉天殿及覆諦視之笑曰絶類乃父寵賚有加焉次宇清次
海鵬次勝佑子女子二人一歸鄱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乎
神明之冑簡素端凝用道為體而膠鞫游氛無自入於念慮

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
知　聖君入朝京師　天寵使
番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
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銘曰

天開日明真人上升周流九霄駕軿作輔卿雲英英剛飈泠
泠絳節翠旛恍其来迎載稽玄裔歲踰千齡五絲交絢玉笈
金經矧有劒印奔星走霆非人莫授恐干鬼刑華盖神君於
焉降精圓目青瞳閃如電熒入朝　帝京照耀殿庭進退有
儀金衣霞頮　帝曰俞哉爾方外臣輔朕鴻化凝真集神巍
巍嵩山嶽之中尊爾往代祠執禮如存庶集靈和以綏兆民
皇用褒錫璽書金繒君臣遇合玄德之徵胡為弗留飛神窈
冥崩崖墜雷百里震驚圓光有赫四燭寰瀛在天為清在地
為寧在人為貞是謂三靈此乃道樞中黃之扃公能守一精
聚氣凝不死維神所蛻維形白鶴来歸遼東露零洞視萬古
後天弗傾

佛智弘辨禪師師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有序

禪師諱世愚號傑峯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其以書詩傳
家母毛氏嘗有娠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
禮佛塔迨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
已而雖除須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鄰燈惟謹用箴出
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嘆曰緇能盡書一大藏教
亦屬有為絶如夢幻不可控摶盡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謁
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淚泣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
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乃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
師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充無以啓發
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
峯本公大弘雪岩高峯之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慨
然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
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

南泉有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
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絶之人行坐寢食不旬覺知唯一念歷
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
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
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秖為太近故人自
遠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
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
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徑何來師曰大慈元翁曰
大慈鼻孔其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爾將
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既見止巖師陳悟由止
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贓在何
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
徧界明明不覆藏止巖竪起竹篦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
止巖曰爾欲来將虎鬚那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

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
又還南屏住山燕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
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菟礫之
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虵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
者負糗粮鹽醯以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
聲光日振緇素之士坌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
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為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
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入以給衆帝師大寶法王聞之
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
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
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衆
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
四曰古望曰龍眠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為第一祖師
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

黃君鎮戍將徐君與啓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沉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畧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不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於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叅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也二會語四卷已刋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流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之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之法施及人可謂博矣使其正席[redacted]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来裔要不得而遽畧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為不朽計結集成狀徵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荊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荊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為高絶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場於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疇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厲来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根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轍禮性之存兮歷抵諸師荅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蠲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襮直前一死敢捐心逾瘖兮如藥瞑眩有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頭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辟兮尾礫之業化為寶宮金碧文兮

公侯之貴馳書奉贊祈普熏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云
兮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
身兮遺行有煒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

無授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端血書
行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身為佛
佛說為經經屬於法佛乃屬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即今因寫
經以成佛身縱橫曲折無非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
總相復刺鮮丹重書契經顧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錐徑寸視
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佛法廣大
無所不攝即別即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忽然證得展卷之
間不見有經經且不有而況於佛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
與佛三無差別善思念之我說非妄、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尉治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寂水之恍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敢顧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孱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歎裋久之且曰使

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
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
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詰　關上疏欲代父受後黎然
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
邪嗚呼死生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秉民彝
之重無愧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
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
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
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敘

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
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緗緣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
恒者一囿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
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大鼻者兩羽而
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鬣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煜
煌而雖名者亦曷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群
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
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
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
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
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
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幹天地之心宰陽陰之權撥五行
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
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

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淮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苟圓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群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嶠絶不為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庇匝者焉有甕盎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滇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為大大亦不能為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睨閲見心復公之作穠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祕而珠走盤也發為聲歌其清朗横逸絶無流俗塵土之思實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為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　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来朝京師其徒曇鏡編類成書屬濂為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鶩舉而慕賢者之閫奥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諗同志哉有訕濂陷於一偏而不可為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是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重刻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為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為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盡攝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衆生則迷也此經拳拳勸誘欲衆生去迷而

就覺爾比丘弘暢孝孝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頫所書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以廣流通贊曰　金剛大願海普覺於一切衆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冥冥無所覩了不辨南北坑穽在左右蛇虺復橫縱軀命不自保衆壞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嗜道如嗜利鍥刻行閩粤見者起信心經如大火聚威歊照天赤衆生妄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具萬舟楫衆生饑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佛法難度量贊歎輒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後猊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鎧匡衛正法億萬載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天地之間為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臣父統子為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婦之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脩明而家政嚴飭不然則反目之禍作而數諸之事起矣其有生能敬夫如賓歿而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於寧海黃夫人之事不能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淑質父其與其母王氏絕愛之年十八歸同里郭君仁壽夫人尊之甚異動靜必遵稟而行毫末不敢欺內外諸政率皆親涖雖甚勞勩弗憚君好賓客朝夕酣觴淋漓談辨以為適家單不能備物夫人極意營集不使知窘澀之狀君一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聞之慟絕者數四及靈車至庭撫棺一號遂暈眩仆地幾欲無生以湯藥灌之移刻乃蘇治喪一循古禮布苫枢側取石為枕不解衣而臥者三月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潰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

不許三年弗御酒肉柴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其於君舅君姑殆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亦有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子而終相夫卜宅兆瘞之哀慕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旌有不足榮也祿盈萬鍾有不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亘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彌遠濬俊女一適傅士常孫三女二予在京師濬為太學生嘗從予游以文學知名于時濬來請銘銘曰

振其綱萬目乃張卑尊而有常庶各循乎降衷叶荀反于斯

維家之殃懿哉夫人厥德可以重婺倫而樹世防彤管煒煌特以昭其藏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姑蘇之匯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辦器物為尚雖擾位稱太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咲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

爲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群公見之大驚交相迎
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
正法廿作詩騃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
何見解師舌噤不能荅即歸海雲宵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
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
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
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
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荅隼落秋空而兎走荒
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
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温繹之宗通說貫衆衆如懸
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
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雖
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皷申令發號
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對[illegible]剡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
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尒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孚
慈兵燹之餘�singer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
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
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
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云賴男子瞿範曰饗盤飧主庖者
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許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衷私
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
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
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
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還窮隆山山即海雲所在
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
荼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
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
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盈分瓜髮歸徑山卜於無等才公

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瀟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忘經絶其枝末直探其本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說經雷動鷙風行草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窮隆山石夜走及泚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録其機緣已備載之兹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苞括肯捐全軀而荷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芻絲秋葉之零飄墮庭陀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澄諸頑師機鋒交觸劒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皷頻撾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徽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於師南東龜鏡輕儇小夫僭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既昭重泚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繞於紺骨末學兢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沙門曰法惜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為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羣僧散走鞠為榛鬙之場　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為郡周視廢基慶額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第簀如也稽其穀粟則盎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搆大雄殿五楹間鑿石于山市材于江陶瓦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翬斯飛丹艧繢爛眩入心目僦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役殿為鉅殿既成門廡堂室當易為爾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輿議延瑩中瓛公嗣其席瓛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廢刹葺致三世如來像妥奉殿中觀者起敬瓛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昔也茲刹付之虛談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剪鬙剔荒變庵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

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瓚公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茲來游於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為有漏因果而忽之我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寶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落凡夫以法籠絡為周陁涔泥欲現金芙蕖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湧殿薄太虛欝攸毒燄翻赤烏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遞叢棘下夫須白烟斜日寒隼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烟若摩尼珠肖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糗糧衣無襦赤立何以與吾廬蕭然一榻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趨布泉盈橐粟滿車稱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搆只須史龍礎承楹列砥砆環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攝慳破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毗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溫六瑚吳江有剎委平蕪尚留像變金作膚妙莊嚴像陰且都輦致中座青蓮敷直榦紅日升天衢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秖今勝縣瓊然殊黑白駢首施拜膜鐘鼓風中旗大雄慈憫猶已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脩內垢淨除事為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青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善世禪師薩訶梦釋理自天竺來東土敷宣正法化導諸有情衆近依契經開演八支了義淨戒分別事理二犯事犯易遮理犯難制於是推致其極使人咸知法性本空初無證脩斷常不立真妄雙泯佛之大戒蓋無踰於此矣禪師既已着

為儀文命其弟子智光譯為華言以廣流通而請金華宋濂
為之序濂遂合爪作禮而說贊曰　我聞波羅提木义二百
五十為防止於中各具四威儀合為一千無剩欠過去見在
及未來循環終始至三千若以三千攝衆義分配身口七支
間漸成二萬一千數對治三毒諸惡業大無不統小無遺輾
轉八萬四千門法門高深固難測終不能違事理外事戒為
緣通萬境乃於別別無因果擾行凌犯即制伏是則名為別
解脫理戒由其斷惑故道性虛通隨類遣不隨緣別起纏縛
是則名為正解脫西天佛子最善巧開演八戒度衆生重輕
利鈍盡包羅內外無為亦如是法門雖多趨則一此謂持簡
以御煩有能被此護命鎧魔軍雖強不敢侵三學殊塗戒為
首由戒生定以至慧願入毗盧大道場一念不生成正覺

題禊帖

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禊帖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
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形意二者兼有之此卷精神飛
動下於右軍真跡一等其或出於承素者歟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贊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非深知
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鈎摹黃庭經與此
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褚書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況其真蹟乎今觀所書千
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綫縈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懸所臨褚
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七

重塹釋迦文佛卧像碑銘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為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崧公来為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尊為賢首教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徽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僞吳張士誠椓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謂佛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僞吳亡德巖法師俯徇群請起主寺事不二三年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葺治易腐為堅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耄倪皆舉手加額兢輸貨泉以後為愧法師乃戒搏土之工斲嘉木為骨骼承以高座塹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絳衾諸弟子

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唯曼殊
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緻形模宛然
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
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縻錢
萬有奇用功百有奇俾來瀝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
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群迷不過降本
垂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
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
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
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
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
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
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
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滅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
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閒居然唱滅靈山會
上儼爾常存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
多身徧滿塵刹無量為一一為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
近於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来瞻靈像隨其機宜
證入教位至於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
為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績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
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瀝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
也如来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
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
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劒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
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為常法而此
涅槃之像柰何獨無所表乎瀝因畧舉濛華之說斷然謂五
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徧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瀝既為作是
記啟勤遐仰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

爭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凉定慧諸家書力
振其宗於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
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
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毓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
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脅臥慧日一朝竟西
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雨天華四衆圍繞共悲哽妙
香結樓奠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設利建塔廟如来雖
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
生成倬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
因相攝入有情衆近遵紛更奏常制緇素皆然失依怙有大
比丘起復古最先補首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姬土
肖靈像五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
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群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

觀雜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藏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
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澄難思解
脫海行住坐臥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
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真實法衆生
慎勿懷疑念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
公凡清凉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
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欽祉遡瞻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
為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宗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
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
差別事唯心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
亂一至於此耶是可為太息也其於匡衛宗乘唯恐稊稗之
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戶異

軌為高理之所在輒惘然從之每升堂示衆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參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瓚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辨正教門関鍵録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沒矣可使之弗耀於来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堅也謹按九皐聲公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青蓮華超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説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慧

解濬發聞其演説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實善甦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潛溪之光福偶乏首懺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来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説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晦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遯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

皇朝龍興庶事一新潛溪人戀嫪師為

尤切聚黒白若干衆具疏幣雜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
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衆會
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
府廨屬暵如其法禁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
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處州
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辯析之師曰吾為主僧法當坐敢
累他人罪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追
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
秋六十有四以其年月日建塔於其處蔵焉師形貌侃瞢退
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
法衣不離體三蔵諸文未嘗釋手雖益無斗儲處之裕如謙
恭自牧豎子来見亦無惰容勤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
喻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来設為
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

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士一
遵如来遺教學無常師問律於澧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僑
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於毛官咨雜華於大訛習天台
止觀法華維摩等疏於荆溪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
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群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
一代人天之師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於大士者
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瀟於諸
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
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
不及見之之嘆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雜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為瑣瑣而
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千之文
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況修門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
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

盾唯欲鑒於群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學師所見離倫剪剔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含性具之緣因廢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一源觀會通於大府闢局隘之專門柰之何道未克施而遂遘於遷逃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警猶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聲邑難伸評群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訶世界皎以雷風澍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正法其所以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

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涖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悅來為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閫奥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龍競放錦靉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姬之跡沉寂盡斂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謹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參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

清遠直前辭言如俊鶻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為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為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奏之宜其志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擾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即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為汗漫游見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劉陽二公聞其雄辯鑾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來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除為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為主持會儀曹奉 詔詵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唐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辭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祔葵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生名山者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録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尒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為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梃劒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劒兵嘆息而去

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
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于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云
瀟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
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
驚動當世非有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
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瀟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
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
道謙持自為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為請因畧其細
錦章所以達人燕治弗廢讎校諸雲氣遥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纈
而掇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燿鏗鍧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為
體其本既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遥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纈
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既枯碩師曰交簪組文彩彰明
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瞭我觀其精說法巋然特此應

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曾無一迹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
粲粲叢生其中矧是三德熏脩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僞靈
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
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虛雙塔巍巍惟舅洎甥先後聯
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翰林云云撰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鼒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四方之
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得無礙智而闡
教於一方及其化去子多摭群行而銘其塔若今鼒庵示公
之歿其烏得無辭乎鼒庵壽六十九　國朝洪武四年出游
虎林以某月日順寂於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如返
故廬六年三月七日其徒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藏受
紝祖塔之側復恐無以傳來裔持狀来徵銘按狀台之寧海
有廬某者謹敕之士也其娶金氏金夢寶陁大士現五色雲

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逮長灑然有出塵之思衆咸
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投會稽悟本院為沙彌一
山元公為之脫白一山度弟子四人取醍醐經開示悟入為
之名而瞻庵遂名顯示號之曰瞻庵元天曆初受毗丘大戒
即踰濤江而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圓覺
寺瞻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千里之勢
乃曰子盍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子有望矣
濟公之師即佛海也佛海倡道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
受經者雲蒸海湧瞻庵厠多士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
察其密微至於蠶絲牛毛詆有疑悶進質諸佛海退與四方
俊彥縱橫講切不至於洞達弗措也真積日久大小乘部文
義句悉貯心胷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
推服恒以為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其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
竺虎岩願公来紹其後升掌帋摩而賢叟思公又延居第一
座鍊徒牧衆不異於常時至正五年始出世隆壽教寺彊試
人侵者復之厥序僧臘皆至正之一坐十二春秋雖蕞爾小刹
聲望頓增遷雷峰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淒涼之境瞻
庵既至學徒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規人以為難越六年江
浙省臣力聘主崇恩演福教寺當兵燹之餘鞠為荒墟瞻
庵創丈室五楹間以納賓客之士遇有咨問者悉竭平昔所
蘊亹亹而語之至於南屏雪川之同異尤嚴於斷制歷引諸
家經疏辯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輒笑曰為法忘軀桑門之常
事尒子以為勞乎已而兵禍日亟颺然東邁向悟本樵山祖
塔棲焉屏絶人事顓至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
忘晏有靈瑞之應瞻庵古貌長身寡言笑以清儉自持一榻
二十年蕭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肖咸據席名
山瞻庵視之澹然雅不事干謁其出世為人皆迫於群情不
得已而起性不樂時俗藻飾童句九有述作一本山家諸師

之論其所度弟子其等若干人其嗣法者祥符思賢等若干人嗟夫大化絪縕變合無垠而獲生人道為難既幸為人得服福田衣又難雖服福田衣從桑門之後而聞諸大法又難法或可以治諸躬至於收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最難者也瞽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衍佛海之道傳之方来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也序而銘之孰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既足用兮嘉聞孔章締構攸宜兮廟明堂取以媲師兮髯髮類之道積厥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龍駿奔足曠紺蓮兮口舒霧雲一氣回斡兮造化發機區萌畢達兮有嗇無夷安養回遐兮最邇者心殫指即至兮何閘古今幻生終滅兮有弗滅存一真獨露兮無身而身燕山不老兮青色如藍銘此塔宴兮来者是監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玘公手造行狀一通来謂濂曰吾宗有大道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滅度於南山演福教寺其未滅度時頭目忽岑然乃召弟子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即焚香面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至于浹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現前矣吾其行哉即具浴更衣據觚翰為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手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悼惜及舁龕就火省院重臣憲漕達官暨執纓紱以從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遂塔寺之南偏安養蘭若奉諸舍利等藏焉惟古之大德視死生為一朝固無事乎表襮然不托文章之家登載徽行何以聳善而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既已修塔建祠而法

孫普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為請願有以慰其遥思遂
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大用姓屈氏
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畀也父諱
哲明大經為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弗厭而崇佛尤至西域
梵僧入夢顯徵而論師降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
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於西江瞿
公瞿公居越之報恩實刹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論師挾
冊而從之已而祝髮受具足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公
於南天竺湛堂見其顏貌峻拔出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
之命典寶察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来居第一座學子歸
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
限如是者十年凡山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
心融無不臻其閫奥玉岡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
烏能致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絶宗繼公英聲偉望超

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論師為上首舉無異
辭玉岡出世海塩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座講經雨注河翻
縱横無礙聽者咸詫不異北峯之在世也泰定元年玉岡陞
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當是時湛堂聲稱喧播
中外衆意論師必願為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玉
岡君子謂其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
陞住演福康里丞相屢致鄭幣咨決心法一時貴人峻士罔
不望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牣論師隨受隨散首新大雄
殿於兵燼之餘既而三門兩序成未幾彌顯之堂又成晚建
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諸刹非惟留心有為功業而已凡其
所施講演大小部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千會其見於
著述者有妙玄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
講義荆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二編別傳

登門受業者前後恒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在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竟尒西歸矣悲夫論師為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懈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囊衣篋帙而旋故鄉法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欣欣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師之行曰論師以恢涵之量遠遠之識於空壞劫中建住成之效而人或有可齊者至於發性具之微肆辯說之雄瑩真燈於既昏膠慧命於將墜此豈世力之所能為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瀟縱欲竭其世諦文字以美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姑評隋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迺申巨額深目疑應真飛空而来杖刺閣二服六環聲振振夢中乘此大願輪性靈無障如夙熏雙曨一鑠無全文耳入心通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轍開重昏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茵一音演法春雷震天雨雜華飛繽紛龍鬼聳聽来佽佽有時撥動三昧雲幻出樓閣撐秋旻昔也刼灰已四墜夜半荒墟牛馬燐今焉五彩絢嶙峋化佛無數黃金身神機妙用翕然臻但見協氣恒煙煴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琉璃園鳥鳴籟動宣秘言金臺來迎欻孤鸞青蓮為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旛法門明驗此無譏心境叵得染淨泯不礙緣生想相勻人人負此希世珍慎毋遺棄淪荊榛弗信来徵圓照墳具官其撰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以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奠鴈納為室既歸三族媪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馬慕貞二十七矣遥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未薪鹽醯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耄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閽慕貞不憚千里之遠臥二喪歲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賢傅受春秋三傳之學 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

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　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于

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嶽大臣洎部使者交謁于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為慕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視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酹王家墳上庶他日九泉見彦常無慚色爵禄之有無皆天也吳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貴富家有儁勝足以備驅役闔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煢煢弔影室如懸磬恐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為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瀛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為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為人婦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操潔如氷太史作傳永揚休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瀛撰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奮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凉國師遵遵遞軌轨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興興之後又復廢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瓚瓚傳源二師陰搜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来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萃寔季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千餘人萃傳春谷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遡圭峯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簪纓之族

父友樵母陳氏姓師已十月父見麗眉僧振錫而行問僧来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暨出聞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向来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其玄奥父援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續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纘統塵勞乎命捨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鬀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凉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肖以成麁執曷從事思惟以刳滌之乎公即出錢唐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絶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将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為贊清凉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為禪那而孰為教乘内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為分講雜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奨弗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其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黙然不荅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乎明公綏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爭土寺公自念圭峯以来累葉相承其間或絶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

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凉肆業之地人咸為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閣幽舍招徠俊乂浙水東西莫不踵登躡襦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德為由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道輿蕭咎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勲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倚之以為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禳僉謂非公不可公為藝香臂上以請雨即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于兵公奮然有為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膽博迎室年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詔無遠大會於鍾山名浮屠應詔集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慰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閣維收餘燼塟焉所度弟子泰來元善如坻性滋慧朗智儁真詣總該其嗣法分布列剎者則妙心大衍皐亭善現高嚴若蘭景德仁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顗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澄妙相道傳法雲道忱小寶林日益爭土梵翀也公神宇超邁伏犀挿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衆咸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

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惟却掃日味華嚴其
人一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宿接賢公卿燕饗贐遺唯恐不
盡其意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
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溍武威余忠宣公闕
咸樂與公交函詩往来無虛歲晚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李
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
毛猜忌聞其賢也歛衽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
衣天岸濟師台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甕別人品摩厲後
進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
者數人將憩之於公府公偶遇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謂
曰吾雖不職古林聞其為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之君子以
為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恐羅大咎也衆沉吟良久稽首列
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
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群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

高麗瀋王遣參軍洪淪施大義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內外與
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
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終
始如一不以久近為礙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無一錢唯
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為
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録公自註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
今人為寺所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
一絲之懸公獨能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
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脩元史時開局於善世院
始獲識公公以濂為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
公既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遂游乃奉天衣
萬壽禪寺住持元瀞狀来求銘濂久未及為而遂為該請之
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為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
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

之詳而為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

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含煌煌帝心寘孚遐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啟欲灰不有清涼曷振其頹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則升委之則墜丕弘在人道何行廢爽葉之餘靈承者公峯華茹滋號為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刳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據摩尼坐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頌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　恩光赫絶佛曰增榮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茲焉為至報緣已終輕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颼颯爽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謦然如騶魯而其屬邑東陽為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已動法古人阽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奮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塤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大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大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録以六百二十二條彙分十又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大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矣烏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嶼陳氏皆嘗采為續録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攷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為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為門人之所紀録不盡得其真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抄節析為四十類名之曰晦庵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胥失焉烏乎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之書每謂入曰朱子之學救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為　國史編脩上簡　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為講說皆以朱子為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禄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凝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録其所采語録雖雜以方言唯恐失真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荅問之盛不知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恃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啻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為千萬世計也朱子之

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
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導之豈非朱子之孝
于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
相府長史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
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
日同郡宋濂序

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銘

濂朝京師麗水祝君彥方以兼州通判引年辭歸詣濂請其
先府君之銘曰昔季父公榮之墓辱表而銘之矣先君政事
文行君子稱之而銘闕未具敢復持狀以請濂受而諾之未
遑也及歸蘿山彥方復命其子金来速曰塋距今五年矣銘
其可後願終畀之無讓按國史編脩吳從善狀府君諱大明
後避國號更之為大朋字公亮勇於為學古今載籍皆探索
其大旨元延祐初受薦為武義儒學教諭以出粟賑饑陞吉
之曆山鎮巡撿吉俗多喜譁訐女婦童子咸習法律如老吏
府君至召耆老于庭告之曰所貴乎美俗者以人有忠厚長
者之風今閭閻細民不務掩匿人過失惟以機穽相傾摘發
之詭薄孰加於此此固耆老不能教誨之失也吾竊為諸君
恥之於是父兄訓其子弟使為淳篤姦妄帖息既而以親老
自免歸用事者惜府君才復起管勾台州杜瀆鹽場場課嘗
固重鹽廩又瀕海海潮溢損煑以千百計竈氓鬻家貲償官
猶不足相率逋逃他邑前吏莫敢為計府君言於 朝得減
額三之一及罷童安牛頭諸鹽也民賴以寧轉慶州司獄改永
嘉鹽場司丞歲終課增倍都轉運司才之俾兼督隣邑五場
有能聲至正十二年盜起龍泉江浙行中書命攝處州路録
事從擊賊真授從仕郎渾州路録事未幾辟為椽屢受丞相
命贊諸將幕府多出奇謀尋與大將語不合去十八年使者
經畧江南最其勞績承制擢承直郎慶州路總管府經歷府

君捐貲財助守臣石林忠愍公築慶州城明年敵兵破樊嶺
關關吏率兵近道過府君里府君怒與少子桐山巡檢嶽執
兵當道呼曰國家養若曹以備難也今敵來不戰走將何為
請亟返潰兵不聽刺嶽嶽死之城破府君不復有禄仕意築
別業以居服隱者服日與士友遊眺賦詩為樂所為詩曰樵
隱集凡若干卷如是者十有七年年八十二以　國朝洪武
八年正月四日終是月　日即塟焉先是彦方自安陸同知
歸省府君謂之曰吾以六物步之當終於卯歲若歲行在卯
其死矣夫彦方泣識之既而果然府君容貌凝重人望而畏
服事母呂氏能孝呂多病湯藥必手製乃進日侍床下忘與
濯之節垢積如漆弗顧也呂好佛老家書曲承其意同孝經
刊梓摹印千餘卷以傳及卒刻木為像率家人事之若平生
撫二弟有恩其一公榮名載元史孝友傳中公榮病躬禱于
祖考請假其壽其一公曰早卒遇三孤兒與已子無異事先
尤致謹先塋在良山月朔望走謁至老不廢建舍塋側分田
為祠祀之資佛老舍近塚墓者亦割田與之祝氏散居它郡
歷訪其傳序之詳列於家牒里有官橋水漲輒奔悍民頗病
涉府君造舟以濟斥田遺操舟者使歲繕之府君嘗創義庄
合族以居建學以淑鄉之子弟志之所存甚遠舉其著者其
餘可類推也府君娶林氏宋戶部侍郎覺之諸孫母儀婦道
皆可以無愧前一年卒塟于良山而府君與之同穴男三人
長嵩慶州路松陽主簿其次名岑彦方也今以字行仕都邑
二十年以政事稱少子即嶽孫男八人鐵鋪金錠鉉鑰鏞鉞
鐵黄陂縣主簿鏞泗州判官一女適陳慶曾孫男八人濟潛
濬漢溢濛淵源曾孫女三瀟昔銘公榮墓嘗備載其先官諱
里居固知祝氏之積累者深遠矣府君之行於家於邦無不
可稱述不亦善為人後哉府君父紹祖之琦曾祖詢宋潭州
司戶參軍其始遷廬水之祖曰寔以子坦為兵部侍郎贈金

榮光祿大夫司徒河南郡公其墓在今宣慈鄉之杉坑至府
君凡一十四世云銘曰　　紹祝氏之傳自軒轅曆如江漢遠
有源光初受地為封君後微并齊宗始分巡更晉亂遂南奔
宣城徙家居信安唐衰五季相噬吞光祿始基赫有聞靈水
之族久愈蕃孟縣死邊史焯勳後生綿延千子孫惟君嗜學
賢且文初為求盜化鹵罣奸諱對謫為止風還淳海潮駕風圯塩
困鹵丁號泣訴秋旻騰書臧徵達天閽逋逃復返歌至仁兵
興屢叅大帥軍指捕山寇如殪豚破家築城酬寵恩國難是
赴寧顧身大兵西来捷如神守戍夜遁不敢眴君聞怒視手
握徑舉家障道遏且言國何負若棄不援海內既宴棲丘園
目視利祿如浮雲匪惟有政可著論孝友內充外行敦人有
其一且難臻矧茲童明非昧昏史著厥弟此其昆比德無愧
銘宜均紀楊始終表茲墳宰木有朽名長存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鑠如秋隼之横寥廓也威鋒峭嵲猶於莞之居踞叢
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撒
藪雹也榮然而若有着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洸然而不可度
也沉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
頓覺者也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瀞公塔銘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刼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緣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應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菜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歛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為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尔知之乎曰

之圖後

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即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游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陜西為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為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為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憊色明旦忽端坐合仆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為其龕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来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龕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於至大報恩寺大師使

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濡律師師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群經要旨次訓以為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肖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為之撫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蕪陛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為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荅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賊若位中人也遂録為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為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

留九十日乃還他若黃文獻公溍蒙古忠介公泰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来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即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云　皇明龍興　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奮說戒師與上竺東滇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　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為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脩禪者未嘗聞教師則無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晓為事狀以瀟與師友也来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瀟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於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諱元瀞其字天鏡別號為樸隱一時聞人多紀詠之容貌魁偉襟懷朗然如春世間機穽押闔之術不識為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為刋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録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謄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湛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磨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我觀群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如磁引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緇氣量軒然欲吞虹霓義理蠶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非東曾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擿其幽微罔不昭燭形諸篇翰龍錦盈東擲地鏗然

聲逾金玉此亦麤迹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類不隔絲塵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索教筌弸中虎外苟或滯之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援劒一麾千軍咸退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握玄珠三鎮道塲扶衰振弊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禮誓金非純斥王多豐笑談受之容色非愠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刃斬風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橫罹函厄委以大順理亦類斯顧茲有衆倚若誓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遷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瀛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譔十年春正月蒙　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尉薦入史館及令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騭群行而勤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嬀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召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勦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

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鄧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二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　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晞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徙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梓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輯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

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數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揆閣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群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轂饗錢建監門葺齋舍勸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其致政后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奚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横肆不率度公劄教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無據公買餙餅饋宦寺戚里歷歷脩后妃功臣傳事多云逸無所考公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輸林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錢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璽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畧雜除荊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

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體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録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史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赭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搖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平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悞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參政紆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須曆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寓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急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

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
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
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
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幹來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
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
眾列圖蕭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困粮
迮議杖喻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
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意莫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
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擿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狀上中書
買馬白金君楚擿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狀上中書
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
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群盜中陳
桑俾詣德軍領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
曰參政生我枯骨中褒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

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
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
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
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
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爾俱
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
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鬬莫若加其職而分
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爾為丞
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
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搠思監喪妻不出事中
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
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
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贊事上中書皆
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貢墓禮部員外

郎姜碩使僞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歎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虞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欽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上疏言郯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埜速達兒為徽平章挾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爾總兵以

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并傍兩手擾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母死公母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于鎮撫吳勉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顱骨為楊輦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敏待制黃君晫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

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禄米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敕書徽政院使禿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来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尒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翔以公南士欲搆公罪翔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侒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夭次德童公未

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寂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盈為懼後陞左丞遂快快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内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運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俊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寔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奥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

公聞而言氏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嘆曰維汝
功往師成均瞽瞽有相化其荒鄙趨厥禮讓貝槩之文有詔
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
參廟畫孰究弗雪孰善弗褒孰讒孰莠弗除弗嬉白之耀之
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訾曰匪其
然吾畏後世南風決決耆老論云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
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鈞畏
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吁吾胡可禄
微服宵遁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怙　天兵北征驅當
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云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
存國史　大明方奄多士景從不仕弗獲行道時　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
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禄何有
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海東石硯銘二

形圓如日出海東五色寒芒貫當中發為人文亮天功毓至
陽產樸桑玉之英人之章

硯銘三

玄之冑靜重故壽以墨為守勿輕售弘經演道尒則茹之挼
葩揚藻尒則吐之如鐵之堅尚欲磨而穿況斯石也乎夜窮
晝研翕坤闢乾期遠躋於聖域乎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濱曰公碑銘

皇帝受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學僧伽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濱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斑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沉寃之道師備述其故上悅顧衆而言曰通来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蘍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為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寘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脩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

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于山之西峰妙應塔院妙脩乃具行業来言曰先師有隆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瀕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癯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辯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脩然而西往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曰號東濱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貫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為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曰增而曰益子庭嘆曰投九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即持瓶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師俊頴輒留之所處願卑濕師賦詩以述其事竹屋見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為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袂出曰吾試為之霞布雲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荊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賓客尋更掌僧籍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首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衆吳楚閩蜀之士趾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其性實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竹宣政院采諸人望

以主列剎而師獲住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癸至正
元年宣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泐之
師至脩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十萬緡
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為材曾未幾何大雄寶殿成蔡卒其妻
夏氏為刻佛菩薩泊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溍實
為之記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
徵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
金之家初脩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
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為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佛
塲及諸寮宇一一皆完復罄己橐麤通塗自普門達於三門
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
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
止汲汲將焉求竟遘皷而退隱于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
孤雲人不知其為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

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奉幣以上
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
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云師軀幹脩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
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絕行謹曰
我白眉和上来也爭持香華以為供養居常頰面嚴冷片言
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
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授止而復初
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免官昇元教
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塲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　聞即天
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為升座說法九府
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師所度弟子
甚衆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而妙思妙本
妙脩為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允鑑允忠良謹普智
文會元琇景梵各闡化於一方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即妙脩

也瀛聞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北峯為尤盛北峯諸子無不競爽而佛光桐洲刻源為最良刻源之孫曰越溪而桐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為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為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慈特為江南之最柰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歸然如魯靈光耆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圓廟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徵妙脩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倬彼大師為時俊英依科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卉木翻建旒天延法徧神夢符禎出演鴻寶不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書零肯睞道器一混渭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攫桯礎螭擎琅函餚鳳華簨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什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攖塵毫無累體用咸貞釐竭表裏胞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釋門耆蔡刹海童桯蜀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蕚遽生淨泓三宗抱戚四衆含情魂游樂國魄悶泉扃世相莫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蔡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傳瀁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

化成天下也歟　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　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宋孟辯臣宋遂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　云　臣金華宋濂稽首謹序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嗅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

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復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　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校進　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　勑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范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賤霸內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　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官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

迎母入越城就養父之母思還故里晁買白牛駕母車自被
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莫笑亦笑著作郎李孝
光欲為之為府史晁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
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
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晁倚樓長嘯使
者聞之慚晁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
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
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
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晁曰公誠
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
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淶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晁既
晁知之不遠千里走淶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晁既
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晁為妄晁曰妄人
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
臥自隨祕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
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
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鸞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賞
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
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晁曰
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
如晁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晁實莫府授以諮
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晁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
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案言越
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
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著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

問之即冕也冕真悋民哉馬不要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隅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毀于火者再皆官作之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後災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姑者德生德清謀謂祠星所以休民興役而出於官是厲民也厲民弗祥乃持曆走境内告于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于城下就匠傭工甃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間其南為重閣三間致與閣之中構為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合庭雷三門舊在閣南正直通塗今遷閣東三十步由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屢徵靈于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關告因命斲沉水香為像名其閣曰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憧忻趨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来者於是道可持弊走告于瀋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溪未敢進夢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黨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為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為亂来犯城屯於溪南遇媪驚覆長數尺盜悋問之媪曰城中人饜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既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論以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

巨人坐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沿海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婦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癘旱潦之禱為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故皆神靈之所致顧弁記之廉曰婺女之於茲郡猶參之於晉陽辰之於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違民之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衷焉耳且田祖先嗇民以其有功一執匕猶思之祭之況昭回于天恃賴以為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為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專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墟正上真於婺女而斗牛女之所該亦廣苟以纏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真於婺女兩星之降祥焉可証也今道可劬躬焦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為民祈福瀝如其請特載星之威靈不測者為詳所以起州民之瞻敬而俾繼承於無窮豈止述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冲默而契道嗣天師界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之以詩曰

帝居冥漠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翕以張百靈環衛燦文章交叅洞射下土方州分國列奠厥疆須女下流婺適當赤光熊熊吐寒芒名州建宮自隋唐歷年百千氣愈充神宮巍然逼玄蒼形揔文戶紫檀房高閣飛甍穆煌煌神君之来天門黃雷母雷師翼兩旁麒麟駕軒虹霓幢羽衣絳裳雲錦裳凍雨灑道塵不揚清氛襲人靈始降即之若無視洋洋山君海王脩典常執玉来覲歲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鯨鯢戮死臨厥蒼奎有時告雨暘摩箕舒颺畢沛滂原多黍稷隰有秔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之神降祥嗟尔黎庶德是覆善錫鴻慶慝被殃神靈秉樫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禳禳之以私帝所戒神理惚恍誰能詳史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

宋學士文集目録

卷第一

長塘黃氏義門銘
傳同虛感遇詩序
松隱庵記
新刻法華經序贊
鄭景燮傳
竺遠源公塔銘
無用貴公塔銘
宣彦昭墓銘

卷第二

傳守剛墓碣
金剛經靈異贊
高峯妙禪師像贊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呂知府墓碑
吳德基傳
新註楞伽經後序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胡仲子文集後

卷第三

深裏先生吳公私謚議
揭少監墓碑
杜環小傳
卷第四
汪先生墓銘
儲處士墓銘
周侍御伯温墓銘
卷第五
蘭溪法海精舍記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俞先生墓碑
題樓時和勑牒後
恭題 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趙使君像贊
吳先生碑
鄧鍊師神谷碑
東丘戾花公墓碑
靈槐詩
熊經歷墓銘
題傅氏誥勑後
礲硿子碣

跋鄭仲德詩後
埽篲軒記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信甫墓銘
卷第六
麗水黃府君墓銘
風門洞碑
文説贈王生黼
朱夫人戚氏墓銘
蘇平仲文集序
卷第七
恭題 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勑符後
題王氏桃源圖後
青田教諭黃府君墓銘
永康徐府君墓銘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象山王君墓銘
栖雲室記
待制柳先生私謚議
柳氏宗譜序
太初子碣
雲寓軒記
題余廷心篆書後
劉經歷墓銘
安道堂記

呂氏孝感詩序
喜友譣集詩序
卷第八
孔祭酒神道碑
夕佳樓記
趙子昂像贊
雲谷倡
卷第九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王府君墓誌銘
余氏宗譜序
卷第十
崆峒雪樵賦
青山辭
題李白觀瀑布圖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
題宗忠簡公誥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東雍山房詩
題送別圖
和鄭博士見贈韻
題長白山居圖
題復初齋
王內翰詩附
灘哥石硯歌
題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哀王御史詩
蛟龍春曉圖歌
游僊篇贈鄧尊師
和王內翰見懷韻
題李西山古木圖
送方生還寧海并序
題隱居圖
題常牧溪五燕圖
題林泉幽趣圖
送葉明府
題李息齋竹
贈陸菊泉道士序
和鄭奉常先生譣集詩韻
觀音石贊
了圜銘
吳道玄觀音贊
大慈山馬跑泉銘
金處士墓碣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飛泉操

芝園續集卷第一

芝園續集卷第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一

義門銘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涸天火之初也螢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剌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革紫綬之賢阜蓋朱轓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廷堅同所自出有諱庾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

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二子曰
逢吉曰逢昌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既鑱諸樂石復遣從
友無間言逢吉乃命分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
子宿請瀟銘之嗚呼子壯而
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
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
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綺若
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
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
而無愧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
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瀟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
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瀟於黃氏蓋深有望
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服詩
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飧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躔武
繩繩視其旁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
然無聲既衍而龍實而誕奏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閨
婦姑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頹萬夫莫回蠅聲方寘忽聞怒
蹙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德之亢造端非難延裕
維艱任重於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
隕新丞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脩其道曷由執敬為符
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鄭景奭傳

鄭銘字景奭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奭自幼濡染之
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
和司家政察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萊為之師
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九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奭
即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

父子金華胡君翰亦来從吳公游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厄
天地萬物之理内聖外王之道古　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
講覈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
辭稍不脩輒以為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而体式備胡君
之文意度密而波瀾張皆燁燁有光于時之初景彝早喪父
事母黄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黄氏嗜鯀魚雖卒不可得
必徧求之以悦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羔以香糝
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
坐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為贅婿景彝能當翁
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秘絶不
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
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柰何齷齪久居此耶黄氏殁其
志遂決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裘數纊三年不御酒肉翁
大享賓樂作景彝潜避去翁不懌或為解曰君喪不聽樂其
家法自當爾翁何恠耶翁自是不敢強翁既耄欲以貲産悉
屬之景彝辭請以俾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
皆景彝壅蔽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彝之仲兄鉅歿以次當
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群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
所得翁之田廬歸于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苟負
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為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
虚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彝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
惡舂漲多瀕人景彝架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
食終身人又稱景彝為惠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
賦數首峻潔莊凝絶似其為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彝
之學未暴白于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彝忽

作士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夔暨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
既銘景夔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為小傳一通以傳嗚呼
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夔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傳同虛感遇詩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御東皇閣以靈寶齋科失於文繁詔朝天宮道士提點
宋真宗等篡脩以適厥中而傳君同虛與焉　上既面
受以芟擩之要復賜之坐設筵以宴享之酒半酣　命賦
嚴冬如春暖詩同虛與鄧仲脩次第成詶奏　上前　龍顏
大悅且　親御翰墨成長句一首內史讀示至尋既而
留中不下遂令各沉醉而退同虛自念巖穴微臣上承天日
照臨光輝赫赩誠千載之奇逢乃自撰古律二十的以紀感
遇之盛才華之士歆豔弗置從而屬和之同虛聚為卷軸以
濂侍　上左右親覩其事來徵序於首簡濂聞道家者

流蓋出於古之史官而其為書有皇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
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皆
言治國之道非但如老聃莊周之所談而已故或者稱其術
與虞書所載者合良不誣也不然漢之用蓋公言何以致清
靜無為之治哉齋科之行符籙之傳特其法中之一事爾欽
惟
聖皇垂拱法官凝神稼清方之臣臣屢蒙　寵眷
上之所以遇下者其禮甚渥同虛感激奮勵中心弗能忘形
之咏歌亹亹不已下之思報其　上者亦無所不用其情
猗歟盛哉雖然君臣之際如此　上之有望於同虛者豈
直齋科之文哉同虛誠能以蓋公自期使世之人咸知道家
功用足以濟世而安民信為偉丈夫矣前所謂千載之奇逢
者實在於茲同虛尚勗之哉和詩者自鄧次宇而下凡十又
三人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縉州男子實為之銘其序曰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為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上虛谷靈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與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籃也始見陵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為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辨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飭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為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林亂兵遺骼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為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達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梦乞僧見夢於其母及將殁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於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師之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浮於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興聖宗德承天道璲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二十二年其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畧而約之畧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為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為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訛踳誕欺昏

頌兮虔石嵓嶄法雷震天兮餘音所及讋以顛兮師奮大勇
直走其前兮象擾獅吼泝幽玄兮五泣名山從者千兮扶堙
疏滯道寸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
辭如雲來翩翩兮郎而索之以紲縶煙兮道且不有矧簡編
兮又況幻形同蛻蟬兮閱塔鏡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
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昇此遺弦兮因粗解妙在
後賢兮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珙公於霞霧山公告之
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
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
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
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
九峯皆先哲示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

其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上願師止勿去遵邇相繼輦
石與土堙匯增址以相其後而金彭邵三氏以創建為已任
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堂亢而為
門廡而為庵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
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净
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
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歐詈戕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
見釋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靳者其故何哉蓋
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群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
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於妄息而真顯乎或者不知徒
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冀而為之嗚呼是何侍釋
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
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
求其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皦然者甚可懼也有

若師者無求於民而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於人者矣承
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脩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
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於無用貴公中謁千岩長公
於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紜紜滿庭
云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有序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
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
從師傳學譜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
浮圖法為僧群僧各分檀越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鈸螺應之
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翛然往游水西日以問道為
事適千岩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
一機寞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非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
隣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岩主之丁卯春正

月笑隱訢公言千岩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
千岩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
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岩為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
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峯本公斷岩義公梁山覺公其
反覆扣荅不異見千岩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
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為伏老計庚寅秋
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拏舟
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為應夢黃文獻公為記
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恒産募齊民二千家
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衆大道既建大殿三門兩
序及塑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為造僧
堂與演法堂堂上為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像又買
並寺之地以為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鍾魚互荅經
唄無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

高麗淨覺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錫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為具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崗奉全身塑馬師平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其左右櫝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燦然日見增長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又四所度弟子善法住侍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岩結方外之交揮麈談玄無月不會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於師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為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岩千尺誰陟其顛奮身一擲軀命既絕萬緣頓息絕後復生真体軒亢如擎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名迹天龍一指斯為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為樓閣莊嚴淨域苟以為是涉乎相執以空為指以無為筆焯德示後

用垂千億

新刻法華經叙贊

蘭溪天真禪師竺源遠公發真正心務欲流通大法請故翰林侍講學士陳公達繕書法華經七卷鋟諸文梓歷三年始成復不憚濡暑竭蹙来青蘿山中俾余作贊惟此法華經王乃三界大師第五時所說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蓋前四時之所開演若華嚴則補妙適均若鹿苑則純補無妙若方等則為補者三為妙者一若以般若較於方等減去一補而其妙正同度門雖弘皆未能徧收群機唯至法華開權顯實而使蔵通別三者咸歸一乘所謂純圓獨妙者也嗚呼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尚有加於此歟書寫而刊布之宜也斯贊之所由作其辭曰

凡七其初肇自片言之徵漸成文句遂折品第中間無箇塵沙默畫縱橫順逆左右鉤連諸變幻事一一皆從三千往相熾然出現若正若依以及假名攝歸一妙無餘欠者虛空有盡而此功德歷劫無盡法界衆生與佛真身本来不異鷄號而興至於日沒擾擾前塵分別影事妄勝真迷不自覺知入生死輪如来哀愍以方便故說大乘法蘇迷盧山廣博高勝或可挾持此脩多羅未易得聞乾闥婆城日高則隱或可控搏此脩多羅未易得聞優曇鉢華千年一現或可獲覩此脩多羅未易得聞我今讚揚實本佛言初非誑語諸有情衆生希有想生難遇想生精進想或於其間領解義趣不眛一心相由是空法由是假中體絶待三一圓融脩性冥泯大光普照明了無礙彈指之間證無上慧洪武十三年夏五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金華宋濂景濂撰

太子賛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撰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彦珍浦陽宣君彦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吴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彦珍最先還而濂與彦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踉偃仆為嬉戲或相訾謷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戇易侮不敢時相逐為驩彦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彦昭顧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彦珍受太師德王薦為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彦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已酉彦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彦昭亦受誣以死其幸

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彦珍之墓濂常為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彦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彦昭姓宣氏邑其諱也世為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彦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彦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彦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彦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幢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彦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簽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彦昭命裂而為二並

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簽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彦昭杖民令買簽償軍其在温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来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彦昭彦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冦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冦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彦昭亦受縛彦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邪冦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冦義之而止彦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彦昭知時事不可為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彦昭與焉上將官之彦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彦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彦高風流醖籍為名士之冠彦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間操觚成詩酬荅不已襟懷冲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

檀欒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釃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撾登聞鼓訴寃誣彦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彦昭實不與聞也逮彦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史并罪彦昭彦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彦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寔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彦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某嗚呼彦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瀛謹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来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篤胡軋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百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邪墓草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余之所命也傳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
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
輟洎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
人家子車馬煜煌冠服鮮麗燁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廁
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
粹然儒者也間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
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
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款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
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
割产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閭族
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
十生男鵬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
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冤矣余家潛谿抵守
剛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

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
廳事作謦欬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
鵬眉婿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
浦陽青蘿山出仕于
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
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
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
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塋兆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
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
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
一鉅軸及用經史事麼孝翰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遣
辭豐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
其父門人童徽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
善不翅若已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

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爲賢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乞而終唯先生怜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爲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金剛經靈異贊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童子閔生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凡經像弊汗輒投濤江縉因束以紅縉倣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留還於舊所半爲潮沙所囓而紅縉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險拂去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

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宥悼之手復重加裝褫即南屏山中請瀛說贊贊曰

至誠動物靡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箴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荅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汗投諸江潮閱三春秋留返元所經實帝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馬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在百神訶衛無能捐者然而此經軀翰所假雖載佛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感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即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高峯妙禪師象贊

目光凝定爍破大千戒躰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群迷現不實相變滅斯須破凡夫執返乎物
初一真所攝萬境自如
惟靈昭女入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無非實
除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予劣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
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
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最得詩人優遊不迫
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郤之
其郤之者唯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塋會
稽之附子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
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因
濟藏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謹聯為一卷詣余求
題故為既詩之義若此山居話寄與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

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元至正之季民反慶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繹騷
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資數千萬與弟文燁
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
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
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為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
其閭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
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既克發君族人籍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為左副元帥無知縣事時君以事
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炬攝之君還復名為庸田司經歷改中
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
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

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郎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湍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于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東陽縣興賢西丘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吊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槽例籍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吕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殁於使事可念也時吕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玖者自河南來遷玖孫浩上書宋孝宗朝脱父兄于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弟源以行義旌門皆有慮於閭里源玄孫鑰仕元為永康尹君曾大父也太父汲父機母某氏初君之大父嘗脩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

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為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来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墣垹垹後季父文燧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既壙君乃謀於弟曰誠道東陽俞文璉銘君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唯太史宋公太史嘗辭乃以君族弟熒狀来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書其大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天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吕君之興秉義孔偉散金聚兵以獮猘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辭而弗承匪徒辭之以俟

神聖黄鉞臨城解甲請命左綰將符右珮縣章季也攝之於君有光起司庸田亦佐方嶽章服有儀蔚為邦伯自盧而吴千里是綏相其良苗以撫以誅儉氓跳踉弄兵隔郡陰檄工

師禽斬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甦不躋于崇而淪於遐吏操深文幾隕厥家家之冉完由天子明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載德登碑千以悼之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稷婺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毋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頗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亢工行草得之者藏弆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發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椽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台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台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璺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刼奪家人歸且縛璺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璺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璺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璺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璺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璺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洱我事德甚弘咸願有所所敝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台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

卿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窩鐫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駴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卿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慙乃已其俗好淫祀有鮀出戶限民恠之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為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流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為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儉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名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為令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為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来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其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為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

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厄有徵徵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兼之滁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菜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滁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　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宜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頑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慮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滁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為先尤重獄事足有訟名受訟者面直之輒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蜀空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訴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為愛已居滁二年會改滁為縣名還滁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滁民膚無笞瘢令舍我去顧得隻雞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瀛瀛為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顧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瀛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顧卒教之瀛曰慎毋出尸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此矣德基至家如瀛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

吏以嚴急督責為足用謂儒者為懦緩憤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咲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新注楞伽經後序

皇帝既御寶曆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寔為迷途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已徹

睿覽秋七月楞伽注又成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投進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為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

馬宗泐即奉詔鍥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

上旨豈宜以天界為拘乃刻二經於演福獨楞伽卷帙浩繁未遂厥志蚤夜以為憂淨慈禪師臣奐簡乃為撰疏勸諸同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功費錢三千緡云為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圓宗自覺正智而已第其文辭古奥讀者殊未易曉東都沙門寶臣嘗為之訓詁援據雖若該博而於經意多邈然不相入胥臺雷庵受公徒龍寶臣之緒論自不能伸一詞以贊一喙二者咸無取焉惟柏庭法師善月依天台教旨著為通義義曼然絶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正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辨博無礙之智游戲毗盧藏海台衡之書無不融攝故其論著雖有徵於柏庭

反覆參驗務不失如来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疑文奥義煥然明暢誠亦可謂靈

承

皇上嘉惠蒸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大法惟

帝王能興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小則當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

聖天子之大德哉是年冬十二月四日前某官某再拜謹題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

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前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已廢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為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垂政理其後吏部郎當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寢及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為後来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勤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疝新起精神昏昧謾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已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杭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
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
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
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
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
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
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
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
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
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
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
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卹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
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
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

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
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奥不煩而動中繩墨
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
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歎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
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
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卹
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
也

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薦入
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
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
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
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衢運井牧皇初

諸文有習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竊禿蓋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云倘郡宋某謹序

深襄先生吳公私謚貞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脩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黜乎下則學術顯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侅也非謂其簡澹漁漫也本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惟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奏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襄先生吳公天賦絶人精識邁古咀嚼六經以求其道靡飫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瑋弘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叙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遒年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虜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辟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

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畧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寔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於離騷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櫽糾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櫽糾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為長鄉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于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稱於是更謚曰貞文先生庶使来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遇可為當時惜也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内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爭子行幸執筆從

士列咸餘教所暨且與沉友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勤始為文辭輒驚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開歲化斂戢克擴刻削就規矩燁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復除改寧國録事轉從仕即天曆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撿下兵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攸貲貨不與繫楊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視民感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令衆衆譁操仗呼曰何録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録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衆曰録事儒者易殺敢殺者来録事不汝禦也衆聘貽不敢有

言退相戒曰它人易凌慎勿犯吳録事明年饑先生平價糴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振饑悉召大姓茅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饑者以不殣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貨旁縣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賦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有既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脩完事治姦息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氓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繩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使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為人師召入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

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發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揖問開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推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絶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咸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脩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魯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棗世父幸無子以考命後之幸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涵畜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

矯有蘭溪山房類稾二十卷戴國
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
聖賢之學不傳薦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
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
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疏闢扶樹理無
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而卒未
有繇其說而大有為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蚤有
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
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
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
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
覩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
於日其或善燭而不能遞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于躬用
見乎世徵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苞地含
嶽立川流區區覇功實悖於道卑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二
千瀟洛擴之有支而南考亭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
而行可盡天下彼惛不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陋於泥塗惟
婺有傅考亭之適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
濯其光晶有燁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惙精崇庳一
致繩豪鋤彊煦其弱斁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
可敷帝曰汝来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開
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身
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為勿謂易
知斯道在斯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
文公玄范文白公柍揭文安公傒斯海内咸以姓稱之而不

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寡子諱沄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遨君獨坐諷不休夜繼新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咲方殷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美以為文安慶至正　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遂人勸君輸貨縣官而給鹽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沄敢家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秘書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轉太常博士丼入翰林為脩撰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為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

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郡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畧使普顏不花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畧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顧獨走欲安之乎經略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畧驩曰吾志決矣郎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讙君集衆告以禍既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緩將為俘虜語甚忉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君往来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鍛鐵為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為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

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巳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
退是時内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絶徽民居以炊經畧憂以
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
憂不勝乃槌牛釃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踊躍請戰空一城
皷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督諸將
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
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鬬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
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
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
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
或為君冤君曰吾職耳可徼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
工部郎中台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
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脱走趨遼
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祕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

罕帖木兒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
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
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遑遑北走
樞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于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
来欲何為奮然行弟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扳
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臥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
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
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
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
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
皆當世名人為文敘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為浮豔語
集毀于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歛然接人和而有禮
寡言峻行来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
非疾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貞文
来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
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伐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嬪黃氏
文安之室李氏程氏氏皆封預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
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繼
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免而
脩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無之矣君娶曾吳易三
氏曾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非丑夭其二
郎樞樂二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
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来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朔元百年中有揭
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厥久

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與帝制作德尊望隆震
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
克闡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畧南藩剪屠姦宄伏義為
域畫作士氣童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
雖多乃職之宜邦國珍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汚先君生
既有開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
德著窀碑来者咸式

鄧鍊師神谷碑

皇上既撫有方夏脩天地百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弭災癘
以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
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
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脩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說
賜坐錫燕 詔館之於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
月不雨 上以農病揣種憂之仲脩奉 詔設壇場行驅

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
御史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脩退坐齋
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　詔李
韓公及丞相致　上命以禱期以三日雪至期果然
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　賜以詩及　御注道德經命
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真脩祠祝科儀行于世十年奉命之會
稽祭帝禹及宋阜二穆陵還明年張公卒於是仲脩請歸視
張公葬而仲脩亦老矣乃請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輦
轂下然茲山師友之所居吾心未嘗違去也嗣師知其意畀
以琵琶之峯郭塢之原仲脩更名曰神谷顧其門人曰吾儕
遊時蔵吾遺蛻于此既而復来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幸
從先生遊吾冢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之余曰仲
脩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斬不死余將托仲脩而長存而仲脩
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脩不敢辭仲脩名　今以字

行臨川人曾大父其宋其官大父小父韶仲脩生時有雙鶴
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斌十八服道士
服嘗出遊見道人於儼岩石上授以縅閉陰陽橐籥斥鬼物之
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世之
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中嘗提點溫州玄妙觀主杭
之龍翔宮四方人碩傳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蓋深矣余固
不能盡知也然仲脩弟子為余言仲脩喪父盡禮嘉禾生其
隴上哭母哀泉為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
仲脩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言嗚呼學道者固
如是哉銘曰
老子之道玄以夷顯可用世徵守雌厭文五千意易知今之
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章寶劍大絳衣指橐呵叱
運化機摳役鬼物如群兒東南名山雄且奇左龍右虎相委
蛇涵霊蓄恠欝靡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

者既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恍遇生安期唆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曳髮垂頤窮崖屹坐闢兩扉稽首長跽叩幽微語以一氣疑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篤中亦熹赤光射牖如渴覩小試餘技為世推呼吸雷電囚蛟螭　璽書下徵祝　國釐禁祈旱潦捷斯須　龍顏每為興嘆咨歲時竹宮常侍祠霞裳瑤冠光陸離功利默默被烝黎容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為此丘穴深巇欲藏冠劒誰後来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為遊行八極當来歸千載弗朽徵斯碑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尖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食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尚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顧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負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

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瞬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茅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

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
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
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絶
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　上于臨濠　上
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慄遠城口勇其帥以歸
進攻金楸扳之群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
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扳劒躍馬衝其陣而過賊
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
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
之過馬馱沙剽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禽
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扳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
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

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
澤中者八日群盜鯫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
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
有九夫人郜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
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
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
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蹙夫人屍
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而
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　王師伐僞漢漢
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膕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
曙脫簪儛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
浮至附之入蒋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
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亦泣賞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徑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虞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令官郎
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
像公以二月巳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
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區宇分萬生
真人鎮亂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蓊若雲誰其嚴雄
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群盜猶麗麗大刀長戟屬纍
鞬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繡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
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遺者膽
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
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鼙艨艟蔽江躡鉤援
槌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頓身賊垣賊若烈火焚大戰
三日勢愈殺單騎赴之齒齾齦怒髮上指目吐烟叶汝賊亮
頑大與豚頑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立廟貢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
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煒煒嗟爾来觀
萬子孫繼志思孝慎勿媿并信請考太史文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三

芝園續集卷第三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為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衰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為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為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乩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太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

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注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啻故求為異而亦不苟為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為是也其教人寢庭躋級具有條序為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為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吾鄉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夔祗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為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會家具疏食少飡置箸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孝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深照衆棠金照乘為弟禹玉後一女適詹其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于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塋命從子厚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汸

請輯群行為狀趙君以未塋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厚始買地塋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為請趙君乃為狀屬余銘余諸之未獲為去塋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為善者固冀人知已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為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靈槻詩有序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為墟將安郎矣冠履倒植命之戚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奏者子群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為陵為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甚衆而祿位弗

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有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
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既而槐死於馬里人又曰是必有
異未幾槐果復生南國中里人又曰是必有
者將来徵之史氏殆有顯
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見推為中書舍人出為泰州守遷
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是其徵矣然而未也遂相與字槐曰
靈槐而歌咏之靖可嘗與余兒瑟同官謂余宜賦詩嗚呼天
人之際遠矣觀於史氏又何其著明哉詩曰
難謀惟帝厥命孔赫鑒于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既南而
微微不遂傾世臣毗之世臣之家鄭山之下歲時来歸旗節
車馬馮軾而趨衮衣珮璜其緩伊何將相之章雄城渠渠黎
庶如雨相臣矣止耄倪咸喜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相二王
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既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
湯翔風荒荒不淪于危不顯其光孰云蓄積而不有穫天將

員之嘉徵允灼崇堂有庭其左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天
實培之或戕于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園蕪蕪有萌斯蘖
其本如達靡有摧害始軋而卑忽枝而穹其毋斯何宜卿宜
公明明
天子俊乂是使矧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汝膺何
以占之靈槐在庭

元故樗巢處士儲君墓銘

宜興有處士儲君諱謙字有大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羲曾
祖進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辟咸淳庚午鄉貢
進士處士在元不仕名其室為樗巢語其子曰余生無用于
世死必樹吾墓以樗所以志也至正四年六月某日年七十
有四而終處士生宋季少有能詩名尤愛黃文節公詩天未
明擁衾暗誦百餘篇聲抑揚可聽其父進士君喜謂必以文
鳴至長能力學閎衍深慤靡所不窺然其於詩最工也事父

孝謹父沒居衰衣四方士送葬者數千人直路之地百餘步草萊盡藉斤浮屠法不用閭里化之御子孫嚴而能教庭序之間不聞譁咲聲諸生從之游越月踰旬輒異於人氣和色莊望之者畏親之者悅人與處者脫然皆化交友有過正容引大義折之不顧其喜怒故所友多善人力排異端作私論二篇楮錢辯一篇文曰雜著者一十卷詩曰學步邯鄲集者十五卷樗巢集者一卷慶士娶蔣氏宋淳州守仰祖支孫先七月卒以慶士卒之歲七月某日合葬蔵林里淡竹原先塋之側子男四人皆通春秋學惟賢元統乙亥取江浙第四名文解至正丁亥復選為第一上禮部不利用例任安定書院山長惟志廉州路儒學正惟仁常州路豐積庫副使惟德國朝自常州府教授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女三人適同郡蔣立本趙濟潘杲孫男十三人抑揪襍揖撫拓掾襍授掾掾振孫女五人長適蔣遵餘未行初慶士之塋諸子乞銘

于翰林學士危君素兵亂亡其序惟銘辭口熟以存於是危君卒已十有餘年惟德與余同朝謂余穫友危君請補之乃序而繫以危君之銘銘曰

義興之區有墳渠渠其植惟樗卷懷弗舒與天為徒後之徵者在其書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顓卒其友之仕者為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為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為之請銘者亦已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為銘

君諱昇字伯顓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尚書教授于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敢與齒後六年為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煒然動人偕試者竊視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取君絶不

為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東書南歸當時名人若張文
穆公起嚴余忠宣公關李諭德好文張承旨翥危左丞素揭
秘書法黃助教晦皆重惜其去相率為文辭以餞君退而益
脩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檄為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
龍谿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不理浸侵之君至問吏吒曰
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即檄所治徵索既具弟子
員肄業如令月旦望玄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良否而奬督
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窘為直學握出內之柄每與山長
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嗾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遇兵亂
其子撤山長座將遷柩明倫堂上柩至門君叱止舁者宣諸
別室復欲以浮屠祝冤浮屠方以鈴鈸至君怒撞壞之曰此
吾孔子堂豈浮屠廬耶亟去勿汚我守聞嘉嘆君而以書
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為職諸
郡師守知君練籌畧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

力為之計顓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為守禦
備君於皇恐大蓼諸灘設坑穽建砦柵擁屋三千餘間結民
兵自守由是顓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為
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
為異事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
于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為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
門脫吉民事亟生變顓能獨全乎全悟即罷前令君周旋兵
間委曲為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顓縣尹
負外置君耻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尚書黃昭
江西廉訪使吴當總兵出閩關辟君參謀君事君為昭畫策
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
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為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堅臥
不赴既而
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強起

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
讙以為主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
賛王取撫州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
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　詔見
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
京奉　旨偕諸儒擢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
弟書成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
輯綏懷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廨署到官數月事
治政平錢鶴皐反嘉興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
不敢入吳元年
上將正位宸極召儀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承
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廂辟時　上精求禮樂
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于庭　上擊磬命
升辯五音升對忤　旨
上大怒欲寘諸法君從容論解之　上曰升每謂審音頗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
音難辨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　上曰任此賢儒治樂樂何緜和君具言
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
和矣
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庶獄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
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
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以細故
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蔑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浙西　小不
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
浙西為根本而遠困之農作方興而僦舟道路苟一年不
得耕害不淺矣　上悅是日即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

上郎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　上遇君厚
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司以君為僉事階奉議大
夫分部台温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
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
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户悉屏
之別郡僞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
遷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方氏居苗巖雖嘗簿録其家珠玉犀
象金繒藏於姻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温有邪師
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蠹俗
眩世且名犯　國號奏毀之官没其産而驅其衆為農其地
多悍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令
嘉令籍倡户數千悉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鉤連其他贓罪於
流之僞萬户金只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為娶婦君至三夫
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奚五年君

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
命實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
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于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
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
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自陳在州時歛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某金置殺人罪不問
守與佐皆相搆為姦有　旨下君鞫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
獨知州梅鎰迂辭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
將聽之吏白曰今奉　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
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舞
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叅理
妹有姿色許適嵊縣竺氏其内兄方敏覬其將嫁夜率衆刼
至家逼為妻王詣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
典君知有賄急逮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

兵兇苗嚴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
州捕鞫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既成吏受賕釋之
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録囚廉得十二人尚頌繫東郭
民家郎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苗巖官署毀
于兵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来謁皆
美少年也問孰為主者則方氏女弟迎君大驚跼州守通判
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
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
田以為已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田以書聞君執僧
寘諸獄瘐殺之追田與田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寖海强
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妻屢訴無為白之者君受之一
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
吾復爾冤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輔卿至正中
為亂與方氏連兵既而方氏追殺之且殘其貲產而餘田百
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杜囚服迎拜馬前訴奴君為
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賤而米貴時官責鹽一斤
責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
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
便者君皆為奏之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輒
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
行新政　上曰無如能聲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
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丞
相廣洋以參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白省而復之
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庫陋室君
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
犯之山東為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
民為先時河北南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
移牒指揮司禁之黠軍數縱火刼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

君既申火禁督邑令庀火具為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衢戒
士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縉者君
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挾日出千庭數以贖貨罪准律
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橫恣東平矣韓政鎮濟
寧奉　旨按籍選壯強為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
將為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陵明德說韓矣止之分遣官屬
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平君陰風跡數
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刼商人布千疋
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出走吏見其
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箠使其誣服為盜
訛為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王氏夫
安在衆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沈於河矣追所刼布及屍無一
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
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曆日著所治

獄訟錢粟之績一留郡縣一上之憲府逓更迭易月按曆而
鈎考之凡所為事莫敢隱者後遵以為式大明律初頒吏莫
能通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
其法名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
上嘗迂稱曰聞熊㬎為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
山東憲司缺副使　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為之三年
四月封建　親王擇王府臣僚　上御奉天殿丞相以
下咸侍　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㬎稱是選乎衆皆曰
賢　上大書君姓字于几復問禮部尚書崔亮曰㬎何
如對曰㬎誠賢　上曰朕固以為足任也遂驛召君五
月拜晉王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于方丘君受告導
駕既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鷹行入　上勑近臣以弓矢
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　上喜勺湩飲以
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為射容以

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鞬二矢向鵠三發連三
中　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　上御端門君及秦
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　上數揚治國之道逾數千
言反覆奬諭甚至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
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甃甓四年大興衆築城作王
宮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請闕至則　車駕將
幸臨濠　勑從行數被召問　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濠
上倚馬詔以處將帥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自来
君還會徙沿邊諸縣羌萬餘人内地護卒弗嚴道辭奔散太
傅徐魏公達發兵擒殲之事聞　詔使詰責衆政曹興等併
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參軍
以尚書授　王復奉　詔燕授　秦王經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時燕　太子賁善大夫復薦君說書　皇太子前
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　太子二王雅加

愛重明年
不肖者幾何君謝未攷遂命之蘇州厥糧長罪狀君至擇其
充賦民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三月
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為問君復謝未遑改刑部主事奉
衆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萬
二千文　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詣
上所親製辭意甚厚有孤衷纏袍毳襪之賜時朶兒只把雖
降而持兩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畧謂西涼岐寧漢唐内
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
為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道急之則必帖卷而遁雖得其
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
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衆守之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
安往　上覽書曰人謂能暴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
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朶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

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塗于某地西涼衛公以聞

上感悼遣使吊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塗于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脩飾仲弟澳為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贓罷官死妻子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巳俸代償之致其妻子于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塗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行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令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汝幸為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

尤可哀也銘曰

天枯
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啓　國之初俊才如雲
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
帝衮衣從容論奏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于行繡衣直指
以蘇南服睠獨强划穢洗濯積垢南服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
南民望于東
帝曰汝来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蕞荒君居二年化為咿
来
帝謂相臣曷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維晉巨國維傳大
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既入授經復出治戎狄衆毳衣唯
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台用君君則道死
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困其逢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子
孫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墓銘

公諱伯琦字伯温姓周氏饒之鄱陽人其先居汝南宋靖康末有諱泰者與宗人益國文忠公必大之父從高宗南徙實公之始遷祖曾大父諱灼鄉貢進士大父諱庠咸淳十年進士某官元累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鄱陽郡侯父諱應極有文學仕元歷翰林集賢兩院待制出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累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上護軍追封鄱陽郡公曾祖母某氏追封鄱陽郡夫人母上官氏追封鄱陽郡太夫人公生十一年而侍郡公游燕京十五補國子生事吳文正公澄鄧文肅公文原虞文靖公集于司業博士座下作野菊賦禮部尚書元文敏公明善稱之輒有名後五年積分如格陞上舍生又五年丁郡公憂泰定二年用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劉君致薦之京師禁林名卿咸欲辟公自佐公以大

母春秋高不就十二月授將仕郎廣州路南海縣主簿天曆元年赴南海南海民歲轉輸秋稅于韶縣官督視之黠民賂憲府掾竄名佐吏籍來監稅大舸入小舸出竊其贏以自利及至韶往往不能登數督視官被箠繫移檄重徵於民民負荷補輸往來道路者半載官與民交病之忌掾莫敢問者久公至捕竄名者實諸法不貸其跡入縣門令民多寡相資自輸于韶不遣一吏而稅先期以辦民樂稱便麥全等十一人以私鬻舶貨繫獄舊官求其賄不得誣為强盜論死公讞囚察其冤遇赦出之二年以祖母喪解官歸大府不許趣還會夷獠反檄公捕至百餘人至順元年移攝番禺縣無籍吏五百人據縣嗚民惡少年十人並緣為姦利公斬遣之一縣肅然不敢出聲語縣獄遂空已而江西行中書省漕糧八萬石于慶遠命公護其行公由肇慶臨封道廣西越梧潯象柳諸州永陸四千餘里譏防周慎升斗不耗二年返南海治

妖僧獄出所誣平民二十二人是年秋受代去三年七月除
太府監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階促仕郎元統二年入太府
公慎簿書欽散之法稽覈詳密貪吏相吊太府之長以聞于
上浮賜衣幣明年重紀至元復有猥裘敝轡之賜其冬以翰
林學士張文穆公起巖歐陽文公玄薦遷徵事郎翰國史
院編脩官預脩泰定帝寧宗實錄后妃功臣列傳六年上進
四月陞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如故扈從
滦陽屢草詔命賜文綺者四六月奉詔代祀孔子於曲阜九
月還都十月追加明宗尊號進寶冊公奉勑纂寶文未幾親
祠太廟公與執事賜衣三襲至正元年正月詔書宣文閣榜
擢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儒林郎十月奉勑開宮學於玉
德殿西室授宿衛官及翰林學士承旨和尚等二十五人經
中貴人傳旨命受經生北面行弟子禮太官設饌光祿進酒
朝廷公卿皆陪坐時人榮之十二月講大雅文王詩於明仁

殿有貂裘之賜明年四月詔引和尚等講書賜中統楮幣一
百定自是特命乘驛從駕蓋異數也三年正月陞宣文閣鑒
書博士兼經筵官明年九月復兼授經郎五年正月進說虞
書政在養民之言時河南山東大饑郎詔發倉廩賑之後十
日復講旅獒方作亭臺於上林亦詔輟工七月除崇文監丞
兼經筵官御史臺以嶺南有警奏除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進階朝散大夫賜四品服六年至官乘傳行海豐揭陽又
南至海陽程鄉興定長樂河源復東歷惠羅增城東莞又西
至肇慶德慶踰年而還周歷所部二千五百餘里罷斥官吏
污穢不職者一百十人誅四十有八人釋獄之無辜者一百
十二人疑事不決者決之州縣之獄為之一空薦處士陳明
等六人于朝建豐湖白鶴二書院以祀蘇文忠公軾羅文質
公從彥明法度申教化嶺海稱治復上封事請於南海設科
場以取兩廣之士置尉捕賊無以主簿兼而廢民政及他不

便者二十事八年三月仍前官還福建閩海道未行使者以
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明年五月進所脩國史擢崇
文少監階亞中大夫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官賜三品服十
二月賜紫織金對衣二襲十年正月奉香幣及金織文神旛
代祀醫巫閭濟瀆北海南至會稽而還十一年考試天下士
拜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賜金
織文對衣者二十二年四月改兵部侍郎尋拜中臺監察御
史御史用南士自公始公言弭盜用人等十事賜黃馬一八
月還燕都勾校百司刑政錢粟之籍糾劾者甚衆薦中外官
一百二十七人舉士二十五人謇謇不阿大臣皆嚴憚之十
三年四月中書奏改崇文太監兼經筵官階嘉議大夫詔奉
祀江海神循江淮道閩越抵南海南北幾及萬里明年竣事
遂丁母夫人之憂寓居姑蘇十五年中臺以東南方亂起公
為江東肅政廉訪使公三以憂辭乃起移治於徽明年徙建

德又徙紹興又徙衢先是朝廷嘗虛兵部尚書位俟公道不
通乃改浙西肅政廉訪使與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俱
守杭十七年丞相得承制行事假公參知政事時張士誠據
姑蘇未即順命廷議以重爵懷之公往授太尉詰諭以大義
士誠稽首稱臣是年冬爨書至拜公為真仍賜金織文對衣
十八年丞相以漕粟事屬公公分僚屬治姑蘇十九年江浙
試進士公實臨考北士避兵江南者亦權宜取之或貧不能
上禮部白丞相以學官祿之七月丞相復承制授公行省左
丞分治于蘇二十年公運米十五萬石至燕都明年亦如之
九月使者航海以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徵公謝病不能赴二
十三年真拜江浙行省左丞階資善大夫丞相自臨門趣公
公強起視事數日郎引年致政閉門而臥二十四年九月特
際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而時事已不可為
公憂憤絕食幾死者數矣後三年

國朝禽士誠浙西平公稱病彌甚引歸鄱陽洪武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二某年月日窆於某山之原公自諸生起家祿食四十餘年居朝敭膺眷注順帝常字稱之惇學能文辭大小篆尤名于世宮額寶文多公手書所著有堅白居士集三十卷詩三十卷說文字原六書正僞共八卷翰林志十卷藏于家始娶江氏宋丞相文忠公萬里之曾孫後娶錢氏興國路經歷天祐之女並封鄱陽郡夫人子男四人宗仁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義國子生宗禮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宗智兩浙轉運鹽使司照磨宗禮宗智皆先卒孫男四人某某某某初公臥病姑蘇瀛以總裁元史被召見公于逆旅公老思歸守臣留不遣瀛為道

聖天子優禮舊臣之意俾致公于家公歸遂卒元史雖為之立傳恨不能知其詳今宗仁以門人謝徽狀請銘故不復辭而備著之使讀者可互見焉銘曰

維天生才咸降之衷豈以南北而有不同泰山徂徠有檉有楓江潭之間亦產栢松世之褊量偏曲不通互毀交戕乎大中宋遷三吳多士景從咸卖大難或奏駿功偉碩光明與汴俱崇荊楚之西越蜀之東將相王矦皆人中雄昌不觀之益國文忠起大江西輔相孝宗有文既宏厥德亦豐厥聲渢渢風流銘于鼎鍾惟侍御史才贍而克古今雖殊後先比隆自為小官摧屠姦凶持斧南巡嶺海為空歸服爰冠上達帝聰風節巍然與國齊終匪不能言時則弗容就其所為則已顯融我銘其封以焯其庸以悼其逢惟昧之攻以貽于無窮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四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棘之人莫不持繩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於道有證各構蘭若分續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為大僧留神禪觀脅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撞觸雹撒颺揚莫窮涯際千岩欣然領之乃屬其出游閩浙江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岩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玉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

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榮川迴風氣襲藏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徵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即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閎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為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悃愊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為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顛倒執妄為真四大假合如水上沫聚散無定强指為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認為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元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真身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為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為之棲止嚴事像變為之瞻視潔清香華為之供養皆使其革妄趨真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鞠明窕曠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脩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傭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為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題傳氏誥勅後

傳氏為義烏名族世居雲黃山下自徐陵著善慧大士碑已載縣之豪傑傳德宣之名其來固已久矣宋初始自山下分為青岩廬嵓二支皆以書詩為業而廬嵓初遷之祖名雄雄生忠卿忠卿生玘玘生勝元勝元生思某思聰思某生夔夔

生芷思聰生時中大中大中生奎思聰嘗官迪功郎以時中國學得解進士特封脩職郎致仕淳熙十一年五月所下誥是也大中以奎饒州得解進士特補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八月所下誥是也二公鍾有長才皆因慶典所推始沾恩命唯芷能擢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以終芷之從曾孫藻以芷編通六經而文詞蔚贍不能章著于世乃搜芷殘誥與其補充大學生時所給麗字號綾牒聯為一通以繼脩職迪功二誥之後示諸子且屬某識之某竊觀先師黃文獻公之所題識深惜傳氏之委祉宜有所在今藻歷官禁林講學東朝拜監察御史出守武昌則其光顯前人者多矣公之先見有若蓍龜似無毫髮之差也因不敢辭本其世系而詳書之卷內有孺人吳氏誥尾吳氏諸暨流子里人大中之妻也題識中所謂金昌年者字壽翁淳祐七年進士有異政其知

慈溪也嘗浚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歲月未久鄉人及無有知其名字者故附見焉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脩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宗籙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顧世稱為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岩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漕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為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侯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慷慨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褚

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来學經於濂以濂常及洒掃柳黃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俞先生墓碑

洪武元年八月廿有二日元鎮江俞先生卒于家先生年九十矣鄉人學士猶痛其卒之早而嘆恨以為失所師九月十九日葬于崇德鄉鳳皇山之原執紼送者數百人咸哀戚如喪其私親先生善人也德可師而文章有聲于世故人幸其生而悼其死既久而不能忘之先生之先居温之平陽曾大父某宋紹興司戶參軍大父某為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粦鄉貢進士趙魯公葵開督荆襄辟為記室參軍兼諮訪籌策甚禮重之宋亡為元丞相阿术建行中書於揚州徵為左右司郎中不就以先生賓贈冊贈冊陽縣尹至元十六年先生在娠冊陽夢魯公與語若有所屬冀曰而先生生故名曰希魯而字則用中也先生為兒童已卓卓不凡群兒誘之遨詳不為動嗜學強識年十五繼喪二親哀而不越禮季父酉發宋太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于陳公膺志超氣明融會濟發名士多樂與交年二十四部使者以茂才舉授處之獨峯書院山長終三歲移饒之長鄉書院除慶元路儒學教授教有方士人服之任滿赴吏部群公欲舉為國子助教以母老願得祿江南辭擢歸安縣丞至則脩孔子廟學化民出田養士會海溢鹽官令民伐石以為隄郡吏議石盈五十斤乃受細石山積棄不用石湧貴先生命民為竹畚居細石如其數納之價減三之二民悅稱便他邑皆效之歲凶說巨室出粟振窶夫督輸租稅于杭俾倉吏先小民後及大家小民以不困獄訟務致其情因廩乏則與其儲為糜更餉隄江山縣尹階從事郎先生為書本其風俗申以訓戚懸示民民未久皆從令莫有犯者部使者至慊其無訟審詰之道尹善無異辭

乃悅而去郡長吏圭田屬縣境歲遣家童徵租田者告病憚
先生嚴明速去不敢橫丁生母憂服除改丞務郎永康縣尹
葺完廟學如江山時聘名儒相講說民咸喜得尹為師里正
保首縣于官者前吏苛虐之不得消息先生令其半返舍有
徵發則召否不復問郡符縣編役民之叙為策書先生聽民
相推排以貲力高下為輕重至不使吏持其柄吏噤歎莫敢出
語豪民黃私洪之妻與妻謀殺洪縊頸懸屋楣詐為自經而
亟焚其冤吏以無可驗弗之詰先生闔召洪叔父問之叔父
畏黃不敢洩先生令訴于部使者請委尹鞫即可明部使者
果屬先生先生捕其二女奴訊之各引伏妻與黃皆論死先
生學行尊雖仕下位公卿貴人皆敬禮之行省每大比輒延
先生進退士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其門生學徒多貴顯于
世而先生年六十有六猶為縣令至正十六年乃上章請謝
事明年詔下以儒林郎松江府判官致仕

皇上定都金陵聞先生老儒賜以粟聘至問政教之要已而
稱聵辭歸
上官其孫桓俾以祿養恩禮甚至先生於學靡不通為文宏
厚凝揲豐衍不窘人多傳而貴之而退然未嘗有驕怍之色
遇兄弟姻戚皆盡禮女弟贅壻求異居中析其財以畀之既
析以侈廢復養之于家無厭色寬恕樂易與人交不求其備
而有善必稱譽使聞于人人望之者敬知之者服久與處者
自以為莫及也先生將卒以所著聽雨軒集三十卷授子文
圭校遺脫是夕疾作舉手曰吾三日人爾如期問家人以日
早晏皆對曰五夜矣強起倚桓背執文圭手而逝先生母王
氏繼母張氏生母則周氏俱封宜人娶營田副使陳鈞女封
如其姑先三歲卒一子文圭二女適朱昺張伯祥孫男三人
長楨夭次桓也同知太原府石州事次彬孫女二適鄭楚萬
鏞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先生嘗以銘墓屬其友之子王有

壬先生既卒有壬曰先生文遂德高得名世人銘斯可稱吾其敢為乃狀群行而使桓來請余曰元之混一天下四年而生先生閱九十齡而見其亡始終哉先生之於國也乃為銘曰

宋遷而南土裂不完百五十年始歸于元先生之生海宇甫一風氣混融異才乃出少觀其初壯逢其康九十年間見其興亡事功失得可悲可喜誰實使然肉食多鄙豈不得位位與才違微出緒餘為世吏師嘉績如雲道則在此奧論宏言著于千祀人壽之長不與國同或佐其始或成其終孰如先生與國均壽壽則甚多國則已陋視國可悼匪悼其身後人來觀元之壽臣

礲硿子碣

礲硿子鄭氏諱斗字德方台仙居人仙居有山高特者曰石礲硿而礲硿子適家其下人以其德峻拔與山類因號之曰礲硿子云礲硿子少有偉氣學書未成舍去攻醫以藥人病者至視其貧即畀以藥不問直有無大疫起比舍駢首臥嫗戚畏懦莫敢頡礲硿子袖藥出入疫家躬和煮治療不少有倦色人德之既而礲硿子益壯乃更悔悟謂吾先人本以儒顯聞吾可易他術隳先人名即以藥肆授族人之貧者而刻志於學凡聖賢經訓及古今成敗之籍皆探究奧窔扶摘端緒身由而志存之形諸言動文辭蔚然有古風正家睦族具有典法推其餘以周鄙人汲汲不厭元至正癸巳大旱民或藜子以食礲硿子戚之擇腴田易粟富人以賑饑者數百家賴不孚死後二年海氓作亂礲硿子率鄉人避其難偕行者或攘人鷄礲硿子不忍責私以貲償之後咸悔戢不敢肆盜發括蒼將犯礲硿子鄉邑礲硿子弟為隊伍以備之盜聞解去守將知礲硿子才可用遣使者持幣蹐廬趣礲硿子謀其草事礲硿子知亂不可救拒弗

納已而元七礲硿子亦且老矣遂隱不復仕惟日推所聞知
授其徒同姓来學者飲食之礲硿子方嚴好義有非義者以
禮開說使入于善故存而鄉人以為師既卒咸悼惜以為失
所依礲硿子年六十
國朝洪武十一年二月廿有七日卒於家明年正月四日塟
于七里之原礲硿子裔出漢安遠矦吉宋建隆初有名脩者
自永嘉徙仙居歷十一世至户部侍郎雄飛以文學發聞于
時台學祠六君子户部其一也從子憲為國子博士遭亂死
于孝博士之兄慰實為礲硿子之曾祖大父合父樞妣張氏
宋司諫次賢之孫元慶元路教授國真之女夫蚤死以貞節
稱礲硿子娶妣兄之女先八年卒三男子曰光明曰顯則曰
光韜顯則黄氏出推擇為縣弟子負貢太學選高等以鄉先
生張君黙狀請銘余與台士游固知其多奇才晚乃得礲硿
子焉於是知余於台士未足以盡交之也銘曰

少而奇壯勇於為愈老不衰誰執其機弗大其施有積無虧
惟後之垂

恭題

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傳藻以其為監察御史時所受
賜和紀行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
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
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静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
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
皇上二十年
膚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
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
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
且同郡識其為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
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

上喜而和之益可見

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敷贊

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為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為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題樓時和勑牒後

宋之制群臣有官勳者其所受恩澤可以及其子孫又可推之於姻戚其善善之長抑盛矣哉此乃義烏樓時和以果州防禦使劉滌死事功得補充將仕郎之牒非特見當時制度而先生之遺仁餘澤猶可睹見後之觀者寧能無所感乎

趙使君像贊

宋之王孫元之循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貳懦夫觀之可以作氣

書劉生銑歌後

伯夷柳下惠飭身制行皆高於當世然揆諸大中之道或不能無過故其流至於隘與不恭甚哉為師之難也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郡虞文靖公豫章揭文安公先師黃文獻公及廬陵歐陽文公為最著然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肆或辭醇而過於窘或氣昌而過於繁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平淵潔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規不敢流於詭僻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烏傷劉生剛從余學經為文頗久近製

國朝銑歌十二曲傳於遠邇士君子稱之顧予豈能使生至是哉實先師之遺教被人深且遠故耳余少於斯文蓋有志焉及今充真知之然後嘆先師之不可及也後之有志於學者非果有得於古人之法烏知余言為然哉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為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茲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為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為言余耄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騁既而咲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為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為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為然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夔友龍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諱興諱盛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祇翼翼人不見其怠容兵亂家貲傾瘁心勤力營度綜覈卒完以充歲發餘粟振里閭溫而恭好禮而文遇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之期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葬也義鄉岡谷之原墓所也道弘道惠道杜子也張某呂某壻也倩俊供倅福寧偉孫也椿桔棠根棋音本儀禧敬魯孫也今為國子生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圖銘以傳其志事悲也余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

曰
善蓄躬豈必名耶全壽終奚以榮耶德其豐厭胤隆隆殆將興耶

塤篪軒記

泛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亢池園樹林碩美蕃茂魚稻充羨百貨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涚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為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侯于河濆逆予至其家館於甿次率其兄弟庭揖畢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頤擇辭而發懇然不煩秩然不畔于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塤篪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謂盍有以記之夫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恒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怠而不顧

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于室和煦之色不絕于面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而未嘗有資於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充於天也固矣矣天之所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為貴也不能充之能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為賤也若華氏之為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實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為法不特字畫之美也瀟常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烈婦墓文二通余友揭君伯防王君子充之辭也烈婦死十餘年二君文其墓今又十年而二君無在者矣人生不足恃惟令名可以無窮覽斯文者可不深長思乎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為亂寇象山虜縣令丞掾縣及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貲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縛魁首數十人跪于庭罵曰汝寇郡縣因命吏刼平民為害罪當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迎令丞以歸郡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躍山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從賊者會君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閩復自閩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芑無子君以父命後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貲閭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為學務達大意能操縱歛散貲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季嘗以通蒙古書薦為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黃岩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娶葉氏宋丞相夢鼎孫女繼董氏許氏子男二人用昇好學通詩用釜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在室孫男一曰岵銘曰

古重巨室齊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伺隙以動呵而止之俯伏震恐豈若細人勞而少功勢卑言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壘壘煮海樵山易化難繫世當治平不敢蹻騰或逆其情擾扼阻兵乘亂未與嘯呼以起火矢風艘入寇東鄙君曰島蠭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縛斬軍門以取峻賞

天兵東來欲剗穢腥聞蘄既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爾義勇以勸來者父老相携環拜于塗非君有為幾受盜污鳳躍之山圖畫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顙

李信甫墓銘

建業有萬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信甫居家能惠其鄉信其朋友游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聽竟歸賈六合市上物價減恒市人之半客遺錢五十緡而去遣人追之不及抵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予直視物倍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至正戊子八月日卒于家君娶鄒氏再娶吳氏年五十無子或謂施金飾浮屠像當得子既而夢神人授二栗後十年連得二子長曰讓次曰疑鄒生一女適句容王其孫男四人曰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大父某徙潤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

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所來請銘疑言不妄古所謂視其子知其父者疑與君之謂耶銘曰

不汲汲於名終以善稱不斷斷於得終以貲贏人維其然故有合乎天噫彼力爭而智取者曷不視乎斯阡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頹壞中峯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

余咲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頹之勢翛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為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

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炫丹瑳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五

芝園續集卷第五

心者遇諸塗不正視然養母恭敬溫和極能適其喜怒母卒
廬墓左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觀讀易著
大意讀書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為之說咸有所述所為文
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未卒時自為挽詩謂將死既而
病歎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虧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
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為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塟于
葉衙君娶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奎女一人適梁某屠出也
孫男四人曰夢池夢庚夢裴庶孫夢池以能文辭名仕
皇朝為秦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住會孫男四人曰
綸維絅綍君沒塟已久夢池持狀以書拜泣曰先祖既不得
志於當時倘不圖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烏乎其可余
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楊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
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為蓍龜未形而言昏愚收
諫幸氷未泮視如平地政闕教隳安能久存天塞其聰有言
莫聞言之在予從遠者人人之方迷聖賢所難叶遺書不亡
冢孫是紹載德昭聲是謂天道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
時蓋皆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
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迓之以氷
霰使昔之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
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
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若
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摧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若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
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
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雄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

而爲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庳俗以爲異所至以教化爲重而不阿世以爲同起爲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翼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君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恒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諱節惠之礼未舉門人咸嘈歎而稱曰士有勇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爲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勇覩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某謹議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體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帝地有祇嶽鎮海瀆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爲之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肆貳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誕難徵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二人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礚礚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盡豎鄉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于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郎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只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嘗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

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後刻木為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閑碑神之休烈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為災西溪民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尽殛西溪民民惶惧殺牲叩首請為像以贖辜隊具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愈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恠久而不散且能為災警警人況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為休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祗奉之至於為祠設像亦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礼山川能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為之

民者烏不敬乎繇之以詩曰風門之山蔚穹窿羣峰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驥環一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為鑿巨竅貫其胷復驅后祇叱豐隆手鼓大塊噓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筒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恠宜為神所宮惟神受命于祝融身騎赤虬搖綠髮憩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兩鍼或撼黿鼓或震鏞欻陰倏陽互冥濛喜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瞻增敬崇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霈澤回秋豐伐山築祠溪水東彩楹畫棟扉則彤縣民歲時來會同携孩扶耋如聚蠭蒲伏裸献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為帝臣秉太公願恢至仁綏九農聖經國典祠有功功高施博名必鴻鐫辭廟門玄碑穹著祥昭異警羣聾千秋萬祀為神雄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

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鎰鎰
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
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為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
下門人私謚為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
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為譜
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
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為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
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慤怒氣不形於色惡聲
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
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扶發至理所為與造物者爭強故
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為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
生賢者出而代之為之政以遂天之生為之教以輔天之成
為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
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
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
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
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
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興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
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
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遠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弗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

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難深爲奇窮其
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
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
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
矣無不盡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
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恒蓄之爲
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燁
乎其有儀左礼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
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
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
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揜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
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僞焉以弛其
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梦
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

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
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脩而欲脩其辭心之不和而
欲和其聲是猶擊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蒂而冀同乎有
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
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
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
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
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
矣今之人之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
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
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
無其故邪不浚其源而揚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
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
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焉不徒

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清生民貢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糊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與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翮爲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即不玷徙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汜祖崇僕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允異焉太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于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大畧不喜專精爲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纚然可聽其爲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言譬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櫻氏喪夫二子幼櫻氏族利其貲欲以計奪分之幀懇官未報夭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于縣縣擇可託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貝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既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度柔仁者咸慕與親剛愎者惴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制待揭文肅公貫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將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肅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麥人來問藥與畢麾去不取貫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于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咲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

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罷不御醯鹽蔬旅盛暑不簟浴烈寒不附火踰三十年無憐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爲真神仙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子耽筆與簡預書斂塗儀曰衣我楮衣覆我繩屨屨二量宜用弊者無華侈汙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飲手瞑目撼之則逝矣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塗于華表山之原夫人戴氏先四年卒合塗焉太初子嫡曰友高孫曰季昇季昱曾孫曰同曙同珪同璣濂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人之將寢昏氣乘之形憊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事誰能兩忘談咲而去猗太初子脫然天游與道始終知命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舍世之鄙夫雄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匪神匪傀充乎兩間

無後無前

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璞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爲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悴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鷄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游督教愈於夫在時粥釵釧資之俾無勤憐父老病殊殆迎以就養烹藥進食不寐者三月留十年乃終不以喪塗累兄弟出私貲爲具女兄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孤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爲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貨助宴家得子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子猶己子御媵婢仁而威聞夫人

譬欵感肅畏譁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既高三子冠棠翼然須髮頒白升堂奉觴以次為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懽愉竟日年八十時姻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為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旦起盥櫛召子孫來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瞑寐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湜玉汝孫女十人皆為巨室妻曾孫男二人文栢文椐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為賢母宜得銘余曰嘗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輿三遷是紀仁猷義訓與性皆

成尊之為善川赴木升少閼其端愈長滋戾曷若夙教厚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祗率慈恩具有典則尊章歎咨返遵式黃髮朱顏眉壽樂康環珮紳綏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為物二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儻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為何如人之望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為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崇而夕替驟往

而欲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
人惟不知其然也故竭智畢力終身趨走汩沒於其間而不
之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
顧至於身亦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浮雲
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
幾達生者之所為彼烏足以知其意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
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
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恒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
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宇內歛之不見豪髮者非道邪澤潤四
海而不以為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
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
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
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
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
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
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綿緜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
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況彼取雲以名軒不猶寓
之寓者乎而人又曉曉焉而辨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
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
孰為雲邪孰為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
言為妄邪三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瀟謂去
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
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
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
者未嘗相師襲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
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

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倪
倫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
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為言卒至於斯極而不可
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
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啄比聲不得
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弓鈍矢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
之其視魯弓鄧矢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
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
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麗澤敷腴而不苛縟不
歸瀛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郎以平
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侶也仕
仲應詔既至後固辭
皇朝為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脩官以贖辭
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
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
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瀛重平
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
後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
待制逞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
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豳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
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瀛偕叔能往見公奬厲甚至且各書
齋扁為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荊楚之域皆為偽漢陳友諒
所蹂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
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粮絕城陷公遂赴
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
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懾亂賊清惡厲

天地因之以位君臣籍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
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
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
之公唐元氏余閱其名也字迂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
世居武威今為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某謹題

恭題

御制賜給事中林迁綱等勑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大門權給事中林迁綱等陸人以歸省其親爲請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上親制勑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迁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迁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迁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比賜或有之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迁綱之賜出於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其望深厚猶父命子如迁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待迁綱可謂至矣迁綱宜何如報哉迁綱其去而思孚昔者處乎閭

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上之望迓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上之寵榮以奉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迓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前某官臣濂拜手謹題

題王氏桃源圖後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敬止繪所居之地為圖求大夫士歌咏之徵予言之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咏歌語言為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從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為身榮余將有說焉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尚矣在乎自力而為善耳古之為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傳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為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三子而其父祖若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政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衆矣今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為哉而言者復咕咕然辨桃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予侍誨禁林有少年生持銅刻名印來謁曰禮劉氏子也間棄置謹貿以獻予辭謝不欲煩人生拜不肯起予既勉受之承檄行江西過故人家得范金圖記一六面皆有視之則先生名與字具焉問所由來欲以奉先生者死已久矣礼竊恐生又拜且泣曰禮願有請也幸先生無拒禮願人也生十年

而先子亡先子之亡今二十有一年禮孤也早先子之徽行
不能悉知矣所僅知者倘又不屬立言君子以傳則礼何以
爲子禮之先子少有志事功特以遘時艱難屈於小官竟不
克施以卒既不克施矣而夜不得垂姓名於久遠是生死不
遇也禮竊懼焉顧先生惠賜之銘言已又泣且拜予起立荅
領其羣行之辭會考禮事嚴久未暇述生請如是者四三益
勤不怠今年生除龍江宣課司副又來速曰非先生銘禮不
能一日忘而去也遂序而銘之君諱明德字作霖幼有氣尚
若欲有為者不肯躡庸人後為舉子業專攻春秋經畫夜磨
礲不輟輟傳注數十萬言歷歷記憶倒舉可成誦期以致此
切名嘗曰使我為某職如此為某職當如彼若素為之者至
正庚寅會江西大比君曰此非吾時邪即束書往赴之時有
司以程式去取君言時務落落動人見者咸縮手出舌然卒
以此不中君感憤婦閉户讀書益奮勵不棄攻諸體詩精敏
數出新語又善字畫飄逸有風韻由是聞縉紳間廣東宣慰
使興都剌豔君名薦為雷州路儒學教授君為教官立規條
戒訓率先諸生講說自身及家之道殷勤懇飭聽者忘倦海
南之言有師聽者必曰劉先生劉先生云君既善為職聲問
日著由雷州超授慶元路總管府經歷綜挈名實事集無滯
上下信服之未幾東境盜起勢搥郡邑君郎解印歸卧於家脩
竹樹田園為終老計至正乙未五月以疾卒上距生年延祐
丁巳壽三十九君之先真定槀城人祖浦隱不仕父巨瑞州
路總管府推官遂居賴之賴縣君娶廖氏生子男子一人礼
女二人礼即請銘者能自奮繼其家聲既塗君於貢江之水
東原今以才俊仕君子謂其能子銘曰　志之隆禄則不豐
才之良壽或不長果孰為之嗣人其昌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植字國輔其先虞姓居越之上虞宋建炎間遠祖從

福迁台臨海之靖安鄉至汝楫者避難而以黃册屢令遂為
黃氏魯祖玠宋宗學諭積而能散人稱曰佛子祖君正朝奉
郎父滐母陶氏府君十歲而孤母夫人授以書詩輒能省解
大意嚴自脩飭不與羣兒出遨家人皆異之其凡曰楫曰彬
以文學名皆為郡教授尤屬愛甚日夕相摩切浸灌稍長遂
刻意為學名聞叅出二凡間甫十七薦紳美其才補上蔡書
院直學既而郡守趙君鳳儀欲辟為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
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有二無疾而卒府君為學以六經
為本以躬行為務以文藝為末始以此自為亦以此淑諸人
問之無不知考其終身無所愧於其言其居家延師闢齋廬
教族人子弟之貧者歲饑則為糜道傍以食餓夫鄉人爭曲
直不能決相率叩門以質府君曰甲理是乙非各悅而退用
是學者稱之為鄉先生細民稱之為善人娶杜氏於夫於子
皆盡道年七十有二而卒而亦勳烈默杰熙熄皆士行六女
適陳又琥葉起子陳學詩戴夢祥周應顯鮑可毅又皆不愧
於士族於是知府君之善教也及府君歿三十餘年而孫男
之多至九人曰垣陸童厓熏野牲廾卄孫女五人其二亦適
胡宗銓吳貫而魯孫男又五人曰鐃鑣鏐鑲鏡矣於此又知
府君之德厚而後人之盛未已也嗚呼為善者固不慕乎名
則人何所勸乎故徇勳之請叙而銘之府君卒在元至正甲
申五月丙申葬在庚寅十二月甲申杜氏之卒在丙午九月
丁亥其合葬以

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甲子墓在閻岸之青鼻山云銘曰

學弗於文維本之敦行弗隨于人維天之循維其循乎天叶
有殲子孫人勿求乎君盡求諸身

安道堂記

自昔

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

虎之士奉命秉畧為之鞭驅僭叛汛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為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韐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

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桀黠壘之士翕然附從拮頡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

上之興持刀鏞侍左右未嘗暫遠凡 上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沂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虜偽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筭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勤稱法度為 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尚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謬出殿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 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為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蓋有終其身沉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 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專 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俾余為之說願得子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 國家人材之美子之職也乃為之言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為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

慕如初衆因邮酒肉弗御每旦滌豆邊具果蔬糗香籲天徼
宾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氷沍
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缸寘香几
上閭里人聞之相携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拂言曰今
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罔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
得之豈非天以桂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童服
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邮立
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尚以爲天之賜滋不敢承
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庋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
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真觀衣冠傥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
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
官太常卿吏部尚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
品黄金横帶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咏歌
之而嘆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旌之

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
異乎今繼道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
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蓋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
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孫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
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耿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
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
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贈陸菊泉道士序

吳下道士陸永齡好養生之說別號曰菊泉徵言於予曰永
齡聞菊之爲華得陽氣最盛者古人謂之日精屈子好神仙
賦遠遊嘗餐其落英後世有飲南陽潭水而得上壽者則菊
誠可以延年也久矣永齡誠樂而慕之故以菊泉爲別名先
生以爲何如余曰菊固可以延年也雖然吾觀昔之神人若
廣成子安期生之流至今數千載猶時時往來東海諸山間

凌日月而簿陰陽視天地如一粟以千載爲俄頃其壽可謂長矣其人初曷嘗餐霞飲水而致然哉亦善於自養而已夫人備五行之氣以成形形成而精全則神固誠能體乎自然而勿汨其中勿耗其神勿離其精以保其形大可以運化機微足以閱世而不死豈特致上壽而已乎雖然此道家之說也吾亦有所謂不死者書契以來可謂久矣凡聖賢豪傑之士至今儼然具乎方冊間其事業可爲世法言語可爲世教國用之則興家用之則和人身用之則修或反其道敗亡可立見自今而往天地無有窮也其壽亦無有窮也豈廣成安期之儔所能及哉又何以菊泉爲哉永齡年少好學苟未至於此亦當以廣成安期自勉無以菊泉爲足恃也吾之身善治之可以亘終古而長存與三光俱不泯沒不能養之特蚊蚋起滅甕盎中耳豈不惑哉於是永齡謝曰先生教我矣請書之而願學焉

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

余自禁林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晉會悵然而興遐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脩平仲及金徵君元朗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賢太常博士仲舒置酒讌客於喜友堂邊亘孔秩冠裳有儀秩諠與俯翼翼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爲同門友今皆視然老矣蘇君生雖稍後亦甞爲同朝迨計昔時各縻祿仕不獲庖酒爲驩九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間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爲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倚韻而和之遂聯爲卷俾能詩者續焉嗟乎余數人者年逾七十次者六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爲最少耳又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後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過乎是卷也

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乎斯者誦而歌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歎矣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前翰林學士承　旨宋
其謹序

和鄭奉常先生讌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余生辰月直奎之神）宿文學何曾遂昔期（文學者爲文學之稱）挪子未成非國語庄衛徒患作人師採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爲中世托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饌嘗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侑樂秋嚴威閃閃龍樓日轉影祁祁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寥寥分詩席歸田一似舊游時常隨采藥衣霑霧幾度尋花襲帶泥投老幸知同臭味此生端不慕輕肥芳蓮夜秩梧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鄴下支離客莫笑長安絶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謗賡詩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矣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魯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

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脩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勑銅章以銀十五斤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觀者稱為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為集賢直學士希學為祕書卿遣使者即藁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畿甸且逼迁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社稷宗廟俱為存亡烏可棄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為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為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

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塋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礼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為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豈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謹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于京師　上寵錫之甚厚以衰渙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其謂何瀠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為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歛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與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戾而公愈遠彌貴袨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貔盜遁難夷公實啓之闔陝之間將驕胥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迫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士宇曰廬位其可居退脩于家琴瑟詩書

觀音石贊

帟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化真身於陀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為自然天造無非